

用適團劇校學

劇最佳選

選編香易

行發

社版出錄潮

海上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2191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699433

最佳劇選

喬編

張
放
先生
贈

附

導演
裝置
演出
簡短
本專



上海潮錄出版社刊印

時為四十五年六月



1249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二後戰月五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版三後戰月一年八十三國民華中

經	發	發	編
售	行	行	選
者	者兼	人	者
全	編	虛	易
國	上海		
各	錄		
大	出	亞	
書	210		
店	版		
	號	平	喬
	414		
	社		
	室		

角五元七：價定本基

No. 7：號編書本

目次

創作之部

女記者

.....田漢.....一

附：舞台面圖樣

導演說明

.....四一

排演須知——服裝——道具——效果——化裝

.....四三

本事

.....四五

一袋米

.....

尤兢.....四七

附：舞台面圖樣

目次

導演說明……………九〇

排演須知——服裝——道具——效果——化裝……………九二

本事……………九四

同胞姊妹……………顧仲彝……………九五

附：舞台面圖樣

導演說明……………一二六

排演須知——服裝——道具——效果——化裝……………一二七

本事……………一二九

翻譯之部

飢餓……………涅悅洛夫作……………金人譯……………一三一

附：舞台面圖樣

導演說明……………一六二

排演須知——服裝——道具——效果——化裝……………一六三

本事……………一六五

保祿·摩萊爾……………拉里柯甫著 索原譯 一六七

附：舞台面圖樣

導演說明……………一八一

排演須知——服裝——道具——效果——化裝……………一八三

本事……………一八四

都會流行症……………莫利哀原著 一八七

附：舞台面圖樣

導演說明……………二三〇

目次

排演須知——服裝——道具——效果——化裝……………二二一

本事……………二二三

女記者

田漢

人物：

王意芳

李明玉

(以上女記者)

家祥

伯生

士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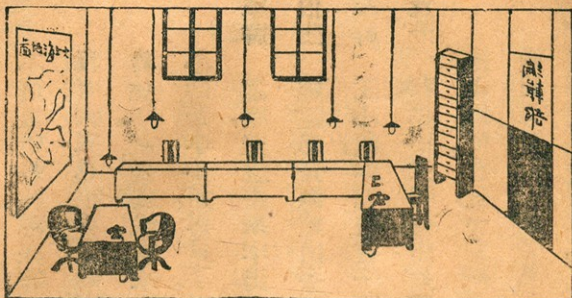
平叔

(以上男記者)

地點：江南某大都市

時間：一九三二年某可紀念的一夜於一報館編輯室

(電話鈴響)



士英（接話）唔××報。我士英是嗎？那樣的條件有承認的可能嗎？唔，忍辱負重，恐怕是忍辱而不負重吧。是的，現在等您的文章。密斯李嗎？（回顧）她還沒有回來。也沒有來什麼信。電話？也沒有。大家也很着急的。不過該不要緊吧。那樣一個通達的女子該不會有什麼意外吧。好等着您了。社長嗎？沒有來過。那邊我已經派人去了。今晚該不會有什麼不幸吧。對哪，我們也擔心的是李小姐再見了。（放電話）

家祥 怎麼，難道密斯李出去的時候一點也沒有不同的樣子嗎？

伯生 她說部長派她出去採訪新聞，誰懷疑她會有別的意思呢？

家祥 王小姐，你總該有一點曉得吧。她和你又是老同學，又是唯一的女同事。

意芳 我也不大曉得。你知道她是很深沉的。不過，前個禮拜有一天我忽然見她哭了。她是不大流眼淚的。我說：「密斯李，您怎麼啦？」她連忙遮掩着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可是她的眼圈兒不是明明的哭紅了嗎！我勸她一切事都得想的開些。我們女孩子在外邊過職業生活的還不很多，中國社會又是這樣落後，自然免不了要受許多委屈的。我們祇要能夠

忍耐一點也就過去了。她很生氣的說：「忍耐！再教我們忍耐到什麼時候。」我說：「我不大曉得你的事，不過我們總得保重自己的義務。」她嘆了一口氣說：「許多人都要我保重，可是許多人都在摧殘我。我想也許不保重自己是對於那些人的復仇罷。」我當時很平常的聽過了。現在想起來，也許她從那時候起就存了什麼消極的念頭哩。

家祥 一定的。這還不夠明白了嗎？天哪，假使真有什麼意外的事，那真太可惜了。那麼一個好的姑娘，能寫能說，就在咱們男子裏面也不可多得。

伯生 就因為這樣，追求她的就多了。追求她的多，選擇就難分，等到好容易選中了的男子又有什麼缺點，失望可就大了，大悲劇也跟着發生了。爲着減少這樣的悲劇，我想寫一篇文章提倡女人回到廚房去，恢復「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固有的女性觀點。這篇文章就在婦女欄發表，王小姐你同意嗎？

意芳 去你的吧！

家祥 照你說，反而是密斯李不該能寫能說了。我雖然不是婦女主義者，可是對於男人的罪惡

常常有很深的反省。拿這趟說吧。假使密斯李死了那就完全給平叔殺了的。

士英 誰不這樣說。我們知道老何介紹密斯李來這兒就是不懷好意的。別當他那樣正經的面孔，追求女人到真是不含糊。

伯生 話又說回來了。一個男人追求女人是應該的。就是應該更光明一點。同密斯李戀愛的時候沒有告訴她家裏已經有了老婆是他最不應該的地方。這兒完全暴露了男人的自私。

士英 這也不能說完全是他的自私。在我們內地自己還沒有生下來老婆早已經給定好了的事是常有的。你能說這是我們的責任嗎？

伯生 因此我們不妨坦白地說出來啊。

士英 說出來人家就不愛你了。

伯生 沒有的事。真是愛情的說出來她也還是愛你的。

士英 這話很難說。現在的女性話儘管說的漂亮，她們很少不是爲結婚而戀愛的。結婚依然是現代女性最主要的職業。

意芳 得了。你也這樣說了。這簡直是對我們的侮辱。

士英 可是，這不是事實嗎？這也不是女性不好，是現代我們這社會還不能給女性預備結婚以外的充分的出路啊。

伯生 這就是我們現代青年的苦悶了。我同情密斯李也同情平叔。

家祥 可是他總覺得平叔不應該。他一面進攻密斯李，一面又不肯和他老婆斷絕關係。

伯生 他老婆有了兩個孩子，他就捨得老婆也捨不得孩子啊。

家祥 這種地方就是平叔的弱點。

士英 當然哪，一個人有他的長處就一定有他的弱點。

伯生 對哪，常常一個人對別方面很強的一對女人就弱了。

家祥 可是我看平叔就是對別方面有弱點，也許是對別方面的弱點表現在對女人方面來了
吧。

伯生 也許吧。近來外面對於他的議論也不比從前好了。

(茶房送信便交士英)

士英 (丟一封信給家祥) 喂家祥別議論別人了，你的愛人的信來了，當心你自己別讓人家抓住弱點了吧。

伯生 我們家祥兄是一個完全無缺的青年，沒有什麼弱點的，假使有那就是對於女人太好了。女人叫他做什麼他就什麼。

家祥 (接過看了一看) 有什麼好事！又是來問我要錢的。她不曉得我這一個月的薪水都支完了。士英 那麼再支下一月的好哪。有我做會計你什麼也不用愁。咱們老朋友，這點兒小事還不能幫忙嗎？祇要你們結婚的時候多請我喝點酒得了。哈哈。(檢信) 王小姐，這兒也有你一封。

意芳 那麼家祥先生，請您遞給我吧。

家祥 是是，您知道我是最樂意替小姐們服務的。(拿起信走過來，忽然發見那信封的字有些認識。) 咦，這不是密斯李的筆蹟嗎？

意芳 (急起) 是嗎？快讓我看看。(接信) 啊呀，果然是她寫的。

許多人（圍攏來）她怎麼說？她怎麼說？

意芳 你們聽我念吧。「意芳姊：當您接到我這信的時候我們已經永別了。我已經做了大海裏的泥沙了。這是誰料得到的事呢？」啊呀，糟糕，我們所憂慮的事發生了。

伯生 您快念下去吧，王小姐。

意芳（念）「您知道我不是一個厭世的女子，我對於人生常常很樂觀的。我鄙薄那些厭世的人。我覺得他們太沒有責任心了，太沒有勇氣了。秦夫人自殺的時候我是怎樣責備她的，您該記得吧。我那一篇訪稿發表之後，還說我寫得太厲害了。但是那裏知道昨天責備人家的人今天又要受人家的責備呢？是的，我死之後社會上笑我，罵我的人一定比憐憫我同情我的人多吧。但是我那裏能管的那麼許多呢？意芳姊啊，我們是女人，你懂得女人的心的。我們有我們的纖銳的感受性，我們有我們的自尊心，很不幸的我現在是陷於一種很難解決的矛盾了。但是我這樣敷衍敷衍地活下去嗎？不，我決心用死來解決這個矛盾啊！意芳姊啊！你該記得我們畢業的時候大家是怎樣互將期許的吧。你在我相片底下是這樣寫的，『像

密斯李這樣英發有爲的姑娘是不會屈服於任何運命的。她的奮鬥和勝利將是我們現代青年女性的好榜樣。你也該記得我在東京住的那幾年怎樣寫信給你的吧。我想我一定能給劉家做一點兒事。怎麼想到別人和她自己都那樣期許的人會這樣使你失望呢？意芳姊啊，別了。請你忘記這個世界上有過我這樣一個無志的人。辜負了父母的深恩，辜負了朋友們的熱望。寫到這兒我的心刀也似的割了。」（王小姐念到這兒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聲痛哭起來。）

（許多人也爲之慘然。）

伯生

（拿起信接念）王小姐！趕快打電話到水上警察署去。我們現在的責任是救人了。救不了

人至少要收她的屍。人家不夠愛人，難道我們可以不夠朋友！

家祥

（不勝同情）對的！不過這真是怎麼一個世界，這樣的女子也容不了！

（他們說的平叔——即此劇的男主人公登場了。）

平叔

（把大皮包在桌上一放見王小姐哭）咦，王小姐怎麼啦？

家祥

（敵意地）「怎麼啦？」你倒說得很風涼。

平叔 誰說風涼話我問密斯王爲什麼哭啊，

家祥 你知道她哭誰？

平叔 知道了我就不問了。

家祥 有人爲你死了你還不知道那你太鈍感了。

平叔 你說誰？李小姐嗎？從昨晚到現在我那兒不會找過她，甚至水上警察署我也報告了，可是
一點消息也沒有。怎麼你們得了她的消息嗎？密斯王怎麼說？

意芳 （繼續哭泣）……

家祥 不用問她，看這封信罷。（遞信給他）

平叔 （大驚接過）啊呀，真是她寫的。（緊張的看下去）我現在是陷入一種很難解決的矛盾了。但

是我能這樣敷衍敷衍地活下去嗎？不，我決心用死來解決這個矛盾……」（自揪其髮高聲哭

叫着）我不能再看下去了。啊！媛我負了你了。祇要你不死我已經決心用我的最好的方法

解決這個矛盾的。

伯生 是嗎？假使她不死，你安排怎麼辦呢？

平叔 我安排同我的老婆離婚。

家祥 你怎麼能捨得你的孩子呢？

平叔 祇要她不死，我什麼都捨得。

家祥 （敵意地）好，在此刻大約她已經死了。你也用不着犧牲什麼吧。

平叔 不，我已經和我的老婆談好了。不管聖媛還在不在，我也要和她離婚了。

家祥 應該這樣，要不然大家真不能原諒你。平叔！

平叔 不要說大家不能原諒我，自己也不能原諒我自己。現在讓我去找她去。伯生：這是明天的

論文請你給我發下去吧。

伯生 （接過）好，我給你發稿，你快去！

（平叔匆匆一禮，挾着皮包去了。）

家祥 看他那樣子，又是可惡，又是可憐。

伯生 祇要真能那麼做也算很能補過的了。就怕的是李小姐這時候已經沒有人了。（打電話）
喂，你們那兒？救生局嗎？請找陳局長聽電話……陳先生嗎？我是伯生。喂，哈哈，不是我請客，我反而要你請客哩，我們不是宣傳過好幾次陳先生的德政嗎？對哪，現在自殺的一天天多您的工作就一天天忙了。哈哈，哈哈，不錯不錯，您的回答有趣極了。對哪，這是很好的新聞材料。這女人叫什麼名字？張——張麗明？二中畢業的？二十二歲。現在呢？哦，哦。（蒙着受話器）王小姐這是你們婦女欄的好材料。

王 怎麼說？

伯生 回頭告訴你。（繼續打電話）喂，陳先生拜託您一樁事。我們這兒也有一位小姐要投水。哈哈，對哪，也要照顧您生意。前些日子朱阿英自殺的時候我們報館不是派了一位小姐來看過您的嗎？對哪，生李。二十來歲，高高個兒。她現在也爲了一點兒事忽然失蹤了。剛纔我們這兒的王小姐接了她一封信，說是一「決心用死來解決她的矛盾」看起來準是到海邊來了。您那兒看見有像她那樣兒的自殺的沒有？要是，有，千萬請您救她上來，這位小姐實在太可

愛了，同事們沒有一個不敬重她的。唔，是嗎？在木牌子近邊走來去？那不見得是她。好，不管怎樣，您若是看見了有像她的女人就請您趕快通知我們報館。這兒電話是四三三九九。好。拜託拜託。再見再見。（放下電話）說這幾天是最好的自殺的日子，因為晚上天色黑風浪又大救助很難的。不過他那兒今天沒有看見像她的女人。晚邊看見一個女人在木牌子近邊徘徊着，後來有幾個外國和尚來了，她就走開了。朦朧中間看不真是她不是她。

意芳 但願那女人是她就好。哦，剛纔你說那可以做婦女欄的材料的是怎麼回事？

伯生 簡單地說是這樣的。一位二中出身的女孩子姓張叫麗明，天份很高二中畢業升學。可是家裏中落了，供給不起，她想半工半讀自己創造讀書的機會，也算是個有志氣的孩子了。好容易四處請託纔找到一點點工作，可是纔做了兩個月就給人家排擠出來了。家裏呢是一

次一次地逼她回去結婚。她不願意回去可又沒有法子生活，她就祇好自殺了。

意芳 這樣不是很平常的嗎？

伯生 後來陳局長把她救上來了。灌醒之後這孩子問他有沒有辦法解決他的失學失業的問

題。陳局長回答得妙。他說：「我的職務就是把投水的給救上來。至於你們爲什麼要投水，把你們救上來之後又怎麼辦的問題都在我的職務範圍以外。」那孩子說那既然不能解決她的問題，說不定什麼時候，她還是要來投水的。陳局長說：「那時候祇要我看見了。我也還是把你救上來。」這一問一答真是有趣。

士英 對哪，有趣得很，這十足地說明了中國今日的政治。

意芳 （尋出一篇文章） 瞧，這是密斯李昨天寫的一篇文章。她的愛國心是這樣的熱烈的，現在要變成遺作了。（凄然）

伯生 （接過）這篇文章給我，明天我們附刊要出一個國難特刊。就把這篇當第二篇吧。

家祥 讓我來寫一段編者的按語。假使她還沒有死，看了我的按語，她許要回來的。真是，這年頭整個國家都弄得這樣了，還同別人的老婆爭丈夫，不是有點無聊麼！

伯生 那麼你寫吧。說不定她看了你的面子又轉來的。

士英 看密斯李的字寫的簡直和平叔的一模一樣。

伯生 可不是嗎？密斯李是平叔的最熱烈的崇拜者啊。

意芳 她和何先生原是由文字上認識的。實在的，自從國難以來何先生的文章是很受青年歡迎的。他是那樣的主戰，那樣的痛罵不抵抗主義，那樣的指示我們到自由的道路。密斯李那樣性格的女人自然更加崇拜何先生。那時候我們同在一個學校教書。她常常選了何先生的論文當教材教學生。

家祥 （正在看丟在伯生桌上的平叔的論文）假使是在現在我相信她決不會再把平叔的論文當教材了。

伯生 爲什麼？

家祥 爲什麼！那不會教出一些不抵抗主義者麼？（丟回那篇文章）

伯生 這也很難怪他。你知道我們都在這兒做小媳婦。我們婆婆上面又有婆婆，有時候一樁事情本應該這樣看的，婆婆偏教你那樣看，你有什麼辦法呢？

家祥 婆婆教你那樣看你不那樣看，不就完結了嗎？這事情別人做不到平叔是可以做到而且

應該做到的。

(其間茶房傳送各種校樣，和稿件)

伯生 (很敏捷熟練地在做事。按鈴對茶房) 這個送給發行部胡先生。

茶房 胡先生回去了。他們府上搬家，他去招扶去了。

家祥 (一邊檢照片) 這幾天搬家的很多。瞧，這是國際社寄來的。

伯生 (也丟一張給他) 用我們自己拍的這一張吧。這一張緊張的情緒表現得更充分些。

士英 (接電話) 唔。對哪。二六幾九跌下這麼多嗎。唔。(一面聽一面記字數) 五二·〇，二八·〇。

唔。唔。曉得了。(對伯生) 公債跌得真慘啊。

伯生 三分之一。

士英 更多。跌了一半了。(繼續接話) 還有什麼消息什麼唔。是的，聽說全部承認了，沒有別的了。

嗎？好，回頭見。(放下見電話) 不過公債明天一定看漲。

意芳 爲什麼？

士英 條件既然承認了。又可以過幾天苟安的日子了。公債，地皮自然要看漲。

伯生 在資本主義社會，交易所真是政治的寒暑表。

(電話鈴響)

伯生 (接話) 唔我伯生。李小姐嗎？這兒還沒有消息。您那兒呢？也沒有唔。好的。若是有消息我一

定告訴您。您在公館裏嗎？平叔來了一次後來又出去了。好的。我那麼辦。(放下電話)

意芳 誰的電話？

伯生 社長，從會樂里打來的。他也很關心密斯李的事。

家祥 (對茶房) 喂，拿這個去製版去。這兒叫他們把廣告抽掉一點把這幾封信排進去。

士英 (從後面走過) 這廣告部恐怕不幹的。

家祥 不幹也得幹。這樣的時候不應該多給一般民衆發表意見的機會嗎？

士英 應該的。但是廣告部却以為應該多賺回幾個錢。而廣告部常常比咱們編輯部更有發言

權的。

伯生 社長剛纔也囑咐少登刺激的消息。

家祥 我不管，非得這麼辦。咱們有咱們的「天職。」

士英 （走過）好。那也是一說。

（電話鈴響甚烈）

士英 （接話）唔××報找誰接電話？王小姐（放好受話器）密斯王電話。

意芳 （起身接話）誰……我猜不出你大聲點兒。你不是明玉嗎？

（大家驚異）

家祥 什麼，密斯李的電話？

伯生 真的嗎？

意芳 （悲喜交集）你你真是怎麼啦？快回來吧。差不多把我們會嚇壞了。全社的人誰不替你擔

心。特別是何先生。到處都打聽到了，沒有你的消息。直到剛纔我接了你的信纔證實了我們的猜想。快回來吧。你現在那兒是嗎？快回來吧。何先生爲了你真是把心也碎了。他說他已經

有了很好的辦法了。他說祇要你活着回來，他準和他夫人離婚。并且說不管你回不回來他也決定那麼辦了。那麼，你又有什麼苦悶的呢？快回來吧。明（一面拭淚）我剛纔讀你的信的時候，我的心好像刀子割着似的。真是爲着你的老朋友不也應該回來嗎？你知道現在的婦女在外面生活是這樣艱難的，你忍心讓我獨自一個在這兒待着嗎？明回來吧。我們還像學生時代一樣的過下去吧。我們想的那麼窄幹嗎？就是我們不在這兒難道真的就沒有別的地方好去嗎？什麼，你要找伯生先生聽電話？好，劉先生，密斯李找你談話。

伯生 是嗎？（急過來接話）李小姐嗎？你快回來吧。哦？哦？真的？假使這樣，我們決計發號外。不過

一來電話裏面聽不清楚，恐怕有錯。二來這是很要緊的事。你快回報館來。我們詳細的談談吧。大家沒有見到你的面總不放心的。好，我們等着你了。回頭見（放下受話器）（拍手）好了，好了，我你的女王要回來了。我曉得她祇要不死總要做些不平凡的事的。

家祥 （急問）她怎說？

士英 她怎麼說？

伯生 回頭自然曉得的。

家祥 得了，別賣關子了。人家是有愛人的。繡球也拋不到你的頭上。

伯生 你也別瞎猜了。人家壓根兒就沒有講到她自己的事。她要我們快些出一個號外。警醒全市的民衆起來防衛自己的國土，因為她已經發覺敵人準在今晚發動的陰謀了。大批的軍艦開來了。浪人們已經在武裝集合了。

士英 是嗎？那麼公債又要跌下去了。做地產生意的更倒霉了。

家祥 （催伯生） 那麼，你就快點寫好。和這兩個電報一起發第一次號外吧。關於這次的侵略戰，我們是第一個發號外的。這不是夠我們的名譽嗎？

士英 可是，這麼一來，李小姐豈不又不自殺了嗎？

伯生 怎麼？你是不是嫌她太不講信用？

士英 不是。我也很歡迎她回來。祇是那麼一來，平叔先生可太幸福了。

伯生 不要說閑話了。你趕快打一個電報給各地的特派員要他們訪訪當地的名士學者們特

別是北平的且先生們，問問他們的意見。題目是「假使中國同××開仗，您怎麼樣？」

士英 可是這個問題是沒有結果的。他們一定這樣回答：「關於這個問題我想都沒有想過哩。給我四五十年讓我考慮考慮之後再做回答吧。」

伯生 這我曉得。不過問題不妨這樣提出。這無非引起社會上注意這個問題。就是了。

家祥 我以為與其徵求名士學者的意見，不如徵求工農小市民的意見更靠得住得多。

伯生 那固然不錯。你也可以在民聲欄大量地徵求。不過名流學者中間也有些很有良心的。關於改革中國的意見也許各有不同。不過不願做奴隸的心大體上是一致的。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問問他們的意見？當然他們中間有許多書呆子。我們藉此提醒他們一下不也很好嗎？

士英 對的，我馬上打去。

（電話鈴響）

伯生 （接話）是啊，您是誰？劉太太嗎？怎麼您今天沒有去看戲嗎？您乾女兒是今天登台嗎？

哦。我忘了。您脚有病。我想那不要緊的。鄭醫生的手段很高明決不會誤了您捧場的。太極拳

嗎？哈哈，我好久不來了。並且每場必輸，實在不敢打了。什麼您那兒三缺一好罷？回頭把稿子全發了，我再來吧。不過今天晚上情形不很好，我們這兒工作很緊張，我不見得抽得出身子來，我看您還是另找一個腳吧。您那兒也靠迫華界，萬一有什麼事也很當衝的，恐怕也得當心哩。李小姐嗎？她倒有了消息了，沒有事了。詳細的情形回頭再說吧。社長嗎？社長沒有來過。今天有許多應酬。——哈哈。那我想不會的吧。您和社長是老夫妻，難道還沒有把握他的性格嗎？哈哈。好的。假使今晚沒有事，我一定來奉陪。回頭見。（放下電話）

意芳 怎麼啦？社長太太又有公事請你去嗎？

伯生 有什麼辦法呢？這樣的時候還鬧着什麼「三缺一」，要我即刻就去呢。

家祥 那麼，你怎麼不去呢？伺候社長太太打小牌不是很好的差使嗎？

伯生 你這渾蛋，快些把按語寫好，把稿子發下去吧。再不發可要趕不上了。以後副刊都要提前三天發稿了。

家祥 這麼一來，還要這按語幹麼呢？

(電鈴響)

伯生 人雖然要回來了，按語還儘管那麼寫。我們記者是不妨故作驚人之筆的。(接話)啊，平叔嗎？稿子發了。怎麼你還沒過有得到密斯李的消息麼？我倒是在曉得一點了。待會兒你有工夫到報館裏來，我詳細告訴你吧。今晚聽說敵人有佔領本市的企圖，您的觀察怎麼樣呢？唔，是的。惟願那樣就好。我們等候你了。你若是能來我想必定能供給着關於密斯李的很正確的消息。再見。(掛斷)

家祥 關於今晚的事他怎麼說？

伯生 他以為那是把人家一部份的恐嚇當作他們國家行動的，無見識的看法。現在我們鄰邦對中國的態度已經改善得多了。不會再有佔領我們領土的企圖了。我們不要庸人自擾。

家祥 這個看法和他今天的論文是一致的。我想我們沒有附和他們的觀點的義務。

伯生 是的，我們遲早會有一個表示。

(樓底下很熱鬧的擁上了好一些人。大家嚷着「李小姐回來了」)

意芳 (急起) 明玉回來了。(什麼也丟下急出去。)

(一回兒意芳握着明玉的手進來)

伯生 家祥都迎至門口爭與李小姐握手!

伯生 你再不回來，王小姐要哭死了。

(士英進來也熱烈地握明玉手)

家祥 我們誰都希望你回來。祇有士英沒有良心地咒你死。

士英 別信他的話，我是說你這樣回來了可不太便宜了平叔了？我有點嫉妒平叔的幸福是真的。

明玉 (沉痛地可又風趣地) 慚愧得很。(對伯生) 伯生先生，號外發出去沒有？

伯生 已經把你的話做成一條特派員的懲稿發出去了。

意芳 你快些說說你的經過吧。你纔去了這麼半天就好像去了半年似的，雖不惦記你的事？

明玉 謝謝你們也。正因為在這世界上還有各位這許多好朋友惦記我，我纔從死的誘惑裏又

逃回來的。

家祥 得了，我們朋友們合起來也不夠平叔先生的力量大。

伯生 家祥兄言下很有一點酸味啊？

明玉 是的。誰都曉得我是很崇拜平叔先生的。對於我這在黑暗中摸索着的孩子他的每一句話都好像燈塔似的放着極強烈的光。我把他當作我的導師，我覺得同時也是羣衆的導師。

伯生 對哪。

明玉 因為我把他的論文當教材教學生，鼓起學生的愛國感情，引起了學校當局對於我的不滿，我不久就失業了。我想我幹什麼好呢？平叔先生因為我歡喜寫文章就介紹我到這兒幫忙。那時候我是多麼的高興啊！這麼一來我又解決了職業問題又可以親近我所崇拜的平叔先生和各位新的朋友。對於工作一感興趣，當然也就做得很順利的。接着意芳也入社了。在這一年中間我對於平叔先生的感情是一天天增高了。我開始愛平叔先生了。我相信平叔先生也很愛我的。可不是嗎？我還保存着平叔先生好幾封求婚的信呢。他的信上都說他

現在是獨身。他太太死了，好幾年。我是相信平叔先生是不會說假話的。可是誰想到他生平第一次最大的假話是對我說的？當我發現了他是有妻子的，而且找到報館裏來了。我是多麼的絕望？多麼的難堪！我立時把他寫給我的許多信都撕碎了，我恨不得把我自己的身子也像那些信一樣的撕碎。（她興奮起來，哇地哭了。）

意芳

（接其背慰她）明玉過去的事再說牠幹嗎。

明玉

（抬頭拭淚掠鬢嬌然而笑）是的。這都是過去的事了。不過女人的缺點是一下子很難克服的。我拚命想壓住我的感情，時常總還是給感情征服了。（抱着意芳笑問）什麼時候我們纔能夠更偉大一些，更乾脆一些呢？

意芳

就從今天起吧。

明玉

對哪，就從今天起吧。（繼續談下去）但是當時越想我的世界越窄了。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都成了可厭惡的了。什麼人的話都成了騙人的了。我爲什麼要留戀他們？爲什麼要愛他們？因此我偷着寫了幾封信，藉了外勤的名義我離開報館了。不，我決心離開這個世界了。我這

兒那兒毫無目的跑了一頓走到海邊的時候太陽已經要下山了。

伯生 對哪。陳局長看見的恐怕是你了。

明玉 誰看見了我？

伯生 我剛纔看了您給王小姐的信趕忙打電話問救生局的陳局長，他說晚邊看見一個女人在木牌子近邊徘徊了一會兒，後來看見幾個外國人她就走開了。這女人可不是你嗎？

明玉 對啦，是我。

伯生 是不是那木牌子上「死不得」的三個字對你發生了効力？

明玉 (搖頭) 一點也沒有効力。相反的，我爲着要諷刺那幾個字沒有力量，纔故意選擇那地方投水的。我不怕死。但是，我年輕，我有過種種野心，我對於改革中國有過志願，在我臨死的時候我想再望一望我熱愛過的祖國，望一望許多親戚們朋友們同胞們住着的，這誰能說是過份的感傷呢？我曾經聽見說過，一位使臣出使外國，因爲受了一點委屈憤然跑到山裏去想要讓豺狼喫掉，但是他晚邊坐在山上遠遠望見城市裏燈火輝煌，他忽然引起了對

於人間的熱愛。怎麼樣也忍不住那孤獨的寂寞；終於下山，依然回到城市裏來了；我也正是這一樣！意芳姊，當我一直往海邊走的時候，我心裏祇橫着一個「死」字，祇覺與其待在這樣虛偽的世界不如死，而且越快越好。但是當我回頭一望的時候，不成了。那時候天已經黑了。遠處的天邊，星星和燈光打成一片，就像給紅霞裹着似的，我一望見了那邊天，我的眼淚兒就直流。我想那兒不是我剛纔跳出來的世界嗎？那兒不是有幾百萬個中國人在幾千幾萬個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下面過着很可憐的日子嗎？他們不是曾經和帝國主義做過很英勇的淒涼的鬥爭，而且還有更英勇更淒慘的鬥爭等在明天嗎？但是我現在從那鬥爭裏面逃出來了，而且預備永遠逃出這個鬪爭了，我爲着什麼爲着我的愛情受了損傷，不說得更老實一點吧，爲着和人家爭丈夫啊，我成了這樣一個蠢得可憐的女人嗎？想到這兒我的臉上又火也似的紅起來了。我想我趕快回去吧。趕快把給你的那封信收回來吧。但是正當我要趕回來的時候，我聽得那一邊隄上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聲音。女的雖然穿着中國衣裳，却說的很漂亮的東京話。我怎麼不認識她呢？

伯生 她是誰呢？

明玉 還有誰，那就是×親王的女兒，那×××子。

伯生 那個有名的女間諜！

明玉 可不是。

伯生 他們說些什麼？

明玉 我看見她們趕快伏起來聽他們說話。不聽還不關心，這一聽可了不得！你猜芳子怎麼說？

她說根據她的活動曉得中國軍隊今天晚上要換防。她說他們得趁今晚動手。她問他們軍

隊的數目夠不夠。一個穿黑西裝的有鬚子的說：「夠了。并且今晚還有軍艦開來。明天還有

航空母艦開來。」他忽然指着遠處的海面說：「瞧，那可不是我們的驅逐艦嗎？」我隨着他

指的地方看去，雖然天黑了。風浪大，可是也隱約的看得見出幾條灰色軍艦入口。我能不能相

信她們的話嗎？我能不把這危險告訴我們同胞嗎？後來我就以記者資格訪問了……（低

聲對伯生）他們說假如敵人進攻，他們一定抵抗到底的。我放心了，纔從那兒用電話請您出

號外。我明知你們聽得我沒有死一定笑我的。

伯生 那有的事。不過這麼一來你的自殺反而使你得了一個救國的機會了。

明玉 那是說我因爲厭惡這個世界反而發見了這個世界的可愛了。

意芳 (抱住她) 無論如何，不許再離開我們了。

(平叔從下面跑着上來)

平叔 怎麼明玉回來了嗎？啊呀！(跑來抱住她有頃對伯生) 伯生，你剛纔怎麼瞞住我不讓我早來看她。

伯生 (帶笑) 那還不是像你瞞住她一樣。

平叔 (慚愧) 我不知道怎樣懺悔纔好。明玉，你能原諒我嗎？

明玉 你太言重了。我該請大家原諒我哩。爲着我一個人的不幸讓大家這樣的憂愁不安我真是不應該呢。

(茶房送各種校樣來)

伯生（一面分校樣一面說）李小姐，您也別那樣說了。以後就當沒有這事。你現在不是很幸福的嗎？你失縱之後，平叔悔恨非常，他對我們約了；祇要你活着轉來，他一定同他夫人離婚，他甚至說不管您回不回來，他也決心和夫人離婚。他和他夫人離婚之後，你們的姻緣的美滿是沒有問題的。平叔兄，你剛纔不是託我這樣說的麼？

明玉（默然不響漫然取過茶房交上來的論文校樣興奮地看着）

平叔 是的。假使不能兩全的話。

伯生（意外地）怎麼啦？

平叔（淒然）我是已經決心和我的老婆離婚了。因為我雖然是一個有妻子的人但是由明玉纔曉得什麼叫愛。這能說是我的虛偽的告白嗎？我們中國三十代的青年多有經驗過和我完全一樣的感情。可不是嗎？我沒有再熱烈的愛過一個女子像我愛明玉一樣。幾年前明玉和我通信的時候她不過是引起了我的興趣的許多女性裏面的一個；但是到了現在，明玉已經是我所敬愛的唯一女性了。明玉是我的幸福的全部了。我甯死也不能失掉明玉。

明玉！你知道我的心嗎？

明玉

（木然）……

平叔 我希望你不要再懷疑我對於你的愛的真實。不過我也代替一個時代的犧牲者要求你一點點寬容。我不再隱瞞了。我是有過老婆的人。那個女人像我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她一樣，她也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了我的。嫁了我不過一年我就出省了，不出國了，這十年以後我連信也沒有寫一個給她。我祇知道她是給我生了一個孩子了，我聽了也很安慰。我說「苦命的女人啊，你就靠了這孩子寄託你的一切吧。」我回國以後，一次也沒有回過故鄉，因為我在新聞界做事，又是這樣的交通比較便利的時代，她就很快的曉得我的消息了。但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他會帶起孩子趕到報館裏來。我本來也不恨她了，有時候甚至有點可憐她。可是那天忽然見了她我心裏說不出的生氣。回去的時候我甚至很粗暴地打了她了。

明玉

（不耐地）那你真是不應該。

平叔 是的，我知道是不應該。可是那時候我實在沒有別的更好的方法來表示我的感情了。今天又是一樣。她這次來看我的效果已經表現到了最高點了。昨天我對你說你沒有理我，我看了你的神色已經很擔心了。及至聽說你失蹤了，我就知道一定有什麼悲劇要發生了。我唯一的明玉快要死在她的手裏了。這我能忍耐嗎？我回去對我女人說：一假使明玉死了，我也要你的命。——無論如何，我和她離婚是離定了。但這女人跪着向我反覆的哀求。說她願意帶起孩子回家去。祇是要求我保存她的一個空名。因為她是一個舊禮教下面的女子，她家裏又是我故鄉的名門，我多年不回去，使父母望子不歸她已經擔了很多罵名了。假使再離婚了，她也是一死。不過孩子總是我的，她要把孩子留下來，並且要我託咐他後母好好的看待他。我看了孩子抱着他媽哭着的樣子，我當時也忍不住哭了。（淒然）明玉？你是最仁慈的，你允許我讓她帶着孩子也帶着那一個空名回去吧。她允許再不來這兒擾害我們了。

（許多人望着明玉）

意芳 我看這不也很好嗎？我們不願你死也不忍看見他夫人死。

大家對啦。

明玉（還是望着那篇論文）是的平叔先生，您不應該同您太太離婚，更不應該打她罵她，那是很

可恥的。您還不明白嗎？您應該好好待您的太太。這十年來她不是一直過着含辛茹苦的日子嗎？怎麼能再讓她喫苦呢？孩子也應該好好的教育他，不應該那樣聽之任之的。我知道有許多人對於兒童教育問題演說起來頭頭是道，可是對於自己的兒女却一點也沒有計劃。

平叔（感激）明玉，你太好了！我太幸福了！

意芳 自然啦。我的老同學不會錯的。

平叔 好啦，時候不早了。我請大家去喫點兒東西，回頭讓明玉歇息歇息罷。

伯生 我是不能奉陪。因為今晚的事太忙了。你們去吧。不過回頭平叔實在應該大大地請我喝幾杯酒的。爲着你們的事我也出過不少的力了。

平叔（得意地）應該的。應該的。那麼我們走罷。就在對面酒館裏好吧？

大家 好的。

明玉 可是我也不能奉陪。

家祥 那有的事？今晚你是主客啊。

士英 (剛上來) 不應該說是主人。

家祥 對啦，你是今晚的女主人啊。回頭我們還要大大的擾你們一頓哩。

平叔 一定的，就是禮拜天好不好，明玉？

明玉 您要請客那一天都好。

平叔 我是說結婚宴啊。

明玉 結婚宴嗎？誰是新娘子呢？

平叔 明玉，你又說笑話了。

明玉 您知道我不大說笑話的。

平叔 那麼，你是不高興我剛纔的辦法了。那是求您特別的寬容，你覺得不妥當，我是可以斷然離了她的。好吧，我明天就請律師辦手續。

明玉 不必了，平叔先生，我不爲着那個。

平叔 那你爲着什麼呢？

明玉 （把論 校樣給他，決然地）我爲着這一個！

平叔 你覺得那裏面有些錯誤嗎？你知道無論誰都有些小的錯誤的。

明玉 可是您把一個敵人估計成了朋友，把一條死路當作活路能說是小的錯誤嗎？我近來對於您的意見有些懷疑，自己覺得學問太淺，又不敢說出來。可是讀了您的論文到底不能忍耐了。

平叔 這是我們的看法不同。明玉，我不客氣地說，祇要你跟着我研究問題，你一定能像我一樣的看法的。

明玉 平叔先生，我想我一輩子也不會像您一樣的看法。

平叔 不過這是看法上的問題，你把牠拉到戀愛問題上來，這太不自然了。

明玉 平叔先生，您忘了我最初給您的信嗎？因爲我是一個愛國者，您指示我們怎樣救國，我熱

烈地崇拜您，愛您，現在您不那樣兒了，我也不愛你了，這不是很自然的嗎？

平叔 你能說我不愛國嗎？

明玉 也許您主觀上還是愛國的吧，但是客觀上您的議論却是幫助了敵人。

（工友交號外的樣張給伯生）

伯生 好了。我們的號外出來了。今晚我們是全市第一個報告這驚人的消息的。李小姐，這完全是您的力量。

平叔 （接了一張看了）所以說這是我們看法不同。照我的看法，敵人今晚不會進攻我們的。那些謠言都是空氣作用。市民們的紛紛搬家真是庸人自擾。本市的國際關係這樣複雜，他們能在這兒行動嗎？稍爲懂得國際情勢的人也知道是不會的。當然這作爲一種集納主義的宣傳，鼓動大家的敵愾心警惕心也有用的。

明玉 平叔先生，這不是宣傳，這是事實？

平叔 這是沒有證明的事實。

明玉 這事實馬上就會得到證明。(厭惡的)對不起，我沒有工夫來議論這些了。伯生先生，爲什麼不發出去啊？

伯生 剛纔送檢查，這時候已經發出去了。你聽。

(街上賣號外的鈴聲響動。)

「快看××報號外。」

敵人今晚進攻本市，

大家不要睡覺，

快些起來保衛國土啊！」

(三三五五地一面跑一面叫，頓時形成一種緊張的空氣。)

(電話鈴響)

伯生 (接電話) 誰啊，劉太太嗎？來是想來，就是這兒忙的抽不了身。怎麼還是三缺一嗎？哈哈。

社長沒有到報館裏來。我看要是沒有事，明天一定來陪您。又十六圈吧。自然啦。輸了要會計

主任扣薪水得啦。哈哈。再見了。（掛斷）

意芳 怎麼社長太太又催你去打太極拳嗎？

家祥 她們真閒得沒有辦法。

士英 怎麼，你們今晚這一頓究竟誰請啊？就這麼流產了嗎？

伯生 好，怎麼樣吧，剛纔他們兩位爭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李小姐主張今晚敵人一定要進攻本市，平叔先生說不會。現在已經十一點二十八分了。他們的估計誰輸誰贏很快的就可以曉得了。誰輸了誰就請客。好不好？

大家 這樣公平極了。

（電話鈴響）

伯生 （接話）誰社長不在這兒。您是誰啊，李團附嗎？我伯生。今晚怎麼啦？什麼敵人分六路進攻？是嗎？打不打對的？還不應該打嗎？李團附請您致意弟兄們說我們千千萬萬老百姓站在他們後面的。要打纔有出路！（斷了）

(遠遠的一陣極清亮的步鎗聲。接着是密如聯珠的機關鎗聲。大家神經爲之一震！)

伯生 (看看壁上的鐘) 啊，十一點三十分！中國民族的解放戰開始了。這次的戰爭許是要失敗的。

吧，但是經過千磨百難，勝利一定是我們的。平叔，你輸了，請客。明玉，爽爽快快的喫他一頓吧。

明玉 可是這時候不容許我們喝酒了。我去看看再來，有消息馬上再用電話告訴您。(走到平叔

前) 先生，您該不會生我的氣吧。明天我一定和意芳自己燒菜來請您和各位朋友，您不是

很愛喫我自己做的菜嗎？(他戴上帽子，披上大衣，如飛地下去。)

意芳 (追着叫) 什麼時候回來？

明玉 (回轉頭) 說不定，你等我好啦。(下去了)

(茶房進來)

茶房 何先生排字房催論文的校樣。

伯生 我已經看過了，沒有什麼錯字。拿去吧。今晚我自己看大樣。

平叔 (毅然) 不，老王，叫排字房工友把這一篇稿子整個兒折掉，等我另寫一篇。

家祥 那樣恐怕來不及了。

平叔 來得及。我在一個鐘頭以內交稿。

茶房 還來得及？工友們恐怕不幹。

平叔 (拿出一元) 拿去，說何先生請客。

茶房 (笑着接下) 那麼您真得快啊。

平叔 沒有問題。(伏案狂草)

(遠處步鎗機關鎗之外又加上大礮聲音)

(賣號外的也在叫，人聲也更多了。)

「××報號外。」

敵人今晚進攻本市了。

大家不要睡覺，

快些起來保衛國土啊！」

——幕——

導演說明：

這是一個以光榮的一二八抗戰爲主題的劇本。時間是發生在一二八的前夜，地點是在報導消息的報館編輯室。人物又是些編輯。主人翁更是這些編輯的耳朵，一個女記者。

故事是以一個女記者的失蹤問題而展開。幕啓，在舞台上所呈現着的，是各就各位，大家坐着談話的樣子。處理這最初的一段，緊要的是避免平淡，沉悶，好在這個劇本的台詞是出諸老作家的手筆，可以從每個人的語調和表情上來顯示給觀眾知道每個人的性格。

第一個高潮是王意芳看到李明玉的信時，也就是故事的第一次展開，非常戲劇性地刺激觀眾一下，正是襯托後來的驚人處理。這第一個高潮，第一件要注意到的是王意芳的地位和她讀詞的聲調，地位應該在最明顯的一端，聲調應該是由急而沉，不必帶哭音，以免妨礙觀眾的聽覺。第二件要注意的是在場各人的反應，伯生較理智，懂得世故些，家祥是垂着頭表示同情，士英則是普通的沉默。

男主人公公平登場，到他匆匆出場，他是個較穩重的人物，雖然因了他的愛人的失蹤，可是他也並不是着急得什麼似的，特別是在看到李明玉的信之後，表演不能過火，要知道這不過是一個矛盾的心裏的暫時因刺激而得的暫時解決。

以後，場面又靜下來，只不過是在對話之間有些笑料，只因是敘事實太多，故對於讀詞的輕重和快慢，在此段中是唯一要特別注意到的。

第二個高潮，又是王意芳據聽李明玉的電話，這回却一改上次的空氣，從悲喜而興奮，而狂騷，這時候旁人的反應，家祥是特別高興，士英還是這樣很平常，伯生較沉着理智。處理這一個高潮，應該較前一次強調些，因為這是光明的線索，也是全劇故事的轉機。

李明玉回來，配以音響效果，在幕後人聲嚷嚷，編輯室中大家停止工作，這是非常使觀眾注意的一場戲的序幕，是本劇切入主題的關鍵。王意芳挽着李明玉走進舞台，一個是熱，一個是冷，大家集中視線看着明玉，導演者對於女主人翁的出場，要加倍預先佈置空氣，出場後又該站一個最重要的地位，以便觀眾能注意並接受她以下的數大段台詞，台詞是從悲憤，理智，而熱烈，用平穩，字字有力的方法讀着。這便是高潮的預伏，也就是佈置緊張空氣。

及至平叔又出場，把另一面的緊張性更加重起來，因為又是幾大段的長詞，所以導演者處理平叔時，必要預先估計一下觀眾的情緒，這時候的觀眾已經完全明白女記者李明玉的自殺經過，現在是要急於知道為什麼敵人要進攻的事，而平叔的話都是重複敘述這事件的另一面，所以這一段的讀詞方法一定要超過前幾段明玉的話，或許可能在緊張空氣中更加緊張，不然則寧可刪節些，以不鬆懈為佳。

明玉與平叔爭論，街上賣號外的聲音高潮纔開始起來，伯生接李團附的電話報告抗戰開始是高潮，「要打纔有出路」是高潮頂點，接着的機槍聲，是陪襯高潮的效果，做這項效果的須要緊接。

結尾，在機槍聲和聲中，賣號外的狂叫聲中，燈淡出，幕下。

排演須知：

導演這個戲時，總的注意是，一、編輯室的空氣，電話鈴外，茶房必要不斷地走出走進。二、效果一定要真切。三、強調「抗戰」。

(服裝)

王意芳(深色旗袍)

李明玉(紅色旗袍，黑呢大衣)

家祥(深色西服)

伯生(藍布長袍)

士英(淺色西服)

平叔(西服)

(道具)

編輯桌靠背方檯(寫字檯，參照舞台面圖)

紅藍毛筆，墨水，鉛絲匣，木圖章(第一版，第二版等圖章)印刷匣，長釘盤，白報紙，摺鈴，茶杯等放在每張桌子上。字紙籠放在桌下。

書櫥或書架，上面許多新的雜誌。

各種報紙，分夾掛在牆上。

空地掛着上海市圖及中國世界地圖。

電話機左右二個。

火爐

一壁掛着衣服，(是編輯者脫下來的大衣和長袍及呢帽)

油印通訊稿。

香煙，自來火盤

信封一大疊，(中有李明玉信)

皮包(平叔用)

(效果)

叫「李小姐回來了」的擾雜聲

寶報聲(孩子聲及「老槍」聲)

機槍，步槍聲(用甩砲代替步槍聲。預先灌好機槍聲唱片，開演時開放)

砲聲(用大鼓)

(化裝)

王意芳(較好修飾,燙髮)

李明玉(髮稍亂,不塗胭脂)

家祥(三十多歲的青年,臉白無血色,頭髮長亂)

伯生(三十多歲,滿臉紅光,髮短而光)

士英(光頭,上海少年模樣)

平叔(三十多歲,戴眼鏡)

本事: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的前夜,××報編輯室中,大家爲了女記者李明玉的失蹤而議論紛紛。談話展開了之後。纔知道這位女記者的失蹤是對於她傾心所愛的主筆先生的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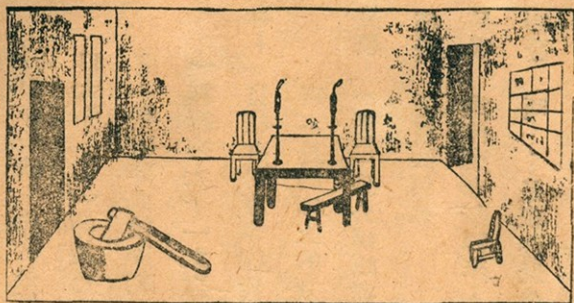
另一個女記者王意芳忽然接到一封信,可以算是李明玉的遺書,她當衆讀着,大家聽了這些消極的話,便決定這位女記者是去自殺而不能再見着了。

現在的××報編輯室是格外緊張起來。

市民紛紛搬家的新聞,公債猛跌的消息,一疊一疊的油印稿子,一次一次電話鈴聲,好像平日一樣。

王意芳也接着了一個電話，從她悲喜交集的神情裏，告訴大家說，女記者李明玉並沒有死，她現在還活着，爲什麼不自殺了呢？另一個編輯伯生知道，他接着王意芳和李明玉在電話裏交談過，他說：「她要我們快些出一個號外，警醒全市的民衆起來防衛自己的國土……」

李明玉帶着新鮮的消息回來了，她給她的同事們一個爲什麼要失蹤的答覆，同時她也告訴大家一個驚人的消息，她更準確地指出唯有大家不要睡覺，起來保衛自己的國土，才是真正的出路。匆匆地她又負着重大的採訪責任而走了。接着便是歷史上不可磨滅的中華民族解放戰爭開始了。



一袋米

尤競

人物：

李樹發——六十來歲的老農民

長根——樹發的孫子六七歲

長根娘——三十多歲的農婦

順寶頭——青年農民

蔣三爺——區公所的職員

時間：現代

地點：江南某農村

佈景：僻鄉農家的堂屋。

舞台右壁後方是進出的大門；中壁左端有門連睡房；左壁

前端一門通灶間。中間牆壁上設有一「天地君親師」的「香火」。一灶間門邊有舂米用的石臼和杵子，牆上掛着幾樣耙，鋤之類的農具。牆壁上貼着「捷報貴府五谷豐登田蠶茂盛人口太平……」的褪色紅紙條，和一一並排三四張破的，舊的以及較新的「春牛圖」。另外還有一些破碎或被撕剝得不完整的五彩「畫章」，比如「老鼠嫁女兒」，「黃天霸招親」，「靈貓換太子」之類。室內台凳等用具均極破舊。

幕：長根在房裏，李樹發在一張板凳頭上修理一雙破了的草鞋，翻弄得像是很吃力了。

看不見的樹上的夏蟬也「知了知了」地漸低沉下牠疲倦的叫聲。

長根（在內）公公，姆媽還沒回轉來嗎？

樹發 還沒回轉來。

長根 爲什麼老勿轉來……

樹發 唔……長根，你肚痛好點了麼？

長根 肚痛倒好點了，只是餓，餓死了……

樹發 等一等，你娘一轉來就有得吃了。

長根 姆媽常是這個樣子，說是馬上轉來的……

樹發 （對開着的大門外看了看）……朝上太陽還沒出土的時候就去的，此刻太陽已經升到半

天裏，樹影子快要直了，還勿見人轉來……

長根 公公，今天會不會落雨？

樹發 落雨，天上連一片烏雲也沒有，那裏會落雨。（自語）……「白斑雲，半年晴」今年真是這

話……一個夏天只見白斑雲，這樣旱下去，種田人真只有死路一條！

（外面樹上的夏蟬又叫着「知了知了」……）

長根 公公，你望望對門山坡路上，看姆媽轉來沒有……

樹發 唔，讓我望望看……（帶着草鞋走去，向門外張望）呵，（驚喜）轉來了，長根，你娘轉來了！肩頭上

背着一袋米從山坡上下來，走上橋壩朝家裏走來了……

長根 公公！

樹發 (轉過身來) 唔。

長根 公公，今天姆媽借了米來，我們一定煮頓飯吃吃吧。

樹發

(伸着頸子嚙唾沫) 好的，好的，我們很久沒吃一頓飽飯了……(再轉身對外面張望，出神地) 咳，

人呢？長根娘這人呢？……坐在橋壩那面，不會過來麼？……呵，許是袋裏的米太重了，她背不

動，歇下了……對了，她已經好幾天沒有吃飽飯，此刻一定餓得沒有勁兒，走不動了……對

了，我去接她，替她背那米袋去。(順勢把手裏的草鞋搭在肩上)……哼唷……哼唷……就這樣

背回來……

(長根病苦地挺着大肚皮慢慢兒出來)

長根

(往門外張望) 姆媽在那兒呀？

樹發

(指) 喏——在橋壩那邊的路上歇腳了，方才我瞧見她從山坡斜路上下來的……

長根

(用心看) 公公，橋壩那邊沒有人呀！

樹發

唔，真的好像是沒有人……(揉揉眼睛，再看) 噯——我的眼睛怎麼了？……方才我明明看

見的，好像肩頭上還背着一袋米的哩……

長根 公公，你看錯了。

樹發 ……唔，眼睛餓花了就看不定準……（轉身俯下上半身去想拾起揉擦眼睛的時候掉在背後的草鞋，

頭昏眼花得要跌倒的樣子）唔——唔——……（終於跌倒了下來）長根，你來扶扶我……

長根 （艱難地去扶他）公公，你怎麼了……

樹發 唉，人老了就挨不住飢餓……（好不容易才被長根扶了起來）跟破了的草鞋一樣，聽你怎麼修

理也不頂事了……（移坐到凳上去）唔……（摸摸桌上的茶壺）唔，連一口水也沒有了，真是五

十年來第一次大旱天……

長根 （慢慢地挺到大門口去）姆媽還沒有轉來……

（外面一陣軍號聲——把長根駭住了）

樹發 兵？

長根 兵！許多兵……

樹發 (看) 一隊兵是那兒來的，開到那兒去呀……

長根 我怕，公公……我怕兵……

樹發 不要做聲，等他們一走過山坡，上了大路就不要緊了……

(輕輕地開了門)

(軍號聲漸遠去，樹發又修理起草鞋來)

長根 公公，我的肚子又痛了！

樹發 方才你不是說好了點兒麼？怎麼又痛了呢？

長根 一陣一陣的，一忽兒好一點，一忽兒漲起來又痛了！

樹發 (過去摸摸他的肚子) 漲得像煮飯的鍋子一樣，唉，是觀音粉吃多了……

長根 嗯——公公，我們再別吃這討厭的觀音粉吧！

樹發 唉！不吃觀音粉，吃什麼呢？

長根 吃飯，吃飯呀，公公，從前我們不是吃飯的麼？

樹發 現在連稀粥也沒得吃了……！

(有打大門聲)

長根 嚷——兵來了，兵……

樹發 勿要吵，勿要吵，你快點進去，快……

(又打門)

(長根逃進睡房去)

(樹發到大門邊去聽)

聲音 開門哪，樹發叔，是我，是順寶，我是順寶……

樹發 (開了門) 順寶頭，是你，駭死我了，還以為是兵來了呢！

順寶 兵已經過去了……(拿一隻破涼帽擱着胸)

樹發 順寶，你聽沒聽見說過，兵來，是不是又要打仗了？

順寶 這是扎在龍王廟的保安隊，聽說是開到張渚去的。

長根 (在內) 公公。

樹發 唔，長根，你現在房裏睡一睡吧，兵已經過去了……

長根 姆媽呢？

樹發 等她一轉來，我就叫你……

順寶 桂生嫂嫂沒有跟着大保子娘她們到上海去麼？

樹發 她只是想跟她們走的，可是我沒答應，你想，這麼多的女人一起去上海，能夠都找到東家幫工麼？再說，順寶你看我這麼一把年紀了，前年，我兒子桂生死了之後，我就只有這個孩子了。

順寶 嗯，長根真是你老人家的命根了。

樹發 是呀，他是我李家李氏門中的一條命根。他娘要把他帶到上海去，我可不放心留給我呢，也不是個辦法……真是，撞到今年這樣的大旱天，我們種田人真是死路一條！

順寶 也不見得吧，不是有很多人逃荒逃到無錫，上海去找生路了。

樹發（搖頭）我就不相信無錫跟上海就是我們種田人的去處，種田人那里離得了田呢！再說，這樣熱的天，沒有盤船錢，沒有乾糧，容易到那些地方去麼？

順寶 聽說我們這鄉去的一批人，一過和橋，就瘟死好幾個了。溧陽路裏先動身的那批人，到了無錫，因為鐵路上不許難民過境，也只能呆在無錫活受罪……

樹發 自然，一水淹一路，天旱四方，一我們這兒年成壞，別處還不是一樣？所以我就不許我家長根娘跟着大家去逃荒……

順寶 那末，樹發叔，留在鄉下，你打算怎麼活呢？你老人家這樣大的年紀了，桂生嫂嫂是女人之輩，長根呢還是沒有灶頭高的小人……草根旱死了，榆樹皮給大家也剝來吃光了，難道靠觀音粉真能活命麼？

樹發 唔，我家長根的肚子已經給觀音粉塞住了！漲得像飯鍋一樣！

順寶 是呀，吃觀音粉吃漲了肚皮，要是沒有粥湯灌下去，就會漲死的！

樹發 唔，記得我像我家長根這樣大的時候，也像今年這樣的大旱天，呵，那是同治年間，知府老

爺辦的放糧船，河乾了不能來，大家就只能吃觀音粉了，後來知府老爺賑濟的米糧一到，吃觀音粉的就沒有餓死。大家都說是觀音菩薩救了命的！

順寶 可是現在沒有知府老爺來放糧，觀音菩薩也就救不了命了！

樹發 （憂鬱地想）官府能夠來賑濟點米糧就好了！

順寶 樹發叔，我想跟你老人家商量一樁事情！

樹發 什麼事情？

順寶 關於大家救命的時候……

樹發 那你快說呀！

順寶 你方才不是說，這樣的大旱天，我們種田人只有死路一條麼？

樹發 是呀，逃荒，到無錫上海去不是生路，留在鄉下呢，官府不來賑濟米糧，就很難說了……

順寶 樹發叔，你聽到說昨天張洛鎮上麻雀會吃米的事情麼？

樹發 沒有呀，什麼叫麻雀會？

順寶 雙峯嶺到大澗沿河的十一村人家，由老頭子、老太婆和小孩子領頭，叫做麻雀會，昨天天還沒亮，就擁到張渚鎮上來分了五升米行……

樹發 真的米行老板就能讓他們分麼？

順寶 說是米行老板們先叫了警察來想趕散鄉下人的，後來一看人多警察少，又多是老年紀人跟小孩子，警察還沒動槍，大家就全睡在地上了，大哭小喊的，米行附近的街面上都睡滿了人，啼啼哭哭的拼了一整天，結果是五家米行總共拿出五十八石米，十二石雜糧分給了大家，才散場……

樹發 ……唔。

順寶 (走近來) 樹發叔，我們這兒不是跟雙峯嶺，大澗這些地方一樣的苦麼？所以我們想……

樹發 (急接) 你們也想結了麻雀會去吃人家的米麼？

順寶 是的，我們這兒上下八個村莊裏沒有出去逃荒的人，本來早就有這個意思的，昨晚聽了張渚的信息之後，大家商量了打算到徐舍鎮上去……

樹發 這怎麼可以！

順寶 荒年荒水，也叫沒有法子……

樹發 ……沒有法子就可以做這種事情麼？

順寶 再說，徐舍的米行比張渚多，堆的米也多……

樹發 米多米少是人家的呀！難道我們可以去強搶麼？

順寶 這那裏是搶呢？只是大家去求他們救救……

樹發 官府不出來賑濟，將本求利的商家會願意救濟窮人麼？人家既不願意，你們一定要做，這還不是強搶？

順寶 他們不願意，所以大家才去求呀。樹發叔，我們也照雙峯嶺的法子，結成麻雀會，由老年紀人，婦女和小孩子領頭，你老人家 and 長根，長根娘……

樹發 順寶頭，我告訴你，我李樹發不做這樣的事情！哼，同治那年的大旱天，因為有知府老爺來放了賑米，不必說；光緒皇帝手裏有過一年，（計算地）呵，就是我死掉的兒子桂生出世那一

年，天旱得也跟今年差不多，可是就沒有成羣結隊到鎮上去強搶人家米行的事情！

順寶 聽見富林伯伯說，那年大旱災之前是一連收過兩個熟年的，我們現在不是接連遇到幾個荒年了麼？

樹發 再說，革命軍到這裡的那一年，四鄉種田人不是也鬧過農會，打縣衙門，封四城門，大鬧過一次麼？可是結果怎麼樣？張寡婦的遺肚子就此沒轉來，大耳朵的兩個兒子抬回來一個半死的阿毛，你們如今又要興什麼麻雀會去吃米了。看你們能吃得成！

順寶 樹發叔，那末照你說不這樣做，又有什麼法子活呢？你老人家另外有好法子想出來，大家一定會跟你做的。

樹發 我，我自有的打算。

順寶 你打算怎麼辦？你不是說只有死路一條麼？

長根 (在內) 公公，姆媽還沒轉來麼？

樹發 唔。(對順寶) 順寶頭，不瞞你說，長根娘到潘二先生家裏去了……

順寶 去做什麼？

樹發 去，唔，去借米。

順寶 借米，潘二先生此刻會肯借米給你？他早就把堆在倉裏的米存到徐舍鎮上的米行裏去了，說是一粒也沒得多下來借給人家！

樹發 我也知道潘二先生這人是不可憐窮人的，所以向來不願意去開口。可是我兒子桂生，前年不是因為幫他哥哥潘大先生出去收租稻，給趙福生趙福裕弟兄兩個和鹿坪的温州佃戶、江北佃戶打死的麼？潘二先生念這個恩，總會格外可憐我們的……

順寶 哼，潘大先生在世的時候，他本人就不可憐你，現在潘二當了家，更，更加……

樹發 不，順寶頭，我全告訴你吧！今天我叫長根娘去對潘二先生說：求他借點米給我救救長根這孩子，明年長根就去幫他家放牛，做小伙計。只消潘二先生肯救活長根，讓長根在他家裏從小做起，做一世長工，不拿他的工錢多可以。

順寶 這樣，長根長大起來，一身一世就賣給潘家了！

樹發 唔，只消長根不餓死，我李家不絕代就好了！

順寶 那末，樹發叔，我走了，但願你家不絕代，我們大家也不餓死！（走）

樹發 順寶。

順寶 （回） 樹發叔，你……

樹發 麻雀會的事情，我看你頂好不加入，因為……

順寶 （笑） 樹發叔，再會了。（出）

樹發 （看着他的背影） 唉，這些年青人！

長根 （在內） 公公，你給點水我喝。肚子漲得實在難過呀！

樹發 這怎麼辦呢？村邊河乾了，井也枯了，家裏沒有一滴水……

長根 唉，公公，我要漲死了！

樹發 這真沒有辦法！

（大門被推開，長根娘背着一個布袋，手裏提着一瓦壺水進來。）

根娘 嚷，累死了！

樹發 呵，轉來了！（高興地來接她的袋）

根娘 長根怎麼樣？

樹發 肚子漲得很……是一袋米麼？

長根 （在內）啊，（喜歡地）一袋米……快煮飯吧……姆媽，我餓死了！（出來）

根娘 （嘆氣）唉！

樹發 （覺得袋子太重）不是米麼？

長根 （捧着袋）是米，是煮飯吃的米……

根娘 （含淚不說話）……

樹發 （解開繩子，手往袋裏一摸，急縮回）什麼？你沒有借到米？潘二先生沒有借米給我們麼？

根娘 （搖頭）沒……有……

樹發 （失望到呆若木雞）……

長根 噯——姆媽，（哭）我要吃飯，我要喝粥，我要……

根娘 長根，媽給水你喝。（從瓦壺中倒一杯水給他喝）公公，你也喝口水吧。（倒一杯送給樹發）

樹發 （寶貝似地捧着看了一小口）唔，好水！長根，你再喝點。（給長根）

長根 （捧着水，看樹發）公公，你再喝一口呵！

樹發 你喝，你喝……（嘆氣）唉！

長根 （一飲而盡）姆媽，我還要喝！

根娘 （從袋裏取出一小束乾枯了的野蔥）長根，就一會兒再喝吧，我燒蔥給你吃！

樹發 葱，那兒弄來的葱？（接過來，小心地弄去根上的泥土）

根娘 是從仙人坡進去那個大山坳裏掘來的。那個大山坳裏不是有狼麼？平時誰也不敢進去

找東西，今天大家餓急了，餓得連狼也不怕了，一大羣人結着隊衝了進去，我跑在頂前頭，一直走到極深極深的深山坳裏，好容易才搶到一壺泉水，掘到這幾棵枯了葉子的野蔥！

樹發 真是救命的「仙水」跟「仙草」了！

根娘 (從袋裏拿出一塊觀音粉來拋到石臼裏去，苦笑) 還有這觀音粉是「仙丹」哪！

長根 嗯——我不要吃這仙丹！我不吃，吃了肚子痛！

根娘 唉，光是肚子痛倒還不要緊，只怕…… (對樹發) 公公，他們說，最先掘觀音粉吃的雙峯

嶺幾個村莊上的小孩子吃觀音粉吃死不少了……長根，我家長根…… (看着他說不下去)

樹發 天哪，我家長根可不能死呀！姓李的一門香火，全在……

根娘 公公，聽說雙峯嶺和大澗地方的人，現在不吃觀音粉了！

樹發 唔，他們成羣結隊的去搶米了。

根娘 你也聽見說了麼？

樹發 方才順寶頭來告訴我的。

根娘 我在路上遇見東莊的三禿子，他說我們這兒也要結麻雀會到鎮上去……

樹發 (岔開她的話) 潘二先生不肯借米給我們麼？

根娘 唉，提起來真氣死人！(去舂石臼裏的觀音粉塊)

樹發 爲什麼？

根娘 朝上我去的時候……

長根 姆媽，快去燒葱吃呵！

根娘 呵。（從樹發手裏接過葱來，又把石白裏的觀音粉拿點到灶間裏去了。）

樹發 長根，喝了水，肚痛好點麼？

長根 好得多了。

樹發 還漲得痛麼？

長根 漲還是漲……

根娘 （出來）家裏沒有火柴了，（搖着手裏的空匣子）拿什麼東西來引火呢？

樹發 唉！窮得連一根火柴也沒有了……唔，到隔壁大嬸家裏去借幾根來吧。

根娘 前次借了她家十根，至今不曾還她，不知還肯不肯再借吶！（出）

樹發 （感傷地）種田種地，越來越窮……他媽的，斷糧，斷火，真是他媽的什麼年頭！

長根 公公，我還要喝水！

樹發 喝吧。（倒給他）唔，連素來不用花錢買的水也快要斷了！唔，斷糧……斷火……再加上斷

水……

長根 （喝了滿足地嘖嘴）嘖嘖……

樹發 長根，到房裏去睡睡吧。

長根 嚶——（搖頭）我要吃葱。

樹發 葱還沒燒呢……長根，乖孩子，快去睡，喝了水，睡一會兒，肚子就不痛了，等葱燒好了……

送進來給你吃！

（長根慢慢地往房裏去）

（長根匆匆地拿着火柴匣子進來）

根娘 大孀孀家裏也只有十幾根火柴了，我借了五根來！

樹發 （把瓦壺提給她）快去燒吧，別說長根餓得慌，我也實在受不了啦！

根娘（接靈）公公，我們總該想想法子才好呀！這樣下去，一家三口子，多要餓死的！

樹發 是呀我……我餓死了不要緊！長根，長根可是我們李家的命根呀！唔，你我餓死了，長根也

就沒有活命……

根娘（長嘆）唉（進灶間去）

（大門外隣婦大梨嫂子哭着叫喊）

聲音（在門外）樹發公公……桂生嫂……快來幫幫我的忙呀！

樹發 又是什麼事情呀？

根娘（出）是大梨子嫂子。（走近門邊）大梨子嫂嫂，什麼事？

聲音 我家小梨子不好了！

根娘 怎麼不好了？

聲音 他爹爹跟着大家逃荒逃到無錫去了……我同小梨子在家裏吃觀音粉過活，小梨子吃壞了，肚子漲得鐵硬，儘是嚷餓，可是吃又吃不進，痾也痾不出……現在，唉，怕是沒有救了！

樹發
唉！

聲音 樹發公公，請你快來幫幫我的忙，看小梨子還有希望沒有？
——

根娘 公公，你快跟大梨子嫂嫂去，看看還有救沒有！

樹發 唉！這年頭真過的是什麼日子呵！（出）

（大梨嫂子的哭聲遠去）

根娘 ……（無言，低着頭走）……

長根 （從房裏出來） 姆媽！

根娘 長根，肚子還痛麼？

長根 痛是沒有先頭痛了。只是還漲得難受！

根娘 乖寶寶，還是進去睡睡吧，睡了肚子會好的。

長根 葱還沒燒好麼？

根娘 馬上就好了！你去睡，聽姆媽的話，姆媽燒葱你吃。

長根 那末，我就在這兒玩玩……

根娘 好，你就在這兒玩玩。（入）

（長根慢慢地往灶間門前走去，饑得了不得的樣子）

（樹發踉蹌地進來）

樹發 （跑上去一把拉住長根） 長根，快來，快來求求祖宗神靈，保佑你……

長根 （不願意地） 嗯——！

樹發 （把他拉到香火前面，自己神經病似的對着「天地君親帥」這東西作揖） 保佑……保佑長根呀……

保佑他……

（長根偷偷地往灶間走去）

樹發 （發現了，再把他拉住） 叫你求神，你到那兒去？

長根 （掙扎） 嗯——，我要去看姆媽燒東西吃！

樹發 （怒） 蠢孩子，吃東西比求神還要緊麼？快來求求祖宗，神靈保佑你！（又拉到香火前，自己垂

躬屏氣地默禱。

（長根又走，回頭偷看樹發，不料被地上那雙草鞋的繩子絆倒了。）

樹發（恨恨地）蠢東西，餓死鬼，就忘不了吃，看你也跟小梨子一樣……

長根（哭）嗷嗷——！

樹發（鼓勵地）哭，餓死鬼，你哭你哭我打死你……反正遲早都是餓死……和小梨子一樣……

……哭，我先打死你……

長根（哭得更厲害了）嗷嗷嗷——！

根娘（在內）長根，不要哭，惹馬上就燒好了！

長根嗷嗷，公公罵我！

樹發哼，罵你，我還要打你，打死你！

（大家不說話的靜寂中，外面傳進大梨嫂子的哭聲來。）

長根（停止了哭，傾聽）……

樹發 (低頭靜聽) ……

聲音 (在外面斷續地) ……小梨子呀……可憐你……死，死得這樣慘呀……早知這樣，我們就

跟你爸……逃荒去了……死，死也死在一塊兒呀……小梨子呀……

長根 (天真地) 公公，小梨子的娘爲什麼哭——……小梨子……

樹發 (突然抱住長根) 長根，長根……公公疼你……公公疼你……小梨子他……(緊緊地抱住長根)

(長根娘捧着飯碗出來)

長根 姆媽……(接碗筷)

(長根娘把另一隻碗筷給樹發，他只注視着自己手裏的碗)

長根 (大失望地) 嗯——，這不是葱，是觀音粉！我不吃觀音粉！我不要吃觀音粉呀！

樹發 (失神地看看孫子，看看碗) ……

根娘 長根，你用筷子挑挑……葱是和和觀音粉裏燒的！

長根 (挑吃，嗯——，一點兒葱，全是觀音粉！)

根娘 本來就只有幾根葱味，方才你沒有看見麼？

長根 嗯——！

樹發 （把自己碗裏的一根葱挑給孫子）長根，這兒還有一根葱，你吃了吧！

長根 （很快就吞下了）嗯——，我還要，還要吃！

根娘 沒有了！

長根 （哭）……

（無言中，又傳來大梨嫂子的哭聲）

根娘 小梨子怎麼樣了？

樹發 小梨子……小梨子，可憐，這孩子瘦得像猴兒一樣，肚子漲得像個大笆斗，肛門也漲開了，血肛門裏滴出紫紅的血……斷氣了，還喊着「餓」「餓呀」「要吃飯」……

（翁媳兩人唏噓）

根娘 公公，（瞻小地）公公，我想跟你商量……

樹發 商量什麼？

根娘 我想，我想……

樹發 你想怎麼樣說呀？

根娘 （用最大的勇氣說出）我想跟着大家進麻雀會到鎮上的米行裏吃米去！

樹發 ……（不說話）

根娘 他們大家說定了，明天天不亮就擁到鎮上去！

樹發 ……（還是不動聲色）

根娘 （以爲他已經同意了，大膽地）你，我，多去，我們把長根也帶去，按口分米，運氣好，我們三個人，可以分到三四斗米的……

樹發 ……

根娘 公公，有三四斗米，我們三個人喝粥湯，可以喝兩個月了！

長根 去，姆媽，我們去，我要喝粥湯，公公……

根娘

(去把觀音粉倒在石春裏，揭起袋來)

樹發

(看着她) 你做什麼?

根娘

明天把這袋帶去分米，另外還帶兩個燒箕去!

樹發

(大聲) 放下!

根娘

(長根同樣，一驚) 公公!

樹發

雖是荒年荒水，我們可不能跟着大家成羣結隊的去強搶人家的米，我們是世代規矩的

種田人家呀!

根娘

這也是沒有法子呀，昨天到張渚鎮上來分米，不也是雙峯嶺和大澗那十一個村莊的規

矩矩的種田人麼?再說我們這兒……

樹發

不許反駁我……我寧願餓死也不跟着人家去犯法!

根娘

……

樹發

我今年六十歲了，荒年不是沒有遇到過。

根娘 可是荒年，還有比今年更荒得厲害的麼？去年，前年，大前年，一連幾年了，我們種田人有過

夠吃夠用的一年麼？

樹發 世界不太平，將來慢慢兒總會好起來的！

根娘 目前呢？目前怎麼過？再說，我們死也好，活也好，不要緊，長根呢？長根是我們的命根呀！

樹發 （默默地看着長根）……

根娘 要不，公公，我們馬上就出去逃荒！

樹發 我不去！

根娘 我帶着長根兩個人去，跟大家一樣的沿路討飯，討到無錫或者上海去找工做，找東家幫

工做用人！

樹發 不是有很多人，在半路就熱死，餓死了麼！

根娘 死，熱死，餓死在路上也好，反正這樣在家裏也同樣是死！

樹發 不能，我們死也得死在一塊兒，死在家裏。這是我們幾代祖宗傳下來的家，我們死也得

死在這個家裏！

長根 嗯，姆媽，我不死，我要活呀！我要吃飯！

（翁媳兩人同聲嘆息）

樹發 潘二先生怎麼說的？他就說不肯借米給我們麼？

根娘 連潘二先生的面都不會見過。朝上天一亮我就到了潘家莊，幾個保安隊守着上他村莊去的路，攔住我，不許走進村莊去，說潘二先生不在家，誰都不許上他的村莊，說是深怕人家去搶米的！

樹發 唔，讓我再去試試看，我只消能夠走進了潘家莊，潘二先生即使不在家，我可以找潘大師母商量的！

根娘 他們根本就不讓你上村，他們把誰都當做是去搶米的強盜的！

樹發 （怒）放屁！我是搶米的強盜麼？我兒子是幫潘大先生收租稻給人家打死的，他能不救救

我孫子的命！

根娘 唉！長根，我們到房裏去吧走！（同去）

（樹發把那雙草鞋穿在脚上，從門邊拿一根棍子豎着出去了。）

（長根娘出來，看沒有人。）

根娘 咦，人呢？（收拾碗筷）唉，老頭子脾氣真古怪！（入灶間）

（蔣三爺，一個區公所的職員，戴着頗爲講究的草帽，搖扇入）

三爺 老李，李樹發！

根娘 （出）呵，蔣三爺，公公出去了？

三爺 到那兒去？

根娘 不曉得往那兒去的，三爺請坐……對不起，天旱得連喝的水也沒有了……三爺，你找他

有什麼事？

三爺 這樣熱的天，不是爲了公事，誰愛在外邊跑呢？（坐）唔，公事，公事多得很，所以……

根娘 公事該不是又來派什麼捐吧？這樣荒年荒水的……

三爺 嘿，算你猜中了，正是來派點捐。可是不多，你家人口少，一共只有三個人，所以……

根娘 我家長根是小孩，那兒算得上人丁……也按口派捐呢？

三爺 不，這次抽捐，是不問大丁小丁一樣捐。所以所以小丁也得算一份的，三五毛五，一三……

……四，不多，一共只抽你家四毛五分錢，所以半塊錢都不到……（摸出大英牌香煙來抽了）

根娘 是什麼捐呢？一次又一次的，我們實在弄不清楚這麼許多！

三爺 所以你們乾脆就不必問，叫你們捐，你們只管拿出錢來就是了……唔，這個，這個火柴，喂，

來一根火柴！

根娘 （狼狽地）該死！我怎麼忘了蔣三爺是吃香烟的。（急入，取一根火柴一個空匣出來，做要擦的樣子，

又有點肉痛地看着）

三爺 我自己來擦。

根娘 滾滾，（擦）三爺你請坐！

三爺 我自己來。（這一客氣，她更狼狽了，不知怎麼一下子，火熄了。）唔唔！

根娘 我，我再拿去！（又去把方才借的那個匣子拿了來）

三爺 所以我說你勿要客氣了，讓我自己擦吧。（接過來擦，用力過大，擦斷了一根）唔唔，（重重地拋在地
上，再擦一根來點燃了，吸煙，隨手捻了捻火柴匣子，覺得有聲音，就順手放在自己口袋裏去了。長根娘看了很肉痛，拾
起地上那斷了的半根來，已經給他踏壞了，她失望地拋下。他却興奮地說：）這次是捐錢做「萬民盾」。

根娘 「萬民燈？」龍王廟出會求雨的時候，我們已經捐過二兩燈油，供給龍王老爺面前的萬
民燈了！

三爺 （討厭地）噯——，龍王廟裏的叫「長民燈」，現在是說「萬民盾」，盾（做手勢）盾牌的
盾，所以叫萬民盾，曉不曉得？

根娘 （有點害怕地不敢再多說了）什麼叫萬民盾？我不懂！

三爺 （教訓地）喏——，比如說我在這地方做官，做得清正，不枉法，不貪賊，下任了，所以你們老
百姓感謝我這父母官，所以大家捐錢送我一個大銀盾，那末就所以叫萬民盾。（說時有儼然
自己真的做了官的氣派）

根娘 那是叫「萬民傘」……

三爺 噯——，所以我說跟你們就一輩子也說不清楚。萬民傘現在不「時行」了，現在是萬民盾，銀盾行時！所以我們不送萬民傘，要送萬民盾……

根娘 （沒趣地）是是。那末捐了這個燈，呵，盾，萬民盾，送給誰呢？

三爺 （侃侃而談）送給王營長呀，扎在龍王廟的保安隊裏的王營長，他不是我們這地方的大恩人麼？這樣的大荒年，各地鬧着搶米，吃大戶的亂子，我們這兒却太平平地過日子，這都是王營長的力量。現在因為張渚鎮發生了搶米的亂子，王營長調兵去打了。所以蔣區長跟潘二先生他們商量的，送個萬民盾給他，所以要按照全區的人丁算，每丁所以要抽一毛五分錢的捐款。

根娘 蔣三爺，我們實在出不起捐呀！

三爺 這話怎麼好說呢，王營長給地方的恩典是每個人都受到的，所以現在送銀盾，能沒有你們的名字麼？你們怎麼可以不捐？

根娘 求求三爺作個主，免了我家吧！你看我們吃的是觀音土……

三爺 有觀音土吃不錯呀……真的，什麼多是天意。比如今年這樣熱，人熱死不少，這是天意。天旱到六十年來所沒有的那麼旱，禁屠，打醮這些古傳的求雨法子多做完了，還是不下雨，這也是天意。荒年了，可是你以為人多會餓死麼？地裏却生出觀音土來救人了，這又是天意。所以古話說：「天無絕人之路。」只消安份守己地做好百姓，天是不會絕人的……再比如說吧，雙峯嶺大澗這十一村的人家不肯吃觀音土，擁到張洛鎮上去搶米，這就是違反天意了。違反天意不會有好結果，所以等到王營長的弟兄一到，就開槍，用大砲轟，那末死的人一定比熱死的餓死的人還要多，所以這就叫「活該！」

長根 (在內) 姆媽，乾死了，給點水我喝！

根娘 家裏沒有水了，等公公轉來了再說吧。

長根 嗯！……

三爺 你家裏真的沒有錢？

根娘 是沒有，蔣三爺，你是知道我們的苦處的……

三爺 這個，蔣區長也很知道你們的苦處，所以這次捐款呀有現錢的嚶，最好出現錢，沒有現錢的人家嚶，就吧米或者雜糧抵錢也可以的。總之，公事公辦，這樣的荒年辦公事，只能收到一點算一點。所以……

根娘 三爺，我們只有觀音粉。

三爺 嘿，別開玩笑，觀音粉是泥土呀，這怎麼可以抵錢呢！

根娘 三爺，我們那有錢或者米糧來出捐呢！

三爺 法子還是有的，你們既沒錢，又沒有米糧，那末就只能欠賬了，等到上頭有賑濟的米糧或者錢發下來的時候，再由區公所裏扣除，所以我今天這是來調查一下各人家的丁口，（拿出簿子來寫）丁口調查了，將來發起賑濟的米糧或者錢來，也就照這本簿子了，所以……

根娘 （喜歡地）呵，上面官府就要來發賑濟的米糧了麼？這真是救命了！蔣三爺，什麼時候發下來呢？

三爺 這這要等到兩三個月以後吧……唔，秋天，至早要到秋涼之後……（又拿出香煙來抽，長棍娘看着火柴。）

根娘 要等這樣長久！

三爺 你想，我們在這兒調查災民丁口，等到我們全區調查完了，把災民丁口簿子送到縣裏去，縣裏要等各區調查完了，把全縣的災民丁口呈報省，省裏再等各縣呈報來的集齊了，一面送到上海去請做好事的好善機關捐錢，一面還得呈請中央政府救濟，所以這樣最快也得兩個月。再說吧，現在正是這樣熱的大伏天，做好事的做大官的那些人多到什麼黃島呀，青島呀，黃山，綠山呀，這些地方避暑休夏去了，所以不到秋涼之後，他們是沒有功夫來管這些閒事的。所以只有像我們這樣當真辦公事的人才能為公忘私，你看這樣熱的天我還在外面跑，所以……

（門開處，透進一陣大梨嫂子的哭聲來，兩人回過頭去看時，李樹發失了魂魄似的進來。他棍子落掉了，腳上祇有一隻草鞋，臂上染有血跡，臉上掛着傷痕……一進門就沉重地放下肩頭上的一個口袋，人倚着牆。）

根娘 呀——一袋米！

三爺 呵，一袋米！

根娘 （跑過來）公公，你從那兒弄來這一袋米？（走近去摸袋）

樹發 （吼聲止住她）走開，不許動牠！

根娘 ……………

樹發 （沉默一會兒，陡然雙手痙攣地）怕怕，太怕人了！

（雙手掩面，低頭）

三爺 老李！你怎麼了？

根娘 公公，你坐着歇歇吧。（去拉他）

樹發 （閃避）不許近我！……唉，作孽，罪過呀！……天！我怎麼會這樣做的呢！……鬼，是鬼纏住了！

我，鬼要我這樣做的！

根娘 公公，你倒底做了什麼事呀？

樹發 ……唔，鬼，是鬼叫我做的！

根娘 你說呀，這是在家裏。

樹發 （四顧，突然跑到香火前面去作懺悔狀）……祖宗，神靈，饒赦我，饒赦我吧……呵，天大的罪……

天大的罪孽……

三爺 （由看好看到開口了）見鬼，老李你真是撞到了鬼，着了魔了！

樹發 （聞聲，抬頭看，急逃）……呀——你是誰？你……

三爺 噓！

根娘 公公，你跟誰打了架？

樹發 不，不是打架，他並沒有打我……他還扶我，救了我呢……呵，不應該，我不應該，我……

（憑空地跪下）你，你，你饒了我！

根娘 真要命，怎麼瘋瘋癲癲的……

三爺 光景是餓瘋了！

樹發 ……呵，你不能饒我麼？我，那末你也打死我……一命抵一命！

根娘 唉，真是餓昏了！

樹發 餓，是的，你能饒恕我麼？我實在是餓昏了……不，不，我是爲了救長根的命，救我李家一家的命根，才搶了你的袋，一袋米……本來，我是不打算傷害你的性命的……因爲你，你好意先救了我，我怎可以傷害你吶！……可是一下子，是鬼，鬼迷了我，一下子我就打了你……不，這不是我打你，不是我居心傷害你呀……更沒居心傷害你的性命……

三爺 呵，你殺了人！

樹發 不，不，我沒有，我沒有居心……是鬼，是這一，一，這一袋米……

三爺 那末，你這一袋米是搶來的了！

根娘 不，三爺，他的爲人你是知道的……今天一定是爲了這袋米，受了別人的氣，受了委屈，才

這樣瘋瘋癲癲的……

三爺 好，我沒有功夫跟瘋子說，讓我先把這袋米拿了去，抵了萬民盾的捐款吧！

樹發 拿去，你快把這袋米拿走，我，我不要這袋米！我本來就不居心要這袋米……

（長根這時候早已站在袋邊了，見蔣三爺走近袋來，急忙把身子撲上袋去）

長根 姆媽，米，米，我們煮飯吃！

根娘 （阻住蔣） 三爺，求你行行好，把米留給我們……我們快餓死了！

三爺 不行，死也沒有用，萬民盾的捐款，不能不繳。

長根 米，我們的米呀！

（蔣三爺一脚把長根踢開去）

（長根在地上哭）

（蔣三爺提起袋來）

（長根娘去搶）

三爺 放開手……

根娘 ……救救我們呀……

三爺 ……放手……

根娘 我們靠着這袋米活命的……

(兩人拚命搶，把袋口搶破了，袋裏的東西撒在地上)

長根

(跑過來雙手捧起地上的東西，驚呼)

觀——音——粉……

三爺

……觀音粉？(鬆手)

根娘

觀，觀，(從袋裏抓起一把來) 一袋觀音粉！(失望得雙手發抖)

樹發

(像觸了電一樣) 天呵！他是跟我們一樣的人，一樣的人呀……死，死，讓我到陰世裏去找

他，償，償命……(瘋了) 菜刀……繩子……(順手提起舂米的杵子來往頭上一擊，昏倒在地)

根娘

啊！

(蔣三爺驚住了)

(長根娘無聲地扶起他來)

根娘

天哪！餓死的不是我們一家，公公，你幹麼要尋死吶！(抱着他哭) 爲什麼要尋死吶！

樹發 (睜開眼，斷續地)……我出了門，在山坡上亂走，不知道往那兒去……我想尋死，又捨不得

你們更捨不得長根……想活，又沒有我們活的路……不知怎麼一下子，蹣倒在亂石堆裏，我昏昏倒了……醒……醒過來的時候，一個人正在扶我起來，問我是熱昏的，還是餓倒的……我睜開眼睛，只看見他身邊一個袋，我看見袋裏是一粒一粒的大米呵……我心動了，不是鬼叫我這樣做的……趁他俯下身子去提他的袋的時候，我一棍子打下去，就把他打倒了……我不知道那裏來的這麼大的力氣……我把他打倒之後，我還對他說：「等到來世我變豬變狗償還你這筆債，這筆孽債吧！」……他，他還想爬起來……我着急了，我閉着眼睛，咬緊牙齒，一陣棍子亂打，就就把他打，打死了……

(長根抽咽地哭)

三爺 你就搶了他的袋回來是不是？

樹發 噫！(手微招)長，長根……我爲了你，爲了救你……我作了孽，犯了罪，爲了一袋米，我打死

了救我的人……唉！誰知道是一袋觀音粉呀！(絕命地掙扎)

根娘 公公!

長根 公公!

樹發 ……長，長——根——

(長根娘的哭聲隨着李樹發的呼吸停止而低下去，由抽咽到注視，不動，老李氣絕，他漸漸地放他躺下去，抽動着肩

頭)

(舞台靜寂)

——幕徐徐下——

導演說明：

以旱荒爲題材，這是個表現得非常真實的好劇本。不但故事動人心肺，而劇作者對於主題的處理也十分有力，這二點，差不多是可以決定了演出的效果，導演者所負的責任，乃是怎樣去使演員的表演要「真實」「深刻」而已。

無論是悲劇，喜劇，鬧劇，演員們只要是能達到表演真實和深刻，一定會得到預期的效果。而這一個戲，更需要真實和深刻。這意思是指什麼呢？第一，是人物的形態和個性，導演者必要使每個演員理解僻鄉農村的人們的生活姿態，由於日常的

勞作所影響到於每個農民的外形和他的動作，這劇中，最要注意的是老農李樹發和順寶頭及長根娘，不但如此，並且還要注意這是旱荒時候，大家都餓了若干日子，這種形態的刻劃，如果不下功夫去研究是不能控制得住的。第二，是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的氣氛的佈置，要注意的這是僻鄉的農家，鄉土之氣一定十分濃厚，時間是在大旱荒的嚴重時期，舉如猛烈的陽光，灰沙等皆不可少的。第三，是讀詞，上邊已經提起形態刻劃，而讀詞的語調是和動作聯繫着的，這一個劇中除了蔣三爺是吃飽了米飯之外，其它都是吃了好幾天觀音粉的人，聲可嘶但必要顧到力，大體地說來，老農是沉重的，長根是尖細，長根娘是軟弱，順寶頭是粗嘶，唯有蔣三爺可以「京怪怪」些，其中特別是老農李樹發在最後一段，應注意心裏的紊亂，聲音應當從狂而激而嘶嘶，慢慢無力下來，能表現出「掙扎」二字最好。

除此之外，導演還可以運用強調，意思就是說使得這個戲的重要部份更明顯些。導演也可以刪節，但除非萬不得已時，不必如此。雖然這個戲的時間性已是過去，可是它的反封建（李樹發是代表）意識却很濃，李樹發的死去，正是代表封建勢力的消沉，雖然在這個戲中並沒有指示出生機，搶米和逃荒，都不能說是災民的永久出路，但是並沒有大損於它的價值，因為這是一段真實的記錄啊！

假使爲了適合目前情形而要演出這個戲，如果是到非刪節和改動一下不可的地步，個人以爲可以裝一個光明的尾巴，這就是在老農快死的時候，附近農民齊集在外，由順寶頭率領，想是聽候老農的指示，可是在順寶頭進來看見老農垂死的情形，他堅決起來了，叫大家合夥起來開河浜通水，搶救大家的生命，幕可以在羣衆騷動聲中下來。這是我個人的意見，未

知以爲然否？

排演須知：

(服裝)

李樹發 (透色的藍布短衫，黑褲子，草鞋，光脚)

長 根 (很髒的花布衫，黑褲)

長根娘 (黑衫，裙，光脚穿布鞋)

順寶頭 (藍布衫褲，光脚)

蔣三爺 (長袍，革履)

(道具)

方桌，單靠椅二條，檯二，小竹椅二 (佈置在堂屋內)

舂米小石臼，杵子，耙，鋤，掃帚，箕，麻繩之類。

小臘台，香爐，神位，上寫「天地君親師」橫額 (供在方桌上)

旱煙袋 (老農攜在身上)

茶壺，飯碗。

袋二隻（用麻布袋或麵粉袋，中藏泥塊）

青葱三五枝

瓦壺 藏水）

搖扇（蔣三爺用）

香煙

自來火

（效果）

軍號聲

叫小梨子的聲音

大梨嫂子的哭聲

（化裝）

李樹發（拗黑，蒼老，白鬚，白髮）

長 根（棠黃色，瘦削）

長根娘（慘白）

一 袋 米（排演須知）

順寶頭 (濃眉，板臉，皮膚棕色)

蔣三爺 (白白胖胖，滿臉通紅，富有血色)

本事：

江南某地的農家，老農李樹發和他唯一的命根孫兒子長根在等候着長根娘回來。老農懷着苦悶的心情，長根則突起了一壺冷水和幾根乾葱。米沒有，吃粥的夢化爲烏有，只得再吃觀音粉。

年青農民順寶正爲着附近農民凝結了麻雀會去搶米的事來徵求老農的意見，而李樹發却拘泥於本份竭力反對。長根娘背着一口袋回家來了，裏面裝着的是從潘家借來的米麼？不是，還是一袋觀音粉，除此之外，引起長根注意的是

一壺冷水和幾根乾葱。米沒有，吃粥的夢化爲烏有，只得再吃觀音粉。

當老農聽到隔壁小梨子吃觀音粉漲死的信息後，他對於自己的根，的確有些胆慄起來了，在逼不得已的時候，老農是不知其所以地衝出門去，他去幹什麼？無疑地是想找到一袋米來救命。

可是區公所的職員蔣三爺却並不顧到這些，他依然奉了吃飽飯的紳商的命令下鄉寫捐。農民們那裏捐得出錢，多虧聰明的蔣三爺想出扣除賑災米的辦法來，正在此時，老農也負了一袋，進來，大家以爲那一定是米了，特別是蔣三爺，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馬上衝前去搶這一袋米，可是誰知道這袋裏還是裝着觀音粉，是另一個農民挖來的，給老農餓昏了神經搶過來的，大家望着老農因刺激過深而發狂，終於倒了下去，死了。

同胞姊妹

顧仲彝改編

人物：

史太太

姊妹

賈太太

史恆立

她們的丈夫

賈朋

史維寶

十歲的小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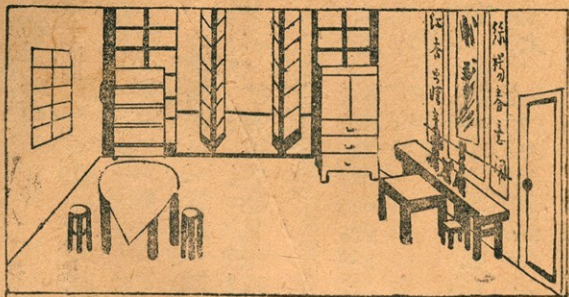
魏亞伯

地點：

上海城裏

佈景：

中等人家的坐起間；左首有一窗，百葉窗關着；窗前安着一只圓桌，四周圍椅棧，右首靠着牆安着長几方桌，牆上



掛着破舊的字畫。台後一排長窗，開出去一條夾道，左轉通前門。門左安着一只半舊的西式抽斗櫥，門右安着一隻木櫥。右壁後角上有一門通扶梯到樓上。

幕啓時史家太太正在桌上放碗筷，這位史太太是位粗率紅臉的壯婦，對於家事的操作，是個慣家。面貌不像和善的一類，嘴又會說，不論什麼事，丈夫祇能唯唯聽命。她頭上帶着白頭繩，腰裏束着白帶。她聽了一會，於是跑到窗邊，向街上喊叫。

史太太 維寶！維寶！聽見麼來？

（史太太把門關上，百葉窗拉直，於是仍回到桌前工作。維寶穿着顏色的衣服上。）

史太太 真沒出息，維寶。你公公死了，躺在樓上，你怎麼還在街上亂跑，快去換衣服，別給你姨娘瞧見了笑話。

維寶 他們老不上我們家來，現在來幹麼？

史太太 他們來商量你公公的後事。他一死，你爸爸就打了一個電報去了。（外間有腳步聲）那是誰？別是他們來了罷。（她急急跑至門邊，開門）喔，原來是你爸爸。

(史恆立上。他是曲背的中年人。唇上兩瓣倒掛鬚鬚，穿着布袍布褂，布帽白頂子，手裏拿着一包食物。)

恆立 他們還沒來呀？

史太太 你看他們來了沒有？維寶，怎麼還不去換。可別忘記束腰帶。(維寶由右門下)

恆立 和尚我已經到天仙廟裏去叫過了。我叫的是一壇整佛事，他們一共八個，說定拜三天，要二十塊錢，到晚上就會來。另外還有兩個幫手，一會兒就許來。我們租的孝衣馬上就送來。

(坐在竹場上)

史太太 我想大姊和姊夫，還想不到定孝衣呢。晚上和尚一到就可以穿起來張揚張揚。維寶爸爸，你的緞鞋子，爽性也脫掉罷。你不知道大姊這個尖貨，可真要小心她！

恆立 我還疑惑她許不會來呢。上一次你和她吵了一頓嘴，她不是說永不跨進這扇門麼？

史太太 哼，不來，她想分公公的東西，怕跑得比什麼還快呢。你知道她多兇，多利害。這種性情，真不知她從那兒得來的。

(史太太把恆立拿來的食物包打開。裏面是醬鴨子，取出放在碟內。)

恆立 也許是你們府上的家風。

史太太 你說什麼？

恆立 我說的是你爹爹，並沒有指你。嗨，我的布鞋呢？

史太太 誰知道？也許在廚房裏；你那鞋頭上不是已破了麼！（傷心起來）你那兒猜得出我心裏的難過呀？公公自己躺着不言語，他的東西。這一件那兒一件，幾真叫人傷心呢。（乾脆的）嘿，你就穿這雙怎麼樣？真好運氣，他纔買了不到幾天兒。

恆立 我穿了太小。

史太太 那怕什麼，穿穿總會大的。這麼好的鞋，誰捨得擱在那兒不用。（此時桌上已擦乾淨，并把碗碟碟子放好）我看公公的書桌子不壞。我們常常想祇要他一死，不就算是我們的麼。

恆立 等大姊來分遺產的時候，你再和她商量罷。

史太太 她知道我想，一定是沒有好心眼兒的。照你那末說，我還同他去搶爭麼？我沒有那末厚的臉皮。

恆立 說不定她也看中了呢。

史太太 不礙事。公公買了這張桌子，大姊還沒瞧見過，要是馬上把牠搬下樓來，他們怎麼知道不是我們的東西呢？

恆立 (驚) 呀！(起立)

史太太 你還不懂，我說咱們現在就把牠搬下樓來。只要他們還沒來，什麼事都沒有關係。

恆立 (驚呆) 這不太缺德了麼？

史太太 你別裝傻。怕什麼？

恆立 這好像不大對。

史太太 這又不是白耍，怕什麼，我們把這張櫥子(她手指門左之抽斗櫥)給牠掉換。我早就想把

牠扔了，若是大姊要的話。哈哈，那再好也沒有了。

恆立 譬如我們正在搬，他們來了怎麼辦？

史太太 那也不怕，先把門關起來。喝，你快把大褂兒脫了罷。咱們就動手。

(史太太出去門前門。恆立慢慢脫去外衣，史太太上。)

史太太 讓我先上樓去，把礙路的東西搬開。

(維寶上，穿着白衣)

維寶 媽，替我縛縛腰帶？

史太太 我忙着哩。叫爹給你縛吧！

(史太太急慌的跑上樓去，恆立替女兒束腰帶。)

維寶 爹，你爲什麼把大褂兒脫啦？

恆立 搬公公的書桌子。

維寶 爲什麼？

恆立 小孩子不要儘問，我還有正經事。

維寶 (想了一回) 我知道了！

恆立 (驚) 你知道麼？告訴你，那桌子你公公沒有死之前就給了媽媽了。

維寶 今天早上？

恆立 是。

維寶 呀！爸爸，你騙我。公公今天早上喝醉了。

恆立 別瞎說；你以後不准說公公喝醉了，知道嗎？

（恆立已替維寶束好腰帶，史太太挾了一只鐘從樓上下來。）

史太太 我想這鐘也乘便帶下來罷。（她放在長几上）我們那架鐘太舊了，不能用，老實說這架鐘；我早就看中了。

維寶 這是公公的鐘呀！

史太太 斥！不准亂說！這是咱們的了。來，維寶，告訴你，你回頭要是在姨娘跟前再多話，我就把你
的嘴擰歪！

（他們抬了抽斗櫃走向右門去。）

維寶 （自語）我又沒說錯，怎麼啦。

(半晌，外門上有尖銳的擊門聲。)

史太太 (在樓上) 維寶，要是你姨娘敲門，你可別開門呀。

(維寶窺窗外)

維寶 媽，姨娘來了。

史太太 不要開門——等我下來，(擊門聲大起) 讓他們敲去。(樓上有重物衝牆聲) 當心牆。

(恆立和史太太很熱很果的，鬮鬮着抬着一只西式書桌，抽斗都鎖着，他們放牠在抽斗櫥的原處，把檯上的東西略行整理，擊門聲又起。)

史太太 好啦。維寶，你去開門，老恆，你快穿衣服。(她幫着他扣鈕)

恆立 嗨！我說，牆上碰掉了一大塊石灰，這怎麼好？

史太太 別管牠，瞧我怎麼樣？(在鏡裏掠一掠頭髮) 別忙，你坐着，只要裝着是在等他們就行了。

(恆立坐在靠背椅內，史太太站在桌右，維寶引進賈朋夫婦，賈太太是一位肥而有威的婦人，舉動極有禮貌，面色嚴正，但易引起惱怒，她穿黑布裙衫，白麻鞋子，頭上紮着白頭繩。賈朋身材矮小，態度輕快，平常最喜說笑，但是今天勉強

表着沉靜哀痛的樣子，他的喉聲，很高很愉快似的，他們踏進門來，略點一點頭，相互的稱呼，咕嚕着認有他們自己聽得出，都不講話，史夫人暗的偷看他的孝服。）

賈太太 唔，妹妹，他真的就這樣去了嗎？

史太太 可不是，真丟了我們去了嗎，他今兒卯時過的，噯！今年纔七十二歲。

（她歛着淚。賈太太坐在右首台前。史太太坐在桌的左端。恆立坐在左首籬背椅裏。賈朋坐在首椅上，維實坐在離朋不遠。）

賈朋 姨妹，不要太傷心了。一個人誰保得住長生不死，只怕我們死的時候，還沒有他這樣福氣哩！

史太太 這話我不敢講。

賈朋 不過人總有一個先死後死。

恆立 姨姊，路上耽擱了很久罷。

賈太太 喔，我忍不住。我實在忍不住了。

史太太 爲什麼？

賈太太 我想爹真苦，我們路又遠，他活了一輩子，死到現在冷冰冰的，一點佛事也沒人給他做。史太太 不用你費心，我們早就請好了。因爲要有道行的，所以特地趕到城外天仙廟去請。他們

一會兒就來。

賈太太 這都怪我住得太遠，爹你死得好苦呀！（嗚）妹妹，爹究竟怎麼樣死的？醫生怎麼說？

史太太 醫生沒有來。

賈太太 什麼沒有來？

賈朋 （同樣的聲勢）沒有去請？

史太太 請當然請了的。你當我們是傻子麼？我叫老恆請潘道中潘醫生，誰知道他不在家。

賈朋 那末應該另請一個呀。（轉向其妻）對不對？

賈太太 啊，這都可以錯得的麼？

史太太 爹在的時候，全上海他只相信潘道中一個醫生；除了他，叫我去請誰？

賈朋 唔，不過——

賈太太 啊，這都可以錯得的麼？

史太太 大姊，別裝傻。人要死，請醫生有什麼用？

賈太太 你不知道多少人，死了又會活轉來。

史太太 這是說淹死人。爹多會跳過河？

賈朋 這個倒不會。我知道他生平最怕是水，一見了就搖頭的。

(他哈哈的笑，但衆靜默)

賈太太 (痛心) 老朋！(朋立即住笑，轉變嚴重)

史太太 (激怒) 我相信他澡，總該會說的。

賈太太 這是他的脾氣，何必多說呢。

史太太 爹。今兒早上還很高興，一吃了早飯，就出去付這個月的壽險。

賈朋 這是他好的地方。

賈太太 這種地方他一向很週到。決不肯拖一點半點兒保險債給子孫的。

史太太 唔，他還到林和泰酒店去過了，因為他回來的時候，快活得什麼似的。我說：「等老恆回來，就要開中飯了。」他說：「中飯，我不吃中飯，我要睡去了。」

賈朋 (搖頭) 唉！唉！

恆立 我上樓，他已經脫了衣服，正向被窩裏鑽。

(他站起來，依着圓桌)

賈太太 (肯定的) 對的，他一定先覺着不舒服。這是俗話說的。他還認得你麼？

恆立 認得。他還找着我說話哩。

賈太太 你看他臉上有沒有覺着不舒服的樣子？

恆立 這到沒留神。他祇說：「恆立，你替我把鞋子脫啦。我怎麼坐到牀上纔記得鞋子沒有脫。」

賈太太 他當時是昏頭昏腦的。

恆立 不，他很清楚。

史太太 我們吃完了飯，就給他端了菜上去。他還躺在牀上，挺好的，像睡着了一樣，那末我就把菜子放在書桌上呢——（改換）放在五屨櫃上，我過去叫他，（頓）他，他已經冷了。

恆立 正在這個時候我聽見她直嚷，我就連忙趕上樓去。

史太太 你瞧這事兒我們有什麼法子想？

賈太太 他就死了？

恆立 可不就是嗎？

賈太太 真料不到他去得這樣快。

（頓，衆拭眼歛淚。）

史太太 （最後很急忙的跳起身來，裝着很能辦事的人的樣子。）好，你們還是先去看他，還是先吃飯？

賈太太 老朋，你怎麼說？

賈朋 我隨便。

賈太太 （察看飯桌）唔，要是已經預備好了，我看還是先吃飯罷。

(史太太由右門去端菜)

恆立 有一件事我們不妨現在商量一下；就是計開怎樣寫。

賈朋 這個容易。岳父沒有兒子，照例是應當我們出面。我想祇要這樣：「小婿賈朋恆立不自殞滅，禍延泰山亞伯公，距生於道光二十八年，享年七十有二歲，痛於幾年幾月幾日……等等。」下面具某某某泣血稽顙。

恆立 (緊接) 這未免太迂腐了。我想應該換個別的式樣。

賈朋 要新式要闊，最好再加點兒伴靈軸子或是什麼在上面；譬如「泰山其頽，哲人其萎。」

恆立 (緊立) 我看要合於時代潮流，應該用白話文。

賈朋 也好。讓我想有了。「呀！老頭兒又弱了一個！」你看怎樣？

恆立 我昨天在太陽雜誌上看到一首頂好的哭祖父的白話詩。(取出雜誌讀道)

「我最親愛的祖父，

你怎麼離我而去乎；

我越想你越哭，

恨閻羅王不把我一起捉。」

（父乎哭捉，是押韻的。）

賈朋 哈哈，哈哈！不通！不通！怎麼白話詩裏用起「乎」來？

恆立 這是最老的新文學雜誌。不會錯的，據說詩和講話不同。這叫做「詩的自由。」

（此時史太太賈太太已把圓桌抬至中間，桌上也放好菜蔬。）

史太太 這件事吃了飯再談罷。老恆，你先陪姊夫吃杯酒。

（賈朋坐在圓桌右首，恆立坐於左首，倒酒。史太太坐在左首，賈太太坐於原位。）

賈太太 吃過了飯，我們先把爹的東西查一下，開個單子，我想木器該全在他房裏吧？

恆立（酌酒）他沒有什麼珠寶和值錢的東西。

賈太太 他却有一只金錶，早已經許了我的阿金了。

史太太 許了你阿金！我怎麼沒有聽他說過。

賈太太 喔，妹妹，你不知道呵！他住在我們那邊的時候，就許了阿金的。他喜歡阿金。

史太太 （驚）唔，這倒奇怪！

賈朋 無論如何，還有一筆保險費。不是今天早上付了款的收條總在你這兒吧？

（維寶一直坐在右首的椅上，此時跳下來，跑至左首）

維寶 媽，今兒早上公公不是出去付保險費。

史太太 你怎麼知道的？

維寶 我知道公公後到租界上去。我親眼看見公公在門口碰見戴伯伯，聽說他們要到東門去。

史太太 我相信一定是到林和泰去了。

賈朋 林和泰。

史太太 就是那林家寡婦開的小酒店；他老是在那裏混，要是他沒有付！

賈朋 你想他沒有付過了期沒有？

史太太 我想過期了。

賈太太 我好像也知道他沒有付。我早就料到，他沒有付。

賈朋 這老混蛋。

賈太太 他有意這樣給我們爲難。

史太太 真是我們爲他費了多少心血，他住在這兒整整有三年。這不簡直是騙子嗎？

賈太太 三年算什麼，我同他還住了五年呢！

史太太 你那時候恨不得把他趕到我們這兒來。是不是？

恆立 不過我們不知道他到底付了保險費沒有。

賈太太 我知道。我一看就知道他沒有付。

史太太 維寶，你上樓去把公公梳裝檯上的鑰匙給拿來。

維寶 (胆怯) 公公房裏？

史太太 是。

維寶 我——我怕。

史太太 別講傻話。那是公公怕什麼快些，

(維寶很猶豫的下場) 看他是不是鎖在書桌子裏。

賈朋 在那兒在這兒？(他起立察看書桌)

賈太太 妹妹，這個書桌你那兒買的？我上次來還沒瞧見過啦。(他們細細的查看)

史太太 喔，老恆買的。

賈太太 我很喜歡。這張桌子的式樣不壞，叫貨行裏買的。

恆立 啊！(向其妻) 我在那兒買的？

史太太 是的，是叫貨行。

賈朋 (輕視的) 噢，舊貨。

賈太太 別再土頭土腦，老朋。你不知道什麼好的東西都是舊貨。

(維寶上，臉現驚色。他隨手關上門。)

維寶 媽媽！

史太太 什麼事

維寶 公公起來了。

賈朋 什麼？

史太太 你說什麼？

維寶 公公起來了。

賈太太 這個孩子瘋了。

史太太 別瞎說。你還不知道公公死了麼？

維寶 不，不；他起來了。我看見他的。（跑至母親身邊）

（他們都站着驚呆了）

賈太太 妹妹，你還是自己上樓去看看。

史太太 老恆——同我來。

（恆立驚退）

賈朋（猝然間）！慢聽。

（他們都向着門看。外面有輕咳聲。門開了一個老年人走了進來，他穿着一件醬紅色的舊袍，黑綢套褲，舊雙襟鞋。他雖然已近七十歲的人，但精神面色都很健旺。他那雙黑而光亮的眼珠，在粗眉下面閃閃的動着。他如果不是魏亞伯，一定是魏亞伯的鬼。）

亞伯 維寶你幹嗎？（見賈朋夫婦）喲！你們怎麼也來了？老朋，你好？

（亞伯走近朋，朋嚇得倒退數步；賈太太也嚇得退到左邊去。）

史太太（走近亞伯身）！爹！是你麼？（她用手指觸他，去試驗是否肉體。）

亞伯 當然是我。別這樣。嘿，你碰我幹嗎？

史太太（向衆人輕輕的說）他沒有死。

賈朋 看起來也不像死了。

亞伯（聽了他們的低語，非常煩燥）蕙寶，你好久不來了；怎麼今天見了我，臉上直不高興。

賈太太 爹。你把我們嚇壞了。你身體很好麼？

維寶 喔，公公，我真高興，你原來沒有死？

史太太 （恨聲的低語）維寶，別瞎說。

亞伯 啊？什麼誰死了？

史太太 （高聲）不是，維寶問你頭痛好了點沒有？

亞伯 噢，好了點兒，維寶這乖孩子。

史太太 （向賈太太）他一向很喜歡維寶的。

賈太太 （向史太太）他也很喜歡我們的阿金。

史太太 你可以問問他金錶究竟許了你阿金沒有。

賈太太 （惶恐）現在不必問。現在我不想問。

亞伯 什麼，老朋，你穿孝！蕙寶你也穿，金寶，恆立，維寶你們都穿孝！誰死了咳。

史太太 爹，你認不得。是姊夫的親戚。

亞伯 什麼親戚？

史太太 他的表哥。

賈朋 (向史太太) 糟糕，我那兒有表哥。

亞伯 老朋，他姓什麼？

賈朋 (慌) 唔——唔。(也踱至桌前)

史太太 (在桌右提他) 張。

賈太太 (在桌左提他) 李。

賈朋 唔——張——李——唐。

亞伯 姓唐？你那位姓唐的表哥死在什麼地方？

賈朋 在——唔——在天津。

亞伯 到是怪可憐的，他比你大幾歲？

賈朋 五歲。

亞伯 呵，那末預備到天津去囉。

賈朋 是去的。

史太太和賈太太 不，不。

賈朋 不，當然不去。（他退至左首）

亞伯 （舉筷）唔，你們是等我吃飯罷，我倒也餓了。

史太太 爹，您老人家先喝杯酒罷。（下取酒杯）

亞伯 來，來，大家坐起來，快活快活。

（亞伯坐在正中。正朝觀衆。賈朋賈太太在左首。維寶取羹坐在亞伯身旁，恆立史太太坐在右首。女在內，男在外。）

史太太 老恆，你夾點醬鴨子給爹爹吃。

亞伯 不用夾，我自己來。（用筷取菜）

（史太太倒酒，祇有亞伯吃得很有滋味。）

賈朋 老爹的身體雖然不很康健，胃口倒很好。

亞伯 唔，沒有什麼，我剛躺了一會兒。

史太太 爹，你剛才睡着了沒有？

亞伯 沒有，沒有睡着。

史氏夫婦 喔！

亞伯 (吃喝大嚼) 我記不得了，不過我知道剛才好像有點頭暈，手脚都動不了。

賈朋 爹，你聽見什麼，看見什麼沒有？

亞伯 聽見聽見的，不過記不得了，你們大家都來呀。

史太太 我想你一定沒有瞧見什麼？你一定睡着了。許是做了夢罷。

亞伯 (怒似的) 我不是告訴過你，我沒有睡着嗎？糟極了，我應該記得。

賈太太 你看見妹妹和妹夫剛才到過你房裏來過了沒有？

亞伯 (搔頭) 讓我想——

史太太 大姊，他挺累的，你別問他。

恆立 別逼他吧。

亞伯 (忽然記起) 呵,該死!金寶,恆立,你們把我這張書桌子搬出來幹嗎?

(恆立史太太都默然無語)

聽見麼?恆立聽見麼?金寶!

賈太太 爹,怎麼樣的一張書桌子?

亞伯 就是那張,我在——

賈太太 (指書桌) 爹,可就是這張?

亞伯 是呀,這張桌子怎麼在這裏呀?

(頓。長几上的鐘打六下。衆眼集鐘。)

該死,這不是也是我的鐘麼?倒底這屋子裏出了什麼亂子?

賈朋 唔,(略頓)有這樣的事!

賈太太 (起立) 爹,老實告訴您吧!這簡直是同強盜一樣。

史太太 大姊你不要嘈囉。

賈太太 我不能不說，這簡直是不要臉。

恆立 得了，得了，大姊。

賈太太 你也好。做出這樣卑鄙的事。

史太太 (起立) 客氣點兒。別忘了這不是你自己家裏。

恆立 (起立) 得了，得了，別吵嘴了。

賈朋 (起立) 我內人有牠自由的發言權。

史太太 那末請滾出去，別在這裏放屁。

亞伯 (起立，擊桌) 都是混賬東西，倒底怎麼一會事？

賈太太 怎麼一會事？你的東西給人偷了。

亞伯 誰偷我的東西？

賈太太 妹妹跟妹夫呀。他們偷了你的書桌子，又偷你的鐘。(更行緊張) 當你死了！

恆立夫婦 簡直是胡說！

賈太太 我偏要說。他們當你死了。

亞伯 誰死了？

賈太太 當你死了。

亞伯 但是我沒有死呀。

賈太太 不過他們以爲你死了。

(頓亞伯的眼巡視全桌的人)

亞伯 好好！我明白了。難怪你們今天都穿孝。你們都以爲我死了。(咳)好好！(他坐下來仍復喝酒)

史太太 (啜泣) 爹。

亞伯 好好！你們真會分我的東西，好好！你們分得真快。

賈太太 爹。你別弄錯了，這是妹妹幹的事。

亞伯 金寶，你真利害。你知道我的遺囑不公平，是不是？

恆立 您有遺囑麼？

亞伯 怎麼沒有，在書桌子裏呢！

賈太太 爹，你在遺囑上怎麼說？

亞伯 現在也不用你費心，我要重寫一張了。

史太太 （啜泣）爹，你不要太難爲我。

亞伯 金寶，再給我倒一杯酒，滿一點兒。

史太太 噢，爹。（倒酒）

亞伯 我誰也不難爲他。我告訴你。自從你媽過了之後，我和你，金寶，住了幾年，又和你，蕙寶，住了幾年。現在我要寫一張新的遺囑，說我死後，把所有的東西統給那同我住的人。你們看好不好？

恆立 這倒好像中彩票。

賈太太 那末你以後願意同誰住？

亞伯 我正在這裏打算。

賈太太 爹，我想您知道同我們住在一起一定是很舒服的。

史太太 不是你說過他住在我這兒，還沒有在你家裏住得久嗎？

賈太太 一點兒也不錯。不過有了今天的事，我想爹不見得再願意住下去吧。

亞伯 蕙寶，那末說你要我再到你家裏去，是不是？

賈太太 我們總樂意您來。你歡喜住多久就住多久。

亞伯 金寶你怎麼說？

史太太 我到沒想到她今天換了個主意。（起立）爹，你知道我們上一次爲什麼翻臉呀！

賈太太 別瞎說，坐下來。

史太太 坐下來？哼，老實說，要是我留不住他，你也別想。上一次我們爲什麼吵嘴？還不是爲了你

一定不肯口說，把你煩夠了，一定要送到我們這邊來嗎？

亞伯 這樣看起來，你們倆待我都是一樣囉！

史太太 要是我有什麼對不起爹的地方，我認錯。只怕她……

賈太太 我也一樣。

亞伯 現在說得太遲了。你們倆都說不願意和我住就得了。

史太太 不，不。

賈太太

亞伯 啊，照你們那麼說，原來都爲了我的遺產。好，你們既不願意，我去和願意的人住就是囉。

賈朋 爹，你總得同一個女兒住呀？

亞伯 我告訴你。我明天要做三件事。第一件，重寫過一張遺囑；第二件，到租界上去付壽險；第三件，到大慶樓去結婚。

賈朋和恆立 什麼？

賈太太 結婚！

史太太 別是瘋了！

(衆驚駭)

亞伯 告訴你，我要去結婚。

史太太 和誰結婚？

亞伯 和那開酒店的林寡婦。我們正經打算了好幾天啦。（起立）我覺得我是你們討厭的東西，所以我去另找一個人，她情願，她喜歡服侍我，你們當然都要來喝喜酒的。（他走至後門）明天準十二點鐘。（開門）金寶，謝謝你替我把書桌子搬來。這樣明天搬到林和泰也可以省得麻煩。（他由中門下場）

——幕——

導演說明：

碰到這一類型的劇本的時候，導演人所負的任務便應當是作為處理喜劇的方法來完成所給予觀眾的感覺，把主題的意識藏在笑聲中送入觀眾的腦袋裏去。

這個劇本沒有動人的故事，也沒有明顯的主題意識，可是它却具備着充滿了喜劇空氣的風趣的台詞，正如一幅素描，一篇散文，在骨子裏却帶着辛辣的諷刺味。

處理喜劇，普通是有二種方法，一種就是誇張！一種就是表演真實。例如說，導演果戈里的「結婚」後者的方法較前者更能有效果，其原因乃是劇中的各個人物，他們或她們都是帶着自己的富有滑稽性的生活形態上場，各個因了不

同生活形態所造成的各種不同的動作，不同的語調的人物在一處時，這耐人尋味的戲劇性早已不然而然地流露出來了，所以要愈表演真實，喜劇空氣是愈濃厚。但是像這個劇本，這些人物都是平常的人，分析他們或她們的生活形態時，只覺得平淡，那就不妨在表演起來誇張一些，戲劇性是不易表演出來的。

怎麼樣把人物誇張呢？劇本已經決定史恆立是怕老婆的丈夫，史太太是個粗率紅臉的壯婦，嘴又會說，面貌不和善，這麼看來，這一對夫妻，還不是喜劇中人麼？只叫在這個原則內強調一下，把史恆立的外形顯得非常柔弱或者可以成爲瘦得不堪的長子，說起話來聲尖無勁，這麼一個人和肥胖，多說話的史太太對比起來，在形式上已經刻劃出他們的個性來了。賈太太和賈朋呢，劇本決定賈朋是個身矮又小的人，平時最愛說話，態度輕快，賈太太則有着和她妹妹一樣大的肥胖的身體，有威武，舉動極有禮貌，面色嚴正，但易引起怒，這一對夫妻，是以嚴正和輕鬆的對比，要在他們的態度上判別出來，賈朋要演得對於世事若無其事的神氣，而他的太太則拉長了臉，死板板地端坐着，死板板地說着話。魏亞伯，這個問題的中心人物，他是最後一個出場，觀眾只知道他已經死了，而如今忽然出現，一步一步地把這二個同胞姊妹的祕密拆穿，他的態度一定要沉着，說話一定要冷靜，這樣去配着二對夫妻的慌張，急躁，才會引起觀眾的微笑乃至於大笑的。

排演須知：

（服裝）

史太太（暗花布旗袍，罩上青布罩衫，腰束白帶，頭帶白繩，黑緞繡花鞋上縫上白布）

同胞姊妹（排演須知）

同胞姊妹（排演須知）

史恆立（長袍，布掛，小頂子黑帽）

史維寶（出場是花布旗袍，後來罩上單衫）

賈太太（黑布裙衫，白麻鞋子，頭帶白繩）

賈別（長袍，面盆帽）

魏亞伯（醬紅色舊袍，黑綢套褲，舊雙樑鞋）

（道具）

圓桌，圓椅幾，長几，方桌，中式靠背椅二隻，西式抽斗櫥，木櫥，竹榻（佈置在客堂內）

舊字畫（掛在長几上面的牆上）

碗筷四付，碟二隻（史太太開幕時用）

紙包（內藏醬鴨）（史恆立出場時用）

新鞋子（史恆立在場上換用）

鐘（史太太第二次出場時用）

西式書桌（史太太和史恆立用）

蔬菜四五碗，飯鍋，酒壺一，酒杯四（史太太用）

(效果)

脚步聲(史恆立出場前)

擊門聲(賈太太出場前)

重物衝牆聲

(化裝)

史太太(面紅,濃眉,將近四十的婦人)

史恆立(瘦削,瘡白,唇上兩瓣倒掛鬚,曲背的中年人)

賈太太(濃眉,扳臉,梳頭髻,四十許)

賈 朋(肥白,清秀)

史維寶(頭髮剪短,不很活潑,但天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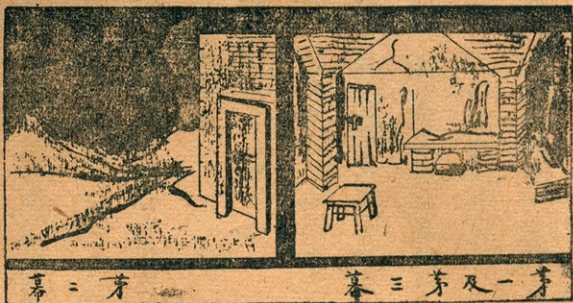
魏亞伯(七十歲年紀,精神康健,面色光潤,粗眉,高大的身體,灰白鬚髮)

本事：

史太太以爲她的討厭的父親死了,曠使她的丈夫實行先下手爲強的奪取遺產的方法,把一隻值錢的鐘和一個西式書櫥先從她父親房裏搬下來。

她的親姊姊賈太太和她的丈夫賈朋聽到了死訊，也很快的跑了來，賈太太也和她妹妹一樣是討厭她父親活着，同時又想他的遺產。這兩對夫妻，各顯神通，特別是同胞姊妹，各不相讓地在言語間針鋒相對，這兩個怕老婆的丈夫只能附庸着製造出許多笑料而已。

可是她們的父親並沒有死，方才只是喝了些酒睡一會兒罷了。他似乎別有存心，裝得完全不知道的樣子，和平日一樣的神情來和這兩對夫妻談話，同胞姊妹的祕密也就漸漸地給揭穿了。



幕二 茅

幕三 茅及一茅

飢餓

(二幕三場短劇)

涅悅洛夫作
金人譯

登場人物：

葉果爾·麥石珂夫——羸弱的農人

盧凱莉亞——妻

彼蒂加——十歲的孩子

杜妮亞——十六歲的女孩子

馬特悅——六十歲，麥石珂夫之父

阿鏗——更夫，老人

事情發生在一九二一年秋天的薩馬爾斯克省

第一幕：

小屋。馬特悅坐在靠桌子處の木凳上，彼蒂加躺在牆角的

床上。害着病。

彼蒂加 爺爺，你很想吃東西嗎？

馬特悅 吃一頓才好。

彼 爸爸不叫給你面包吃。

馬 我知道。

彼 他說，叫他吃草吧。

馬 彼蒂加，連草都沒有啊。（沉默）

彼 爺爺，吃草可以吃死嗎？

馬 誰知道，到時候，就知道了。

彼 爲什麼馬不死？

馬 它們的腸胃另一樣……（略停）

彼 昨天我坐在坑上，爸爸說：「我們的老頭子趕快死吧！」他這是說誰？

馬 說我。

彼 那麼，你快死了嗎？

馬 已經到時候了，累了……！

彼 媽媽也說：「全都得死。莫非沒有面包可以活下去嗎？」我可不願意……（略停）爺爺，它是帶着鐮刀走嗎？

馬 誰？

彼 就是死啊。

馬 它帶着一切走。誰要是碰上鐮刀——誰就得死。它是死就是死。我哪能知道！靈魂從人身上出去——就完了……

彼 （自言自語）可怕。（沉默）

馬 彼蒂加！你這是把什麼放在地板上啦？

彼 哪兒？

馬 那不是在地板上。

彼 (望望) 這是木片。

馬 我以爲是掉下來的面包皮呢……

彼 你哭什麼爺爺!

馬 有點斷念了……想吃點……

彼 我也想。

馬 五天沒吃了。

彼 爸爸到格拉柴甫克去了,也許能拿麵粉來。

馬 你替我看着點,彼蒂加。如果你們現在要吃晚飯的時候,就去故意地說:「你們爲什麼不叫爺爺呀?」

彼 當我們吃飯的時候,爸爸利害地罵着。媽媽給了杜恩加一塊,可是他奪過來了。他說,你們就像狗一樣搶,也不能把你們喂飽……!

馬 實在不能喂飽，我們是飢餓的人。

彼 我聽見，爸爸把她趕出去了。他說，去吧，我不能養活你了。杜恩加可就哭啦！

馬 噢噢！

彼 你怎麼啦？

馬 肚子裏絞起來了。

彼 爺爺，不要死！我害怕……

馬 噫，不行。肚子裏絞起來了。

彼 喝點水吧。

馬 哪兒有什麼水！要有一塊面包……

盧凱莉亞（上）用力才走到了。腦袋裏就像鐵工廠，用錘子敲着（把一個口袋放在木凳上）

彼 媽媽，你這是拿什麼來啦？

盧 草，刺草，草看見啦？

彼 你要作小點心嗎？

盧 (生氣) 作力量都沒啦，像蛇一樣走……什麼也看不見！走啊，走啊——跌倒啦。(馬特悅抬着

身) 你上哪裏去？

馬 想到炕上躺一下。也許暖有一點。

盧 也不知誰應當死。自己是飢餓的人，還得養活他。(大聲) 爸爸！

馬 (在炕上) 喊我幹什麼？

盧 司皮里端諾夫家的人找到了粘土，你到那裏去一蹓吧。他們說，它可以吃——

馬 我怎麼能去？我的腿不受使喚了……

盧 慢慢地走呀，也不趕你走。

馬 我走不好。

盧 噢，誰去呢？你走不好，我走也不好。彼蒂加——是個小孩子，誰能去？

馬 我是愿意……我的腿不受使喚——道上會跌倒。

盧（疲倦地）嗷，叫我坐坐吧。給我粘土自己就會到我們家裏來。你既然也想吃麵包……

馬 麵包？麵包在哪里？

盧 喜歡啦！（大聲）去取粘土吧！我們不能養活你了……

馬 去，去。爲什麼罵呀？我去。

盧 不是我，不是我罵……我苦悶得慌，是這里（指心）疼……

馬 我不生氣。我的外套在哪里？（繞屋子走）彼蒂加，你沒有看見嗎？沒有外套，我是走不到的。

盧 多弄點來，可以弄一普特來。

馬 我去。（向彼蒂加）沒在你身下嗎？

彼 沒有。

盧 你找什麼？

馬 沒有外套我可走不到。

盧 走得到，是冬天嗎？

馬 叻，好啦。就算走得。帽子在哪兒呢？

彼 媽媽！

盧 不要轉啦。（向馬特悅）還要幹什麼？

馬 帽子哪兒都找不到。

盧 去吧，去吧，沒有帽子也能走到。

馬 叻，好啦。就算走得。給個什麼來裝啊。

彼 媽媽，爸爸快回來了嗎？

盧 回來，跑着呢。（略停）我要幹什麼？你們把我弄昏啦。（把草由口袋抖了出來）（向馬特悅）哪

快點去吧，如果黃昏時光不回來，夜間可不要走，會被搶去……

馬 給我一根什麼棍子——柱着點。（坐下）

盧 你怎麼坐下啦？

馬 稍微歇一歇，魂靈要冒出去啦。

盧 哎呀，苦惱，我的苦惱！那里可不會留着什麼。莫非它們還等着你嗎？

馬 你不要罵我。我又不拒絕。給我一根棍子——我就走。

盧 我被你們——老的和小的——弄昏了。（下）

馬 （自言自語）看來，沒來粘土就不能塗住不幸了。也沒處喊叫。誰能聽我的呢？人們的心都失

掉了，你展轉在腳底下——他們看不見。（大聲）彼蒂加，跟我去吧！

彼 我上哪兒去？我病着呢。

馬 我算是什麼強健人嗎？我們全都病着……瞧瞧我……彼恰，我也許從那裏回不來了呢：

盧 （上。把一根棍子遞給馬特悅）哪，快點去吧。

馬 媳婦，我走不到啊。

盧 怎麼，不願意了嗎？

馬 氣喘啊。

盧 誰來養活你呢？你指望誰呢？

馬：呸，好吧。我去。

盧：你不要指望我們。我們也是咬著最後一根手指頭。快爬進墳墓了。自己爬，自己……努力爬……

馬：走走。難道我不知道嗎？就是我的腿不受使喚呀。（慢慢地下去）

盧：噢，生活呀！現在要怎麼辦？吃草，吃粘土——往哪里去？世界上真就沒有那種人了嗎？當我們有的時候，我們曾經佈施過……並不是論塊，而是論車，由我們處拉了走；有莫斯科的人們，也有各處的人們……自願地布施過了……（向觀衆）我的同胞們，你們聽不見嗎？我們要滅亡了……生命懸在最後一條線上……（哭）

彼：媽媽，我要吃。

盧：我到哪裏拿去？到哪裡？

彼：用草烤點。

盧：你是個混東西，彼蒂加。應當先把它晒乾，然後才能搗碎。有一個點心——給你父親留着。你

把腰帶結緊些，躺下吧，不要想這個。你要想的時候就更糟。（用另一種腔調）也許父親在黃昏時候能回來，帶點什麼來，我來叫醒你。先睡吧。閉眼！

彼 這個城市在哪兒？

盧 還有什麼城市？

彼 我們的杜恩加到哪里去了？

盧 我哪能知道？它們很多……（把草收到木凳上）

彼 爸爸說過——它那里有很大的房子……

盧 睡吧，睡吧。不要問我。（進到廚房去）

彼（自言自語）不久以前我夢見了一座城市。好大呀！我走着，街上站着些鄉下人。我望着他們，但是這又是些城裏人。（不爲人注意的杜妮亞上。在門限處站了幾秒鐘。彼蒂加望見她喊）媽媽，杜恩加

來啦……

盧 主啊，饒了吧！你是從哪兒來呀？

杜妮亞 (安靜地) 回來了。

盧 怎麼回來啦?

杜 在車站上,鬧病了。

盧 等等,等等,到城里了嗎?

杜 我沒走到。

盧 那末說是沒去呀?(沉默)你就算完全回來了嗎?

杜 不知道。

盧 怎麼不知道?

杜 我一個人到哪里去?

盧 可是瑪爾福莎在哪里?

杜 火車把她軋了。她爬到車頂上了,可是把雙手折斷了。我喊着:「站下,站下!」但是它開了,就是那個火車頭!莫非你能拉住牠嗎?我沒有法子,只有哭了……想要往前走——他們不帶

我。有四天的功夫失了知覺，想着——回家都走不到了。

盧 最好，女兒，最好……

杜 他們像拋狗一樣。一個人來到我的面前欺侮我了。他說，我帶你坐車……

盧 你怎樣呢？

杜 是呵，我坐上……他開始撫摸各處……

盧 叭，叭，面，包，算，讓，你，打，掉，啦……我們怎麼對父親說……

杜 （安靜地）我走。

盧 你往哪裏去愁人啊！如果他們再欺侮你，你就湊和了吧。上帝保佑他們。我們趕你出去，並不是爲了好，昏姑娘！是我趕你出去的，我——是親生的母親……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

杜 媽媽，走，是真害怕。不是患窒扶斯死掉，就是掉在車輪下面。都哭着……

盧 在這裏就不死了嗎？像雪橇一樣亂轉。想要開座飯館子——莫非馬上就能養活我們嗎？

（略停）噢，噢，苦惱，噢，噢，苦惱，脫衣裳吧，現在反正一個樣。一同哭吧——五個人在一起……

(下)

杜 爸爸在哪兒？

盧 到格拉柴甫克去取面粉了。

杜 你們沒有點心嗎？

彼 你瞧，爸爸要罵的。

杜 我不過這末問問，不是要吃。

彼 你又要在我這裏住下去嗎？

杜 稍微住些時。你幹嗎躺着？

彼 我的腿腫了。奶奶死了，娜妞特格·彼特魯欣娜也死了……把鞋匠瓦西里咬死了——因為他吃草吃的生蟲了。

杜 在車站上軋死了三個鄉下人，一個女人自己投到軌上了……

彼 投到鐵軌上嗎？

杜 是啊，投到鐵軌上。她哭啊，哭啊，走過去了，躺在軌道上了……

彼 哎呀呀，這！

盧 (上) 父親沒帶面粉來(向杜妮亞) 你不論到哪裡去吧，他要罵的。(杜妮亞想要走進廚房去) 不要，不要到廚房去，聽見了嗎？

杜 現在，我到哪兒去？

盧 到院子裏去，到院子裏。

杜 連一小塊都沒有嗎？

盧 去，去，我跟你拿。

杜 兩天沒吃東西了。

盧 去吧。爲了耶穌他要打啊……(杜妮亞下) 苦惱接連地向不幸的人的頭掉下來，簡直不能想。

彼 媽媽，我們要吃什麼？

盧 別說，別說，我不知道。杜恩加到哪兒去啦？噢，腦袋呀！

葉果爾（上）呸，謝謝你，主啊（扔掉口袋）弄面粉！

盧 我叫老頭子去取粘土啦！

葉 兩條路任走一條，或者趁着掘好墳墓，或者拘攣着腿在路上號……

盧 司皮里端諾夫家的人尋到了粘土，用它來烘面包……

葉 我用了最後的力量才走到。

盧 我弄了些刺草來。

葉 你不要和我說話，我苦悶得很！（略停）我們的貓在哪兒？

盧 什麼貓？

葉 阿烏拉林家的人就吃貓。誰的院子裏有狗——就把狗殺掉。

盧 主啊，救命吧！

葉 不會救的。如果按時下雨——不會像現在這樣吡着牙坐着了。不行，看來他——不過是神

話而已。

盧 你不要造孽吧，葉果爾·米基菲雷赤，沒有比這再糟了。

葉 這有什麼糟的？啊，指到身上——就得抗到，不抗到——就得斃死。反正，誰也不來哭……

盧 也許人們會有什麼憐憫呢……

葉 憐恤，莫非還要一些憐憫嗎？給我們一小塊——就能活下去嗎？應當明白我們的不幸……

……不明白——就把所有的人都毀滅……

盧 我還留了一個草，作的點心。你吃吧！

葉 你的點心能幫什麼忙？明天怎麼辦？

盧 (遞過點心) 你吃吧，吃……我去取些水，點上自沸壺。(下)

葉 這就是你的生活！(望彼蒂加) 兒子，事情真糟啊。

彼 爺爺去取粘土去了。

葉 粘土祇能作盆。

彼 爸爸，給我一塊，我的肚子痛。

葉 (微笑) 你想吃嗎？

彼 嘴裏疼。

葉 那麼我吃什麼？

彼 給我一丁點兒……

葉 (拋點心于床上) 吃吧！(自言自語) 把所有的人都掐死吧——手又抬不起來；養活吧！又沒有東西……往哪里去？

彼 爸爸，杜恩加來了。

葉 什麼？

彼 在站上害病了。

葉 你胡說的什麼？

彼 她藏在院子里，怕你……(盧凱莉亞上)

葉 女兒回來了嗎？

盧 (驚慌) 我已經罵了，罵過她了……混孩子，你是什麼東西？

葉 病了嗎？

盧 沒有，她爸爸，沒有，在站上害了一點病……她已經好了。你不要罵她爸爸。她又要走……

葉 找回來吧，如果不願死，可是我不能……沒有力量了！只賸了偷的一個門道，殺死誰，或者把自己殺死……

盧 葉果爾·米基菲維支，你不要說這些話。

葉 我沒有什麼別的話……沒有！你明白嗎？沒有！去找吧！

杜 (跑上) 媽媽！(忽然停住)

葉 害怕了嗎？

杜 爸爸，爺爺死在村裏了。

葉 呸，死去吧。(轉向窗戶靜默) 全快死了。

盧 那末粘土，他弄的，在哪兒？

杜 我不知道。

盧 我是去叫他弄粘土啦……莫非沒有弄到粘土……

——幕——

第二幕：

第一場

夜，空地上有幾所貯藏室。葉果爾手持鐵棒走近其中之一。盧特莉亞悄悄跟在後面。

葉 略微向一旁站着，好好地聽着。

盧 我全身都哆嗦……聾了。

葉 少說吧。

盧 葉果爾·米基菲雷赤，站一站。

葉 還有什麼事？

盧 等等，我說。

葉 你願意我敲你的腦袋嗎？

盧 有人聲了……

葉 人聲在哪里？

盧 在那里……

葉 (聽) 沒有人。略微向角上站站，把頭巾揭下來。爲什麼穿身白衣服？

葉 (把鐵棒塞進鎖鼻去) 好給實，鬼東西，弄不壞……

盧 他爸爸葉果爾·米基菲雷赤！

葉 你不要在手底下嘟囔。

盧 你聽，可是你等等…… (聽見梆聲彙彙)

葉 媽的，更夫來了！

盧 啊，走，走！

葉 那末要吃什麼吃磚頭嗎？（用鐵鎖棒砸鎖）

盧 噢！

葉 你能靜默不？

盧 來啦……向這裏走來……

葉 站着在這邊望着。（進牆進去）

盧 （獨自）主啊，饒恕我們有罪惡的人吧。我們這是幹什麼呀？我看不見……有人在那裡輕輕笑……（躲開）

葉 （走出）盧凱莉亞，跑到哪兒去啦？

盧 （走出）我在這兒，在這兒……

葉 你的釘子在哪兒？

盧 我什麼也看不見……

葉 不要擺手啦！給我釘子！

盧 我的爹呀，我把它弄丟啦……我把它丟在哪兒啦？

葉 住口！快藏起來，來了……（藏在牆後）

阿鏗 （走近來，大聲敲着梆子） 一個人死掉別的人看不見人，看不見人，眼看鎖是在掛着。我看不

見你的苦惱，也就像在岸上的小魚，我們都斃死。（坐在樹墩上裝着煙袋）偷盜是有各式各樣的竊盜。我哪里能全看到。在這樣的黑夜，從衣服口袋裏掏——你也看不見……（略停）會趕上了這種年月！全省的人都等着餓死——誰也沒有法子。是的，頂好能有人把我們的，不幸捉住，從四面八方把它包圍起來……叫它沒處可藏。奇怪的事件！籬笆要倒！把它支住。柱子要爛掉，它還能站着。（聽）是耗子嗎，在倉房下面吃東西嗎？我去敲敲吧……反正你也不能看住賊……因為只賸下這一條習慣了……（下）

葉 （從牆後悄悄出來，毀着鎖） 我的手哆嗦……

盧 （走出） 我一點力量也沒有……拉倒吧……

葉 少說！你以為我高興嗎？自己來破壞自己，你却用這些話來傷我的心……（匆忙地）下來了，

下來了！下來了……進貯藏室去！我來把風……

盧 我不能殺了我……也不能。

葉 (柔和地) 呸，你是怎麼地……小姑娘嗎？我在這裏——離你不遠。

盧 心跳得厲害，哆嗦。

葉 不要說啦！進去。

盧 主啊，饒恕吧！我們這是幹什麼？(進門，大聲喊叫) 啊！

葉 媽的！

盧 有人捉腿呢。

葉 耗子，這是耗子，不要怕！

盧 我找不到面粉！

葉 找到什麼啦？

盧 什麼也沒找到。

葉 有，那裏有。不久以前他們放過袋子。

盧 找到了，找到了……半口袋。

葉 快點拿來！

盧 手哆嗦得很哪！

葉 啊，好啦。

阿鏗 （迎面走出） 你幹什麼？

盧 爹呀！（跑）

阿 來人呵！

葉 阿鑑叔。

阿 強盜呵。

葉 阿鏗叔，（拋掉袋子）可憐可憐吧。（下跪）

阿 更夫！

葉 (跳起) 殺死你! (抓住阿鏗, 兩人倒下。葉坐在上面) 殺死你住口!

阿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下去!

盧 (跑近來) 葉果爾! 葉果爾! 你是我的好爺爺! (拉住葉的手)

葉 撒開!

盧 放開, 放開他, 放開。

葉 我怎麼能放開他? (用力掐嗓子) 不要踢蹬吧!

阿 啊啊!!
啊啊!!
……

盧 葉果爾·米基菲雷赤, 放開吧, 爲了上帝!

葉 現在已經完了。我把他掐死了…… (無意識地環顧着, 拿起口袋) 快跑吧!

盧 主啊, 饒恕吧? 殺人了……

夜。景同第一幕。葉果爾的小屋。彼蒂加躺在床上。杜妮亞在地板上。葉果爾帶着口袋進來，盧凱莉亞跟在後面。

葉 (置口袋子門坎處) 他們睡着嗎？盧凱莉亞，看看。

盧 (輕輕地) 杜妮亞睡着呢。彼蒂加誰也聽不見。

葉 我們把面粉放到哪里去？

盧 我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放在坑上行嗎？

葉 坑上應當放在地板下面。

盧 不用問啦，葉果爾·米基菲雷赤，你更明白。女人我就是女人，明白什麼？

葉 看着，誰也不要告訴。我故意到城里去。彷彿從那里拿來……

彼 媽媽！

盧 (驚慌) 睡吧，睡吧，睡吧！

彼 爸爸拿面粉來了嗎？

盧 你是怎麼啦？主保佑你，什麼面粉，睡吧！

葉 （向彼蒂加）你看見什麼了？

彼 我什麼也沒見，睡着了。

葉 揪下你的腦袋來。

彼 天知道，爸爸我什麼也沒看見。

葉 （向盧）和我一同去。（拿起口袋，一同走出）

彼 杜恩加，你睡着嗎？

杜 你呢？

彼 爸爸拿面粉來了。

杜 什麼話也不要說。

葉 （上坐）我真把他掐死了嗎？（略停）無論如何這點面粉也養活不了自己……如此這般

——還是死。

盧 (上) 葉果爾·米基雷赤，我不高興這面粉，它不會爬到口里去……

葉 不要怕！

盧 他們要來搜查。

葉 住口 (跳起) 你願意我把你掐死嗎？(略停) 如果你們說話，我把你們全都掐死。躺下睡！

盧 我怎麼能睡？快到早晨了。

葉 我先出去。有人來問，就說——沒在家。不要拉舌頭。

盧 葉果爾·米基雷赤，我辦不到。

葉 不要說啦！(下)

盧 (念叨) 你們是我的親愛的孩子，不要壓迫我啦，不要虐待啦，可憐可憐不幸的人吧。我沒有法子來憐憫你們了，也沒有方法養活你們了。你們靜靜地，不要訴怨地死去吧。(哭)

杜 (跳起) 媽媽，撕裂我……

盧 出去，出去！

杜 (向門坎處爬去) 噢！

盧 死啊，死啊。全都快死了……

葉 (上) 沒有力量了，我哪里也去不成，就叫來逮捕吧。

杜 (由門坎處) 媽——媽！

葉 她怎麼啦？

盧 因為吃草生蟲子了——要死了。

葉 杜恩加，你要死嗎？

杜 (斷續地) 是，是。噢！

葉 我也不很好。就這末吮唾着。

盧 我們的死……結局……

葉 作些點心吧，現在反正一樣了。在沒奪去時，你就吃吧。我一個人負責。

盧 不行，葉果爾·米基菲雷亦，我不能看它——會看見阿鏗。

葉 給孩子們烤吧。

盧 我們是幹了什麼事啦？

杜 喝水！

盧 葉果爾·米基菲雷赤，救救吧！

葉 反正得死，我不救……

盧 杜妮亞……女兒！葉果爾·米基菲雷赤，來把她放回原處……

杜 不用……我在這裡吧……

盧 我給你烤點心……

葉 去把面粉拿來……

盧 我馬上馬上……（下）

葉 （遲疑）我真把他掐死了嗎？（彼蒂加坐在床上。葉望着他）你看什麼？

彼 我想吃……

葉 馬上就烤點心來了……

彼 爸爸，你拿面粉來了嗎？

葉 住口！

彼 我誰也不告訴……

盧 (她激動的跑上) 葉果爾·米菲基雷赤，爐灰！

葉 什麼爐灰？

盧 我們偷的爐灰……瞧 (把糞的爐灰遞過去) 口袋裏不是面粉——是爐灰……

葉 (略停以後) 呶，有什麼法子呢？你們三個躺下吧，我將來埋你們……再沒有什麼可指望的

了——死……

——幕——

導演說明：

這是屬於寫實主義的作品，全劇自始至終是暴露着飢餓的一羣。主題就是飢餓。

顯然的，在任何地方來演出這一個劇本的時候，只叫這個地方的社會還是爲資本家所把持的社會；在任何時候來演出這一個劇本，只叫這個時候還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沒有毀滅，這個劇本在主題之外，它的另一個超主題意識，總是存在着的。譬如說，我們要在此時以中國式來演出，這一羣飢餓者，無疑地便是毀了家園，失了食糧的難民羣了。

在目前，我們要上演一個劇本，都不能與政治不發生聯繫，主要的是戲劇的社會價值的確定乃是一元論底的，所以我們的演出也非如此不可了。

根據這一點，一個導演者在處理這個劇本的時候，他可以不必忠於原作，這原因是忠於原作的演出在現在與我們並無重要性，甚致於可以改動，爲適合目前的中國情形，把在一九二一年秋發生在薩馬爾斯克省的災荒情形一變而爲是在一九三九年的中國抗戰時期的任何一地的難民的飢荒。

導演這個戲的最好方法，却不應當完全是寫實主義的，因爲我們是把它作爲宣傳用，通過戲劇的形式來傳達被迫害的難民羣的堅苦的生活情形，所以應該在表演上特別加重力，使得飢餓的襲擊是更可怕，而愈反映出飢餓者們的敵人所賜與的罪惡。

排演須知：

(服裝)

葉果爾·麥石珂夫(破舊, 襤褸的西服) (中式演出可穿普通農夫裝)

飢 餓 (排演須知)

飢 餓 (排演須知)

盧凱莉亞 (脫了色的花布衣服) (中式演出可穿黑衫布裙)

彼蒂加 (襯衫, 短褲) (中式演出可穿小衫褲)

杜妮亞 (花布短服) (中式演出可穿藍短衫, 黑布褲)

馬特悅 (襪襖的西服) (中式演出可穿舊布襖)

阿鏗 (破帽, 舊西裝) (中式演出可穿布長衫, 腰索布帶)

(道具)

破舊木桌, 木凳, 三板床, (佈置在屋內)

口袋 (內藏草)

農具二三種

水壺

鐵棒 (第二幕葉果爾用)

椰子 (第二幕更夫用)

另一袋 (一半裝着爐灰)

(如改爲中國式演出, 道具也全部改爲中國農村內所通用的。)

(效果)

藁囊聲(第二幕第一場更夫敲梆子聲)

(化裝)

葉果爾(中年農人,羸弱,瘦削,眼睛凹進,顴骨突出)

盧凱莉亞(中年婦人,風塵滿臉,憂愁,瘦削)

彼蒂加(萎縮,茶黃色的臉)

杜妮亞(蒼白色,紫色嘴唇)

馬特悅(老農,白髮,沉着,駝背,無力)

阿鏗(普通老人,但較有精神)

本事：

一羣飢餓的人。

飢餓把他們鎖住了,死神在等待着他們。

飢餓使他們失掉了愛,失掉了感情,失掉了人性。

妻子把她的父親趕走了,因為養不活他。

飢 餓（本事）

夫婦兩個把更夫殺死了，因為要偷貯藏室中的食糧。

父母親眼看見自己的兒女餓死。

兒女們也活生生地看見自己的父親發瘋。

這就是「飢餓」！！

保祿·摩萊爾

拉里柯甫著
索原譯

登場人物：

沛勒上將（約六十歲）

寶洛克中尉，上將的副官（年輕）

值日官（年輕）

古司泰伏·摩萊爾醫生（約七十五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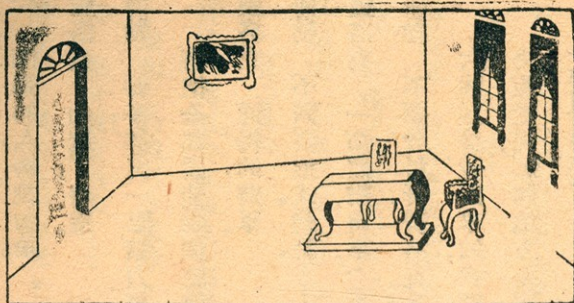
保祿·摩萊爾，醫生的兒子（約二十八歲）

瑪特萊諾，上將的女僕（二十歲）

士兵兩人

場面：巴黎凡爾塞軍主將沛勒上將的參謀部

時間：一八七一年五月



沛勒 (翻閱着文件) 匪徒……他們準備火燒整個的巴黎城，寶洛克，馬上下令——一切放火

擲彈的人格殺勿論。

寶洛克 知道了，將軍。

沛勒 要多拿出一點精力來幹啊。我們不能太講人道了。我們在巴黎已經第四天啦，可是還沒
有把全部匪徒剿個乾淨呢。懂得吧？

寶洛克 懂得的，將軍。

沛勒 不需要形式、禮貌……不必捉活的。

寶洛克 一切照辦，將軍。(掛鎗聲，寶洛克開聲塞戰)

沛勒 不要發抖呀，寶洛克。凡爾塞軍的將校不該有那樣衰弱的神經的。那鎗聲是從洛集街第
六號牆後發出來的，我們的光榮的英雄萊康和克萊曼就是在那邊陣亡的。人們在那里鎗
決叛徒呢。那個地方要灑遍那些匪徒的血……！

(值日官進內)

值日官 報告將軍——解來了二十七個公社的黨徒，在沙袋旁邊抓到的。

沛勒 帶到洛集街鎗決去。總之，不要多問……除非是緊要的公事。

值日官 是。（退下）

瑪特萊諾 將軍，您的咖啡煮好了。

沛勒 好極了。不要讓它冷了。我馬上來了。（排鎗聲）

瑪特萊諾 （發抖）呵，鎗開得多厲害？

（值日官進內）

值日官 將軍，特瑪爾旦上尉來報告：在夏梯洛娜廣場上，經過了一場激戰之後，抓到一隊義勇隊和它的總司令保祿·摩萊爾，一個巴黎公社的黨徒。

沛勒 摩萊爾？怪熟的……

寶洛克 大概是古司泰伏·摩萊爾醫生的同姓人吧。誰不知道這個怪物，帽子也不戴，在巴黎城裏闖來闖去，獨個兒自言自語的。

瑪特萊諾 那裏是同姓還是摩萊爾醫生的兒子呢。

沛勒 瑪特萊諾，你也有些知道這個人嗎？

瑪特萊諾 有誰不認識這個美男子紳士，保祿·摩萊爾的？我以為——對他不感到興味的女人，在巴黎怕一個都找不出。

沛勒 哈哈！爲什麼呢？可是奇怪的是一個紳士，美男子，巴黎女人的情人——却是一個強盜團的首領！好，反正是一樣的。（向值日官）也帶到洛集街第六號去。懂得吧？

值日官 全部帶走嗎？

沛勒 一律帶去！

古司泰伏 （幕後）讓我……我跟將軍有要緊的事。（進來）對不起，將軍，沒有得到許可我進來啦……我對您是不妨事的。我是古司泰伏·摩萊爾醫生，人家告訴我：我的兒子，唯一的兒子，在夏梯洛娜廣場被捕了。

沛勒 那你要什麼呢？

古司泰伏 將軍，請您延期處決吧。我懇求您。只要十分鐘，就是五分鐘吧。我解釋給您聽，您就懂得我的意思啦。這是一種悲慘的誤解……保祿·摩萊爾不會是一個強盜。看上帝的份上

……（跪下）

沛勒 不要這樣謙卑，摩萊爾先生。請站起來，我聽你的話。（向值日官）下令把保祿·摩萊爾帶到參謀部來，在我下令處決以前，保全他的生命。

值日官 是了，將軍。（退下）

古司泰伏 我感謝您，將軍呵，現在我的保祿得救啦……

沛勒 說吧，我聽你的話。瑪特萊諾，不要把咖啡忘了。

瑪特萊諾 知道了。（退下）

古司泰伏 將軍，我跟您一樣，爲祖國效勞四十多年了，我過去沒有一些污點。全巴黎都認識我，敬重我的。我兩次把鐵葉爾太太從死中救活，也有一次醫好了您的太太。請記一記吧，將軍。

沛勒 是的，我記起來了……謝謝你。可是你現在向我要什麼呢？

古司泰伏 謝天謝地，您沒有忘掉。您記起了我的棉薄的效勞。現在您把您的心腸柔和下來了。饒了我的孩子吧！他是我的獨生子……他在小孩子的時候便沒了娘……沒有教育他的人……沒有好的影響……而我自己是太忙啦……結果，他被人誘惑走到了那羣侮辱法蘭西的人那兒去了。他的行動使我衰老。我壓縮着我的心，可是我不能中止不愛他，我希望他會清醒過來，覺悟他的錯誤，回到我的身邊來……唉……我不是替他辯護。他是有罪的，可是我懇求您，看我的份上，饒恕了他吧。將軍，您也是做父親的人。您有很好的子女，而且愛着他們的……

沛勒 我懂得你的意思，摩萊爾先生，我很抱歉。我不能做什麼。你的兒子對祖國犯了罪。就算他是我自己的兒子吧，我也沒有權利赦免一個祖國的叛徒的。

古司泰伏 呵，不……不是赦免他。審判他把他充軍到卡萊特尼去，把我驅逐出國，但是現在，現在請您延遲他的處決。將軍，我比您年紀更大，我是一個老頭兒，一個科學家……可是我跪在您的面前……饒了我的保祿吧，這事件只有靠您的大力……（重新跪了下去）

沛勒 起來，起來！唔，好吧，摩萊爾先生，我想給你點辦法吧。法蘭西政府是寬大爲懷的，如果我
把你的兒子交給正義的手中，它不會斥責我。但是有一個條件：只要你的兒子宣誓，不再做
法蘭西的敵人。如果他不這樣做，我一定要用對付其他一切俘虜的辦法對付他。

古司泰伏 呵，將軍！我不知道怎樣感謝您啊？現在我的兒子得救了……他會懺悔。他將快活地
捨身爲法蘭西效力。他要爲您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呵，他會怎樣快活呀……

（值日官進內）

值日官 將軍，鐵葉爾先生請您半小時之後上他那裏去。

沛勒 唔，好吧。派人去通知，說我準時趕到。下令準備馬車。

值日官 鐵葉爾先生已經把他自己的馬車送來了。

沛勒 好極了！我馬上去好了。但是保祿·摩萊爾在那里呢？

值日官 在外頭拘留室裏。

沛勒 帶他這兒來，別的人也……你跟我來，我告訴你怎麼辦。（起立，向寶洛克）命令已經寫好了

嗎？

寶洛克 寫好了，將軍。

沛勒 好吧，我回來之後再簽字。現在讓摩萊爾醫生一個人留在這裡吧。再見，摩萊爾先生，立刻去叫你的兒子來了。（和寶洛克值日官一同退下）

古司泰伏 （看窗外滿天通紅）不幸的巴黎燒得這樣厲害。（排鎗聲）鎗開得這樣利害。人家也能

夠把我的保祿同樣處置的，要是……（值日官保祿和士兵一人進內）

值日官 摩萊爾先生，依照沛勒將軍的命令，准許你和你的兒子談一小時的話。要是在這個時間內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他將當作夏梯洛娜廣場上的俘虜不經審判而被處死。摩萊爾先生，你的兒子要是逃走了，是要你負責的。

古司泰伏 呵，是的，我用我的灰白色的腦袋來擔保。我相信，我的兒子決不會企圖逃走的。

值日官 現在是十一點。十二點你要給將軍一個答覆。（退下）

（稍歇）

古司泰伏 坐下了，保祿。

保祿 謝謝，我的腿還不走。

古司泰伏 是的，你現在很興奮。不要絕望，你的命運是可以變更的。全巴黎都認識，尊敬你的年老的爸爸的。我醫好過鐵葉爾，甚至還幫助過沛勒將軍……

保祿 爸爸，這跟我不相干。那麼，言歸正傳吧。我很急於……

古司泰伏 是的，是的，言歸正傳……一小時之後，人家要拿你鎗決，你聽見沒有？

保祿 聽見的。

古司泰伏 你知道嗎？保祿，人家將把你鎗斃，像打死一條狗一樣！

保祿 我知道的。

古司泰伏 而你怎樣想呢？

保祿 我想死。

古司泰伏 你不怕嗎？

保祿 不怕。

古司泰伏 這我不信！……你欺騙我，欺騙你自己。一切活着的東西多愛生怕死的，你不能是個例外。

保祿 爸爸，有一種比拷問和死的恐怖更強的感覺呢。你也許不知道這個，但它有時候會生長在人的心裏。

古司泰伏 那麼你爲什麼有些煩惱的樣子？

保祿 自然，我不能毫無顧忌地死去。有一個思想使我悲傷，就是幾千年來爲人們迫害的那個偉大和美麗的理想是否將跟我一同死去。不會的，我相信——那個思想是萬古不朽的！偉大的理想是不會死的，它們也不會被人殺害，除非人們殲滅這整個的人類，除非燒毀我們生活着的這個地球。

古司泰伏 保祿，不要太興奮了。不要發瘋吧！安靜地聽我說話。生命超過一切。還是活着吧。人家把生命送給了你呵！

保祿 哈哈！我這個「著名的罪犯」，人家要我活着呢！你爲什麼需要我，而我爲什麼需要你呢！
古司泰伏 我的兒子，是爲了我，爲了我的幸福。呵，對於我你是唯一的，我——是個老頭兒，可憐我吧……

保祿 爸爸！你的幸福比了全人類的幸福值得些什麼呢？你的痛苦比了全世界的痛苦值得些什麼呢？

古司泰伏 你的死會減少人類的痛苦嗎？

保祿 我的死只不過是滴水，但是在幾世紀之間，千千萬萬的像我那樣的死，——那就是一場狂風暴雨，它終要洗去一切阻礙，爲全人類的幸福開闢出一條路來，它是要來的，也許隔了很久但是要來的……

古司泰伏 幸福，幸福，我的兒子，你年輕，你的腦袋在發燒，你的靈魂是天真而高貴的。但是你缺乏世故，你所夢想的幸福永遠不會來的……這是個幻想，青春的夢想……

保祿 我不信你的話！但是要是正像你所說的那樣，那我更願意死啦，要是這世界已經是這麼

腐朽，它不能產生出新的生命，創造出新的幸福？我活着幹嗎呢？

古司泰伏 保祿，考慮一下吧。一切都是廢話，夢囈。放棄你那沒有代價而死的思想吧。

保祿 我們不談這些哲理吧。現在對於我是怪討厭的。說吧，你需要我什麼？

古司泰伏 保祿，我需要你的生命。沒有了你，我將孤獨地活在這個世上。我懇求你，不要讓我孤獨，給一切人所遺忘。記一記吧……我曾經是你的保姆，你的僕人。可憐我吧！如果你需要幻想，你可以找一個別的，更完美的，更有價值的：只要你說一句話，法蘭西的政府將給你生命和自由。此外，它將給你許多恩典。

保祿 爲了得到生命的權利，我應該說些什麼話呢？

古司泰伏 你只要說些無關緊要的話。那是很容易的，你說，你是被人誘惑的，說你做錯了事……總之，你說你已經覺悟了……

保祿 叫我的舌頭麻木吧，要是我說出那樣的話來！只要我一想到這件事，讓我的腦壳炸裂吧。
古司泰伏 保祿，不要太興奮了。這話你只要對我一個人說，不用再對別人說的。

保祿 那我的行爲更卑劣了！

古司泰伏 保祿，我親愛的保祿！

保祿 爸爸，拋棄你那引誘我做最卑鄙的事的希望吧！你要讓幾萬巴黎的殉難者復活起來扼死我……那個站在最前線的人……你要叫我出賣我的伙伴，我跟他們比弟兄更親密在一起站着的……

古司泰伏 呵，怎麼辦呢？保祿，九分鐘之後將已太遲了，而你將滅亡？

保祿 怎麼辦嗎？要是你愛我的話，請祝福我正直的死。你想想吧，這件事是多麼偉大，我爲了它而死，千萬的人爲了它而死……你要那樣做，好叫我勇敢快活地挺着胸膛對着膾子手的手彈……你要那樣做，好讓我的死亡比我的誕生更足使你自豪……這便是你該做的事，爸爸，要是你是愛我的話！

古司泰伏 你是對的……保祿！但是我……老了……我沒有力量像你那樣做……我在精神上是個弱者……保祿，保祿！幫助你的無力的老朽的爸爸吧。（哭）

保祿 爸爸，把你多餘的生命，貢獻給人民的幸福吧——獻給被壓迫者的幸福吧——這便是我的遺囑，你是老了，但是我們的事實——我們的理想會給你新鮮的力量和青春的。你將感覺到，會體驗到：你是不死的，膺子手的威脅也不會使你恐懼……

古司泰伏 保祿，我的孩子！原諒我的畏縮吧……你死吧，正直安寧的死在你的高貴的戰崗上吧……我我——老頭兒祝福你……（大哭）

保祿 我的爸爸！我是幸福的……那麼再會吧（接吻）指定的時間已經到了（準備出去，發現了武器，取手鎗）我已用不着敵人們，自己來動手啦。再見吧，爸爸！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萬歲！（開鎗，保祿倒地而死）

（古司泰伏·摩萊爾敬愛地俯身在兒子的屍體上，他的臉變成莊嚴的痛苦。隨後他撫摸着屍體。傾聽。似乎有一種幻覺，在令人欲墮的鎗聲中，他好像聽到一種音樂——送葬曲。）

（將軍，將校們及二個士兵入內）

沛勒 是誰在這裡放鎗？

古司泰伏（站起來，自傲地指着兒子的屍體）那是古司泰伏·摩萊爾的兒子，我欺騙了你，將軍：

：保祿·摩萊爾不能用卑劣的行爲來換取他的生命的……你聽見嗎？整個的巴黎爲他的死而哭泣！但是他……沒有死。

沛勒 不幸的老頭兒，他發瘋了……

古司泰伏 發瘋了？……我也不會死了。像他那樣的。那個時候快要來到了，到那時，一切的殉難者，都將從棺材裏爬出來……是的……是的……他們將復活，而他和我，是跟我們站在一邊的。我們要把你們扼死……

沛勒 把這老傢伙扣起來，把死屍拖出去。

古司泰伏 你怕嗎？你怕了！但是他們要復活了！他們要復活了！

——幕下——

導演說明：

「最偉大的是革命，最美麗的是鬥爭。」這二句話可以作爲導演這個戲時的啓示。

這個戲有極明顯的主題，就是爲主義而死，爲信仰而死，一個革命者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劇作者是充分地表現出來了。這個戲有緊湊的台詞，並且由於基於革命者的準確的意識而寫成的，所以充滿了激昂情緒，感人心肺。

有此二點長處，導演人可以因此而確定畫面的重心。

這是浪漫主義的作品，導演的手法却可以採用寫實主義，因爲這樣纔能把有力的詞意配合着極細的動作而能更深刻地表現出來。

怎樣運用寫實主義的導演手法呢？具體地說來，第一，把每一個人物的外形刻劃出他們各自的個性和階級。沛勒上將是年老而固執的軍人，象徵着舊的，而事實是有這種舊的軍人。古司泰伏·摩萊爾醫生是一個年高，他是慈祥，和善，自由的老人保祿·摩萊爾是一個英俊的少年革命者，堅實，壯嚴，富有理智，像鋼鐵一般的人。第二，在保祿·摩萊爾和他父親對話開始起，只有用寫實主義的手法，纔能從他們兩個的心裏的反應爲表演和讀台詞的出發點，更可把生活上所有的重要的動作和姿態來表現這種「死」的爭論。第三，注意各種小動作，像真實的生活一般。第四，把所有的畫面是自始至終連結着而不現突出或生硬，因爲這是一個把崇高的精神寓於劇情的劇本，只有很真實而具體的表演出來，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之外，我們當然要顧到時代背景。這是「巴黎公社」時代的事情。那末在演出時的服裝和佈景，道具都需要附合那時代，特別是動作。但是，我們也可作爲宣傳用而演出此劇，一方面把主題意識強調起來，更可以寫一個超主題，這超主題的確定，正如史丹尼拉夫斯基氏所決定的光明的追求的意思，在本劇中，便寄托在主人翁保祿·摩萊爾身上，用他來說服動搖着

的父親，也正是針對目前的現實。

排演須知：

(服裝)

沛勒上將 (法軍服，左襟上掛有許多勳章，腰間帶着長劍，長統皮靴。)

寶洛克中尉 (法軍服，長統靴，帶劍)

值日官 (法軍服，帶上紅色的值日帶)

古司泰伏·摩萊爾醫生 (紳士裝)

保祿·摩萊爾 (年青紳士裝)

瑪特萊諾 (白色長裙)

(道具)

大書桌 (古典色彩) 古典長靠背椅二隻。

書桌上放着文件

手鎗 (保祿·摩萊爾帶)

(效果)

保祿·摩萊爾 (排演須知)

排鎗聲（第一次遠遠的，第二次較近，第三次更響）

鎗聲（保祿·摩萊爾開鎗自殺時的配音）

送葬曲（配音）

（化裝）

沛勒上將（八字形灰黑鬚，濃眉，紅頰，帶軍帽）

寶洛克中尉（慘白，瘦削，神經質，軍帽）

值日官（年輕）

古司泰伏·摩萊爾醫生（年老，白髮，白鬚，白眉，精神飽滿，帶白色頭套）

保祿·摩萊爾（嚴肅，濃眉，金黃色髮套）

瑪特萊諾（年輕，活潑，黃色髮套）

本事：

在巴黎，凡爾塞軍主將沛勒上將的參謀部內，突然闖進來了一個白髮的老翁，他就是全巴黎的市民所敬仰的古司泰伏·摩萊爾醫生。

他苦苦地懇求沛勒上將釋放他的唯一的愛子保祿·摩萊爾——一個爲革命而被捕的「囚徒」——一個全巴黎女人

們所傾愛着的情人，一個身爲義勇隊的總司令，一個英勇的戰士。

沛勒上將答應了他的要求，不過提出一個條件，就是叫他的兒子宣誓，不再做法蘭西的敵人。

父子兩人便在上將的參謀部內晤面了，古司泰伏·摩萊爾醫生以父親的資格和愛子的熱忱來對付保祿·摩萊爾，他企圖說服他的兒子，以恢復自由來引誘他，以自己的年老哀求他，可是這位不屈不撓的革命者，不但不爲所動，反而激動了他父親，他父親被感動了，他也真正地瞭解到光榮的死比苟且偷生是有價值有意義些。於是保祿·摩萊爾不等到儉子手的到來，含着勝利的微笑，却英勇地自殺了。他的父親因爲刺激過甚，他也明白到世界上所有的被壓迫的人們是會勝利的，他發瘋似的喊着：「他們要復活了，他們要復活了。」在沛勒上將面前，他也不再屈服，不再求了。

都會流行症

莫利哀原著

——諷刺劇

人物：

賴剛士

顧雅西

碰釘子的求婚者

高奇伯

靜婉的父親，一個平庸老實而殷富的市民

靜婉

高奇伯的女兒

淑貞

高奇伯的姪女兒

裝腔作勢的女子

阿蘭

女僕

小馬

男僕

毛亨利博士 賴剛士的僕人



左查利將軍 顧雅西的僕人

汽車夫 二人

男女鄰人們 數人

李二少奶奶

王大少奶奶

王玲玲

桃樂賽李

王先生

奏樂者 數人

佈景：新式中等人家的客廳

顧 剛士兄！

賴 什麼事？

顧 請你不要笑，老老實實地瞧瞧我。

賴 爲什麼？

顧 我們拜訪這兩位小姐的結果，你認爲滿意嗎？

賴 照你看起來，你以爲我們有滿意的道理嗎？

顧 老實說，我大大的不滿意。

賴 至於我呢，我承認我是給她們氣壞了。誰瞧見過鄉下來的女子有像她們這樣擺臭架子的。誰瞧見過男人當中，有像我們這樣的受氣的嗎？站了半天，她們連「請坐」都不說一聲。可是，她們老是咬着耳朵講話，老是打呵欠，老是揉眼睛，老是看手錶。和她們談話的時候，她們連「是」「不是」都懶得說，就是我們是天下最鄙賤的人，也不會被人輕視到如此田地。啲？雅西兄，你說對不對？

顧 您對於這件事好像很痛心是不是？

賴 當然很痛心。并且對於這種無禮的侮辱，我一定要報復的。我知道我們受輕視的原因。虛榮，

擺臭架子的惡習慣，不但充滿了上海，並且還傳染到內地去。這兩位剛從鄉下出來的大姑娘，也是犯了這個毛病。她們一面想擺臭架子，一面又裝腔作勢的賣弄風情。雅西兄，我知道怎樣的人才會得到她們的歡心。如果你相信我的話，我們不妨給她們開一個玩笑，讓她們出出醜，教訓她們一頓。

顧 那末您打算怎麼辦呢？

顧 我現在發現了一個祕密。

顧 什麼祕密呢？

顧 我有一個當差名叫阿毛，許多人說他很聰明，很摩登；其實呢他是一個油腔滑調，慣於吹牛的人，而且，他自鳴不凡的稱呼自己是什麼毛亨利博士。他很了不起，他能夠摹倣名流，平時對於他自己擺臭架子，還喜歡哼幾句白話詩。最得意是他平日最瞧不起同事，對他們說，你們都是粗人。沒有資格同我講話。

顧 可是……你打算讓他來怎麼樣呢？

賴 我嗎……好好好……（咬耳朵）讓我們到外面再說。

顧 （得意的表情）

賴 教我那個傭人毛亨利博士，裝扮一個求婚的人，來跟她們開一開玩笑怎麼樣？

顧 我家也有一個傭人，同你家那個傭人一樣，也合吹牛，讓他玩一套把戲你說好嗎？

高 （上）喂，兩位先生，你們會見了我的姪女兒和我的女兒了。事情弄好了嗎？結果怎麼樣？

賴 結果嗎？請你老人家問一問小姐們吧！謝謝您的好意。（顧，賴，鞠躬退出）

高 他們很像生氣的樣子。他們到底爲什麼不高興呢？讓我去查個明白。喂！來人啲！（阿蘭入）

阿蘭 老爺你要什麼？

高 小姐她們到那裏去了？

阿蘭 小姐她們在樓上。

高 她們幹嗎？

阿蘭 她們正在用她們新買來的化妝品啲。

高 (自言自語地) 這兩個了頭太不像樣了! (對阿蘭) 去叫她們下來。

阿蘭 是啦,老爺。(阿蘭出)

高 這兩個該死的東西,一天到晚只知道搽胭脂抹粉,真要把我弄窮了。你瞧!滿屋子裏都堆滿了那些莫名其妙的消耗品,單是她們每月所用的法國香水啦,美國化妝品啦,就夠維持幾百個難民的半年的生活嘍。

靜 (上,同聲) 爸爸
叔叔 您回來哪!

高 唔,回來嘍,在這非常時期,你們還要化許多有用的錢塗在你們的臉上嘴上幹什麼啦? 剛才這兩位先生倒底爲了什麼這樣不高興的走了哪? 我不是告訴你們要好好的歡迎人家嗎? 我是預備招他們做女婿的呀!

靜 爸爸。他們那樣鄉氣而且寒酸的,叫我們怎樣瞧得起他們呢?

淑貞 叔叔。一個稍微懂事的女子,有甚麼方法能和這樣的人合得來呢?

高 你們有什麼不滿意的嗎?

靜 哼，他真懂得和女子交際！甚麼？一張開嘴，就談什麼結婚了。

高 那嗎，你要他們先說些什麼？難道和你們先談什麼自由戀愛嗎？他們的行爲不是值得你我的誇贊嗎？他們向你們談婚姻，他們所希望得到的是神聖的婚姻，不是表明他們的態度很正大光明嗎？

靜 爸爸：你所唱的都是那些封建社會，不三不四的老調兒，像你這樣毫無時代意識，又不摩登，真是使我替你臉紅。爸爸！你也應該留心現代社會的文化水準才是啊！

高 那些我可用不着。我對你說，婚姻是一件神聖的事情，他們一開始就談婚姻，這就顯出他們是正派的人。

靜 天啊！假使人人都跟你那末樣，一部愛情小說就很快的寫完了嗎？要是賈寶玉一見林黛玉就結了婚，紅樓夢就寫不成了。如果阿芒跟瑪格麗特正正式式結了婚，那麼「茶花女」就不成其爲哀情小說了。

高 你放的什麼屁！

靜

爸爸！妹妹和我一樣，會告訴你現代的婚姻，一定要經過種種的折磨，然後才能慢慢見點實現。一個愛人，首先要懂得表示美妙的情感，充分地流露他的溫柔，殷勤，熱烈。起初，他應該在公衆的場所：公園裏、跳舞場、戲園或是其他的讌會當中遇見他所愛的女子；或者偶爾由親友介紹他到女子家中一次，他就像着了迷戀愛起來，犯了單思病一樣坐臥不安，神魂不定。他對於他心目中的愛人應想個法子去親近她，還要絞盡腦汁，用盡了方法，設其所好，使她喜歡。或是約她去看豔情的影片，遊公園，吃大菜，上跳舞場，溜冰，游泳，開汽車，還要祕密地給她寫些熱烈的情書，香豔的白話詩，先追動這位小姐心情，然後經過相當時間，他應該在充滿詩意的懷抱向他的心上人求婚，抱住她行一個文明接吻禮。Kiss，那位小姐會假裝害羞假裝生氣的樣子，把這位熱情的男人推開，罵他幾聲，甚至暫時不肯再和他往來。不過他會用種種方法，使這位小姐息怒；再用許多溫柔手段，從她的香口中，追出一句：『哥哥，我也愛你』的話來。但是一部戀愛小說，就此結束，並不能算得是傑作。當中還要加上一些折磨，或者因情敵從中阻礙，而爭風吃醋；或者因誤會而怨恨；或者因家庭的

反對，而失望。這時他更應該採用各樣的方法來達到他的目的，這才是現代化的結婚手續。爸爸，現在還有一種更新式更前進的辦法：就是同居和試婚的制度。這都是先談戀愛然後結婚。若是一步就踏到婚姻，結了婚然後再談戀愛，豈不把一部小說從最後一頁顛倒過來唸嗎？爸爸！我老實對你說，像你所講的婚姻方式是一種老頑固，封建時代半買賣式的婚姻。我只要一想起來，心頭就要作嘔了。

高 甚麼話，我不懂你們這些似通非通的妙論。

淑 叔叔姐姐說的都是至理名言。像剛才那兩個人，我們真不願意和他們談話，瞧見他們那種鄉曲和寒酸氣味，就知道他們從未受過文明國文化的洗禮。他們既然要向小姐們求婚，就應當穿得摩登些。像那種瓜皮帽子上面還加上這麼點兒紅加搭，馬褂兒油亮亮的，袍子又那麼土頭土腦的，再配上那麼一雙雙樑鞋子，這像什麼東西啦？頭髮也不會用些『士丹康』去弄得光光的，他們的裝束是多麼的鄉曲，他們的態度是多麼的寒酸，他們的語言是多麼的無味，他們的面目是多麼的可憎可鄙。誰願和他們談話，誰肯和這樣的人談戀愛呢？

高 (自言自語地) 我想你們兩個都瘋了……靜婉，淑貞，你們……

靜 爸爸！謝謝你！請你不要再這兩個鄉氣十足的名字。來叫我們！

高 甚麼？這是鄉氣十足的名字嗎？這不是你們進學堂時候你們自己挑的名字嗎？

靜 爸爸！你這人真太鄉曲了！我覺得很奇怪，像你這樣的人，會生出像我這樣的一個文明摩登的女兒！在現代的社會，那裏還有人用這樣老頑固封建式的名字呢！唉！你要知道，你把我們這樣一叫就會給人家寫一部小說來譏笑我們了。

淑 真的，叔叔，現代人聽見了這些肉麻的名字，一定會覺得刺耳，所以姐姐和我都自己選用了一個新名字。她現在叫做瑪林黛德麗。我呢，我此後叫做嘉寶。

高 呵，你們聽我說：父母給你們甚麼名字，你們就該用甚麼名字，你們的父母都是中國人，犯不着改用那些半中半西，不中不西的像那些外國電影明星的名字。再說就是改用了外國名字，燙曲了頭髮，眼睛還是黑的，鼻子還是低的，皮膚還是黃的！這有什麼法子呢？至於剛才來過的那兩位先生，我知道他們都是有學問有地位的人。我希望你們能得到這樣的丈夫。我

年紀老了，早些把你們倆安排好，也放了我一條心。

淑 叔叔！我現在可不想嫁人！

靜 爸爸！我們剛到上海來，請你讓我們多呼吸些摩登空氣再說吧！

高 （自言自語）糟了！你們都中了大都市的毒了！（高聲）當心點，不要再胡鬧了！不聽老人言，吃

虧在眼前！（出）

淑 天啊！親愛的瑪林黛德麗呀！叔叔的性情是多麼玩固！腦筋是多麼的簡單！心裏是多麼糊塗呀！

靜 親愛的嘉寶妹妹！這有什麼法子呢！我真替爸爸害羞。我幾乎不敢相信我是他的親生女兒了。我相信我總有一天會脫離了這個封建的，頑固的家庭。

淑 我很相信你一定能達到這個目的。我呢，當我瞧見我自己……（阿蘭入）

阿蘭 小姐，外面有一個客人來問兩位小姐在家不在家。他想來見見兩位小姐。

靜 傻丫頭！你也該學幾句摩登稱呼，你應當說外面有一位 gentleman 來問兩位小姐請安。

阿蘭 我不像兩位小姐在學堂念過洋書，我不懂得洋話。

靜 蠢東西！少說廢話！你問了他的姓名沒有？

阿蘭 他說是一個毛坑里把屎。這……這就是那個跟班……那個 *gen...gentleman* 給我的
一塊白紙片。

靜 混賬！這是一張名片，快拿過來，哦！馬亨利博士！什麼毛坑里把屎嘍，親愛的妹妹原來是一位

博士！阿蘭！你快出去對那位 *Gentleman* 說：我們小姐都在家，很願意接見馬博士，請馬博

士進來——（阿蘭下）妹妹！一位博士來拜候我們，他一定是慕名而來的！

淑 可不是嗎？

靜 我們該在客廳見他，讓我們先上樓整理一下，換件衣服，不要使那位博士笑我們不知道大
都市的規矩。——來，親愛的嘉寶妹妹，我們上樓去吧！

阿蘭 （入，看見靜，淑扭着走上樓去，學着扭着進去）

毛 （上）喂，車夫！下次停車時小心點，差一點把我的頭都撞破了！

汽車夫（跟上）這條街堂不是我造的，路這麼狹，你又徧徧叫我把汽車開到裏面來。

毛 當然嘍，難道你要我在這個雨天弄髒我的衣服嗎？去吧，先把車子開回去。

汽車夫 什嗎！你把車錢給我！

毛 甚麼車錢？

汽車夫 是的，車錢，一塊二毛錢，小賬隨意。

毛 好吧！明天到我家裏去拿。

汽車夫 先生，我們車行沒有記賬的規矩，車錢拿來。

毛（摸了半天口袋摸出幾毛錢給車夫）先把酒錢拿去，等一點鐘左右再來接我，我要到匯豐銀行

提款，回頭要到美國大使館，英國總領事館茶會，國際飯店，華懋飯店，麗都跳舞廳，百樂門跳舞廳，好幾處地方，還有些應酬，車錢一塊兒再算吧！（汽車夫不肯走）

毛（見有人來——樓上脚步聲，推汽車夫出）——去……去……去……去……（汽車夫出）大家都是自己

人！

(靜，淑挽着手從樓上走下來)

毛 (行一個九十度的鞠躬後)兩位密斯，請你們寬恕鄙人唐突，鄙人有一位極好的同學，密斯特威

靈頓張大律師，他是好幾十家銀行、大公司、大工廠的常年法律顧問，去年曾和尊大人同船到上海，因而很榮幸地認識了當代最有名的兩位小姐，現在蒙張大律師的介紹，才敢冒昧前來拜訪。鄙人平日最羨慕最崇拜學問淵博，思想前進像兩位密斯這樣小姐，所以當日聽到密斯特威靈頓張誇獎兩位密斯的時候，就恨不得立刻坐飛機飛到兩位密斯的粧前，一慰平生的渴念，今天真是鄙人最光榮最愉快最幸福的日子啦！

靜 呵，愧慚得很，恐怕要讓博士失望吧！博士請坐。

淑 如果我們這裏有什麼值得誇獎的話，也是博士帶來的。

毛 你們兩位密斯實在太謙虛了，兩位密斯的確名不虛傳，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全國上海摩登士女，都要奉兩位為姊妹花交際皇后啦！

靜 博士太過獎了，我們姊妹倆實在不敢當。

淑 博士抽烟麼？

毛 (拿烟) 謝謝您……香烟尤其是外國名廠製造的貴重香烟啊，真是雅俗共賞好東西。

(靜按電鈴下)

小馬 小姐！

靜 小馬，端茶來，博士喝點洋酒嗎？白蘭地，香檳，還是啤酒？

毛 好極！好極！我在倫敦，紐約，不不不，我在巴黎留學的時候，得了喝外國酒的脾氣。回國以後，每天總得要喝上幾杯，可是中國酒我就一滴都不能進口，所以我家裏的酒都是直接向外國買來的。

(小馬端茶入)

淑 可不是，在現代的摩登社會裏，那還有人肯用粗笨的土貨呢，這些酒都是在最有名的大公司裏買來的。博士不妨喝點試試……香檳，還是白蘭地……來杯威士忌蘇打好嗎？

毛 隨便，只要是外國貨，都是好的！(想一想) 威士忌蘇打也好。

(小馬配合威士忌蘇打酒送至毛前)

(淑按鈴兩下，阿蘭上。)

阿蘭 小姐!

淑 在我的臥房裏把我們昨天在四大公司買來的朱古力糖和英國餅干拿下來。

阿蘭 是。(阿蘭出)

毛 (一面喝酒問) 我在這裏不危險嗎?

靜 你怕甚麼?

毛 (作媚眼) 我怕我的心靈，會被人搶去，我在這裏瞧見兩雙眼睛，美麗得可怕，好像要不肯饒我的樣子，我越瞧着牠們，牠們越像要我的命！老實說，我不相信牠們是不會傷人的，所以我就要溜了。

靜 妹妹，你瞧毛博士多麼有趣呀。

淑 是的，我想毛博士在外國留學時，一定是研究外交的，博士，你說是不是?

毛 鄙人一生只會說老實話，我比不上密斯特威靈頓張那樣的好口才。

靜 毛博士，請你不要怕，我們的眼睛不會吃人的！

淑 博士，（指身傍的空位）請您坐過這邊來。

毛 （坐在靜淑中間，用手弄弄頭髮，整整領帶，整一整兩褲脚的摺痕）密斯們，你們覺得上海怎麼樣？

靜 唉，叫我從何說起呢？除非是極端的老頑固，誰能否認上海是全國文化的中心，高人雅士的總匯啊？上海人是多麼文明，多麼開通，多麼摩登，多麼前進呵！

淑 我呢，瑪林黛德麗姐姐，我以為除了上海之外，好人就沒有安身的地方了。

靜 不錯，嘉寶妹妹，這真是至理名言！（阿蘭拿糖及餅干入，遞給淑貞）（阿蘭出）

淑 博士，試一試我們的糖。

毛 謝謝您，（食糖）今天下了一點雨，好在我們有的是汽車可以代步。

靜 是的，用汽車代步，是再好沒有的東西啦！

毛 兩位到了上海多少時候了？朋友多麼？我想你們的朋友們，一定和你們一樣，都是可親可愛

的人。

靜 可惜我們到了上海不久，人家還不大認識我們。但是再過些時候，一定會有人認識我們的。我們有一位新認識的女朋友，她是一個女記者。她說她可以把現代有名的文人，音樂家戲劇家，美術家，科學家，多介紹幾個到我們家裏來。

淑 還有一個朋友預備介紹我們姐妹到各名流家裏去，好讓我們認識認識上海的名人。這個，我可給你們特別幫忙。關於這一層，我比誰都有把握，上海的名流各界的領袖，那一個不來拜候我，我每天中午起來的時候，起碼有半打以上的貴賓，在客廳裏等着我呢。那個拜訪的名片，就像雪片似的飛進來。

靜 (羨慕地) 好極了，如果博士肯介紹。我們姐妹是非常感激您的。因為我們既來到上海，就不能不認識那些先生們。一個人想在上海有點名氣，必須靠朋友的捧場，是不是？那怕是一個極普通極愚蠢的人，只要他們常常開開談話會，跳舞會，參加開幕典禮，在報紙雜誌上發表些談話，登登相片，不斷的漏臉，在不知不覺中名字就會響起了。我呢，我倒不是想出這種風

頭。我只要有文人名流，肯和我們親近，我們就可以增加許多的見識。我們每天可以知道社會中許多的風流韻事，文人動態，名流逸事，明星祕史，交際場中的種種所聞，我們或許也能參加他們的一切活動。我們也自然而然的變成社會之花了。

淑 不錯，想在現代的社會裏佔一點地位，總要常常發表些文章，什麼活動都去參加一下。在報紙上如果每天沒有名字登載出來，那怕你怎麼聰明，怎麼能幹，絕不會給人瞧得起。我以為世上最可羞恥的事，就是在社會上沒有地位。

毛 你們的話一點不錯，請你們放心。我可以把社會的一切名流，文人，藝術家，教育家，經濟家，實業家，慈善家，名律師，名醫，名記者，以及各界的領袖，甚至連跳舞場，游泳池，溜冰場的老闆，舞女大班，舞女，以及有名的嚮導姑娘，我都可以給你們介紹給您姐妹兩人認識。前幾年我出過一本名叫「青春之火」的詩集，那時候，簡直是風靡一時，很受知識份子的熱烈歡迎，改天我送兩本過來，請你們兩位密斯指教。

靜 謝謝博士的好意，指教兩字，萬不敢當。我們一定要細細的拜讀。博士愛寫詩嗎？

淑 那麼說起來，博士還是一位死人呢？

靜 不是的，嘉寶妹妹，博士是一位詩人。

毛 詩嗎？我的白話詩頗得社會虛譽。從前胡適之徐志摩那一班人也常拿他們的詩稿來求我刪改呢。我現在正預備和某大書局合作，把中國全部廿五史用白話詩寫成；還要把四庫全書用英文翻譯出來。我預備破些工夫去完成這項工作。

靜 那是最偉大沒有的貢獻。將來出版時，一定風行一時，洛陽紙貴。那麼，妹妹，我們先來預約兩部吧！

毛 那倒不必，出版時，我自然會贈送兩部，並且都是精裝的。本來我可以多送你們幾部，但是書店的老闆們，因為成本的高貴，決不會隨便贈送的，但我不能不讓他們顧計他們的成本。

靜 我想一個作者能夠瞧見自己的作品出版，定是很快活的一件事啊！

毛 最初我也這樣想，現在，已經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了……哦！我想起一件事：昨天我訪一位女大文豪，她是華洋銀行總經理的新夫人，從前是民華大學的皇后——喂……學校

裏的皇后制度，是頂摩登的，——現在是鼎鼎有名的社會之花，她是我知己的朋友，我在她家中曾當場寫了一首詩——是一首最前進最有意義的摩登白話詩，不是那些腐化的舊詩——兩位密斯要知道，當場寫詩，是我的拿手好戲！從前曹子建七步成章，我呢，只要三步，不，兩步也就夠了。

淑 是啊！沒有天才的人是絕不會那當場吟詩的。博士的天才學，多多令人佩服！

靜 真的，博士的學問，真是淵博呀！

毛 那麼，我唸給兩位密斯聽，好麼？

好的，我們正要洗耳恭聽呢。

毛 淑靜
(唸他的詩)

唉！
唉！我一個不留神；

我以爲不要緊，

偷偷瞧了你一眼，

誰知道你兩隻電燈泡似的眼睛，

突然把我這顆心搶了去，

賊啊！ 賊啊！！ 賊啊!!!

淑 天啊！這是多麼溫柔，多麼風雅的，多麼有趣的傑作呀！

靜 真是太好了，好到我們差不多不懂了。

毛 兩位密斯也會注意到起頭的兩個「唉」字嗎？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感嘆詞，要知道一個人

忽然有了感慨，就會「唉」「唉」地叫起來。只有我這樣的新詩人，才會想得出來呀！

淑 這兩個「唉」字，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是多麼……

毛 (很興奮地) 可不是嗎……密斯們覺得「我一個不留神」那一句怎樣？「我一個不留神」

就是「我一個不注意」，不過「留神」比「注意」兩字來得更神化，更自然。(靜，淑，點頭表

示同情)「我以爲不要緊」一句，就是說我是天真爛漫，像一隻可憐的羔羊。「偷偷瞧了你

一眼」這「一眼」就是表示我對你的瞻仰，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誰知道你兩隻電燈泡

似的眼睛……「喂！你們要知道外國人老是用「大眼睛」來表示女性的眼睛美。眼睛有電燈泡似的大——又大，又光，又亮，當然是美極了！（靜，淑聽得入神，一味點頭）

淑 真虧博士想得出來！

毛 還有「突然……」兩個字怎樣？不是也很適當嗎？「突然」就是出其不意，好像貓逮耗子一樣，「突然！」

靜 用得妙極！妙極！

毛 「把我這顆心搶去」意思就是我的心被人劫奪去了。「賊啊！賊啊！！賊啊！！」連喊幾聲「賊啊！」可以活活的表現出一個着急的人，一面喊，一面追賊時候的光景（對靜）密斯，你說是不是這樣喊（破喉嚨）「賊啊！賊啊！！賊啊！！」

靜 這真是一篇出神入化的妙文章。

毛 （得意地）爲了這首詩，我還自己製了一個譜，請工部局樂隊伴奏，由我主唱，在萬年公司製成唱片！密斯們要不要我唱給你們聽？

淑 (欽羨地) 博士也精通唱歌嗎?

毛 (自負地) 我嗎? 當然哩! 我一出娘胎的時候, 就懂得唱歌, 很自然地的就叫起「媽媽媽媽!」來。編一個小小的樂譜, 根本算不了一回事兒! 現代稍稍有名的文人, 藝術家, 不能不懂得, 就是不懂得音樂, 那一個不編寫幾支歌曲, 何況像我這樣的人哩?

靜 (向淑) 這倒是真話啊!

毛 (很認真地) 聽我唱作咳嗽聲 hent hent la hai ai' ai' 他媽的, 近來天氣不好, 簡直把我的嗓子都弄壞了。(唱)

「唉! 唉! 我一個不留神。

我以爲不要緊,

誰知你兩隻電燈泡似的眼睛, (向淑靜作媚眼)

突然把我這顆心搶去! (用手撫心作痛狀)

(沙喉嚨喊) 賊啊! 賊, 賊賊賊, 啊! 賊——啊!!!

淑 哎唷，這個調兒多麼美呀！

靜 對了，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

毛 可是我呢，壓根兒就沒有學過什麼音樂。

靜 博士真是天生的才子！

毛 可惜就缺少一位佳人。

淑 對了，佳人總應當配才子，博士的，可惜這些個佳人總是悶在家裏。

毛 如果密斯們賞臉的話，鄙人在這幾天之內，可以領導兩位密斯到各交際場中去玩玩。

靜 哦，好極了，我們很願意得到這樣好的機會。

毛 但是，我們到了那些交際場所或是戲院的時候，有好幾處地方，要請兩位多多的給他們鼓

掌喝采。

靜 那自然嘍！

淑 很好，現在我們明白了。我們和博士到了戲院，拚命的拍手叫好就是了。

毛 也不知道我猜得對不對，你們兩位密斯也很像編寫過一兩部劇本的樣子。

靜 唔，（很得意地）你也許猜中幾分。

毛 那麼，將來出版和公演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熱烈的捧場。最近我也寫了一部創作，是一個悲喜劇，所有的書店老闆都要我把這個劇本交給他們出版。這樣一來，倒弄得我焦頭爛額了。那是名流的一種痛苦，俗語說能者多勞，誰要博士的聲名弄得這樣大呢？博士還預備公演嗎？

毛 因為現在大鬧劇本荒。許多的有名劇團一聽見我的劇本寫好，大家都要搶去排演，給這一個，那一個就會失望，就會吃醋，我只好暫時把他們都拒絕了，免得他們打得頭破血流的。公演時我們一定去捧博士的場。

毛 捧場倒不必。因為所有的戲院老闆都準備把我這個新劇本連演半年，並且所有的好的座位都早已預訂一空。恐怕在公演一兩個月之內，每場都得掛客滿的牌子，如果兩個密斯要去的話，我還得另外想想法子，叫他們另外排一兩個位置出來。

淑 那嗎，費博士的神吧！

毛 讓我再想想法子吧……喂！你們覺得我這條領帶怎麼樣？

淑 多麼美！一定是外國貨吧？

毛 不錯，是美國最有名的廠家出品。每條十八元五毛五。

靜 要沒有像博士這樣的身份，那兒配帶這樣的領帶兒呢。

毛 我的西裝樣式不錯嗎？

淑 （很天真地）多麼合身啊。是那一家外國裁縫做的？

毛 那是在倫敦畢克狄萊最有名的服裝店定做的。英皇太子也就在這家服裝店裏定製他的衣服。（靜，驚訝狀）啊，你們看我的襯衫呢？怎麼樣？

靜 真是！

毛 請你們聞一聞我這條手絹。

淑 呵，這是多麼的香啊！

靜 我從來沒有聞過這樣香的香水！

毛 那是我從巴黎帶回來的，從前法王路易十四也不過用這種香水罷了。這個（拿他手上的鑽戒

給靜，淑看）鑽石怎麼樣？

靜 唔，這顆鑽石真美，真好看，又大，又純淨，起碼有五六個卡拉重。

毛 這是一位外國的貴婦人送給我做紀念品的，不過我送給她一串很大的珍珠項圈。（靜，淑驚

羨入神）你們瞧瞧我的身上，無論什麼，都是最精最美的外國貨。連我穿的絲襪，皮鞋都是在

巴黎倫敦紐約定製的。

靜 我們真是好同志，我們姊妹倆的服飾和日用品，都是最上等的舶來品，不是最好的，我們還

不肯買來用哩！爸爸還說我們化錢太多，真是冤死人！

毛 （忽然嚷起來）噯唷！噯唷！噯唷！慢些吧！不得了！密斯們！你們太利害了！你們不應該用這樣的

手段對付我！

淑 甚麼事？您怎麼啦？

毛 什麼？你們姊妹倆同時向我這顆可憐的心進攻，一個從左邊來，一個從右邊來，真是受不了。這樣實在太不公平！太無人道！我要嚷救命了！

淑 (向靜說) 姊姊你瞧，他說話神氣多麼優雅。

靜 對嘍，他說話真是太聰明了。

(阿蘭入)

阿蘭 小姐，外面又有人要見你們。

靜 誰？

阿蘭 這是他的名……名……名片。

靜 (拿名片看) 左查理，英國政治經濟博士，德國陸軍大學畢業。

毛 左將軍嗎？

阿蘭 是，先生。

淑 博士認識這位將軍嗎？

毛 他是我的好朋友。

靜 快請左將軍進來！

阿蘭 是啦，小姐！

毛 我們許久未見面了，今天真巧，我很高興和他握一握手。

淑 他進來了。

（左將軍上）

毛 （向左伸手）我親愛的左將軍！

左 （和毛熱烈地握手）啊！可敬的毛博士！

毛 今天真巧，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您。

左 巧極！巧極！我真高興！

靜 妹妹！我們開始爲社會注意了！你瞧，博士，將軍，都到我們家里來哩。

毛 兩位密斯，讓我來介紹你們這一位多才藝文武全材的左查理將軍，在上海，左將軍是最值

得欽佩，最值得認識的一位大人物。

左

（深深地鞠躬）兩位女士，李局長和鄙人是同鄉。他很榮幸的比我先認識了兩位。（遞上介紹人的名片）今天是李局長介紹鄙人來拜訪您兩位，現在鄙人瞧見您兩位那種雍容華貴，儀態萬方的態度，誰還敢不肅然起敬呢！（再向靜、淑、深深地一鞠躬）

（靜、淑答禮）

靜

左將軍，您把我們恭維得太過份了，請您不要這樣客氣，今天舍間得到像將軍這樣的貴賓光臨，真是蓬蓽生輝啊！

淑

瑪林黛德麗姐姐！今天我們多麼榮幸，多麼愉快的一天了！

靜

可不是嗎？嘉寶妹妹！（按鈴）（阿蘭入）阿蘭！蠢才有客來，還不會快快端茶！（向左遞煙）將軍抽烟嗎？

左

（拿煙抽）（淑代劃洋火）謝謝您兩位！

淑

將軍喝點洋酒嗎？

左 隨便吧，不要客氣，我是軍人，讓我自己來。（自己拿酒瓶斟酒喝）

毛 我們的左將軍最近害了一場大病，身體還沒有復原，所以臉上還帶着些病容。

左 因爲十年前，替在軍隊服務工作，沒有一分鐘的休息，所以日來把賤軀攪糟了。

毛 密斯們，左將軍是現代的一位英雄。

左 毛博士，不要客氣，你在軍隊裏的英名威靈，都不在我之下啊！

靜 博士也曾在軍隊中服務嗎？

左 毛博士過去是我們大帥手下的紅人。

毛 可是左將軍的資格比我老得多哩！我在大帥手下擔任參謀時候，他已經是副師長了。

左 回想到當日情形，真是令人興奮。博士！你還記得有一次我們作戰時許多你我的弟兄們，冒着炮火，不顧生死，拿血肉去報答我們大帥的恩德，這種壯烈的犧牲，真是令人肅然起敬。我也是在那一場大戰受了重傷，真使我慚愧萬分。

毛 將軍，您對大帥的勳勞，還有誰不曉得。你當日要不是受了重傷，脫離了軍隊，早就做督辦了。

左（很感慨地）那一次我被手榴彈炸傷了胸部和兩腿，我掛着彩，還指揮着弟兄們向前衝鋒，不幸受傷過重，流血過多，忽然失去了知覺，等到我醒回來的時候，我已經送回公館裏了。醫治了一年多，才能行走。現在兩腿上還留着當日受傷的紀念哩！喂，小姐（拉着淑真的手去摸他的腿）請您摸一摸，這是多麼利害的手榴彈傷痕啊！

淑 真的，您的傷痕多麼真大！

毛（向靜說）請密斯也摸一摸我的腦袋瓜。（拉着靜手去摸他的後腦）你摸着了嗎？

靜 哎，真有些太兩樣了。

毛 這是從前在前線受傷的紀念。

靜 將軍和博士都是英雄好漢。

毛 左將軍您新買那部十六只汽缸，七個坐，大汽車開來沒有啊？

左 幹嗎？

毛 讓我們請這兩位密斯出去兜兜風兒，回頭再一塊兒到華懋飯店吃大菜，然後再到仙樂舞

場去跳舞。

靜 對不起得很，新做的兩件衣服，那死裁縫還沒有送來，所以今天不能奉陪啦。

毛 那麼我們教幾個音樂師在府上開一個小小的跳舞會，好麼？

左 好啊，真虧毛博士想得這種好法子。

靜 很好！不過我們還得再約幾位客人來才是。

毛 密斯，請你吩咐傭人打電話快請幾個樂師來。

靜 (按鈴)(阿蘭上) 去打電話，請幾個音樂師來。

阿蘭 小姐，是不是要請馬路上大減價的那些吹鼓手？

毛 蠢東西！去叫我的汽車夫來！(阿蘭出，汽車夫入)

汽車夫 先生！還要車嗎？

毛 你快把車子開到飛霞路三千五百二十九號中外樂師聯歡社去雇幾個臨時樂師到這裏

來。快去快回！(汽車夫出)

淑 阿蘭！你快到隔壁王家，前面弄堂裏李家，去請李先生，李二少奶奶，李大小姐，王先生，王太太，王三小姐馬上到我們家裏來，你告訴他們有一位毛博士一位左將軍都在這裏要開一個跳舞會，快快的去！快快的回來！

毛 左將軍！您覺得兩位密斯的才貌怎樣？

左 毛博士，你呢？

毛 我說：我們只要瞧瞧她們，美麗的眼睛，就會把我們的魂靈丟了。至少，我個人是有這樣的感想。我現在不但心弦跳動，並且有些神魂不安地飄飄然起來啦！

淑 毛博士多麼會說話，說得多麼自然，多麼好聽，一句極平常的話，從他嘴裏說出來，立刻就變成一篇美妙的文章了。

靜 真是他未免太浪費聰明了！

毛 讓我們當場寫幾首詩，來表示我們的真誠吧。（沉思）

淑 我們多麼榮幸啊！

左 我本來也想奉和幾句，可惜近日醫生禁止我用腦，我只好改天再獻醜啦！

毛 天啊！……天啊！……天啊！（吟哦了些時候，很爲難的樣子。）不巧得很，今天詩興忽然冷下去，烟土

玻璃純也不來啦。好吧！讓我過幾天有工夫，再給兩位密斯多寫幾首吧！你們有像片嗎？我要把我的詩和兩位的照片一塊兒交「社會之花」畫報去發表。

靜 淑（很感激地）謝謝您，毛博士！

左 我們的毛博士，又博學，又多才！

靜 多麼溫柔！

淑 真是有風雅啊。

毛 （很愉快）豈敢！豈敢！左將軍，您近來有到王督辦家裏去嗎？

左 自從上次他在家裏開游園會，招待外交團後，我已經有兩三個星期沒有去了。

毛 李局長約我明天下午在張公館打小牌，一千塊二四，八只花，無奇不有，我們正三缺一，您如果有空，不妨同去玩玩。好在大家都是熟人！

左 抱歉得很！我早已約好了本埠的中外銀行經理明天在舍下開一個金融討論會。我自己是主人兼主席。散了會，還有一場撲克千塊恩特，哈夫扑，實在無法分身，請你原諒。如果你們的麻雀打不成，不妨到我家來玩玩。我們有的是好搭子。

（阿蘭入）

阿蘭 小姐請的客人，除了李先生不在家，其餘都來啦！

（王大少奶奶，李二少奶奶，王先生，王玲玲，桃樂賽，李，樂樂師們同上。）

阿蘭 客人都來了。（衆來賓入）

靜 親愛的朋友們！請你們原諒我們的冒昧。這兩位先生忽然高興，要在這裏開一個小小的跳舞會，所以我們很不恭敬地臨時請諸位來參加，現在讓我來介紹：毛亨利博士，左查理將軍，密斯士王，密斯士李，密斯玲玲王，密斯桃樂賽，李，密斯特王。

（毛，左和各人拉手，各用中，英，法文問候）

淑 請坐，請坐。（衆人坐下）（靜，淑，拿煙拿糖給各人）

王大少奶奶 我們很感謝幾位主人的盛意。

毛 今天不過是一個臨時的小小跳舞會。過幾天，我還想把百樂門包下來，開一個更大的宴會哩！音樂師來了嗎？

阿蘭 先生，他們都在外面。

毛 叫他們進來。（阿蘭出一會兒和樂師們入）

靜 來吧，我們跳舞罷！

毛 現代的交際舞實在跳得膩了！我們換一換口味來一個別的舞吧！

（淑靜及來賓面面相覷，不知如何跳法）

毛 讓我來教你們吧！（按排衆人地位，作手勢，教衆人跳舞）

（賴賴突然入）

賴 哈哈！你們這兩個小雜種來在這裏，我們四處找你們已經找了好幾個鐘頭了。想不到你們會跑到這裏來。快把他們捉起來。（賴用手去打毛，又打左毛，左不敢還手。）

顧 哼，這兩個小雜種，也居然裝腔作勢起來了，讓我來揍他們。

毛 (覺痛) 噯唷！噯唷！噯唷！這不是你們教我們來的嗎？可是你們並沒有說要打人啊！

(衆來實愕然)

左 對啦，這都是你們玩的鬼把戲，怎麼反而來打我們呢？

賴顧 這兩個混帳東西！

左 有話慢慢說，何必動手動腳的打人呢？

靜 (問毛) 怎麼啦？這是怎麼一回事？

毛 這是一場打賭。

淑 (問左) 左將軍，甚麼玩意兒？

左 這不過是幾個熟朋友想來參加跳舞會。

靜 (越看情形越不對) 毛博士，左將軍，竟讓這些人這樣侮辱嗎？

毛 老爺！我不肯還手，是尊重我自己，請你不要再開玩笑，我的脾氣發作起來，不是好隱的！

賴 少說廢話，快把偷去的趕快還給我們。

靜 毛博士，左將軍，爲什麼你們在衆人面前受這樣的侮辱一聲也不響呢？

毛 我和他們都是好朋友。朋友之間，區區小事，也用不着生氣。

賴 (指毛左) 他們這兩個小雜種，把我們的衣服偷了跑到這裏來開心！

靜 (對賴賴) 你們真大膽，真無賴，敢騷擾到我們高公館來胡鬧。

顧 小姐們生氣嗎？列位先生，太太，小姐，讓我告訴你們吧！這兩個小雜種，是我們家裏的傭人。他們偷了我們的衣服，跑到這兩位小姐面前裝腔作勢，擺臭架子，談戀愛，還開什麼跳舞會，想不到我們的傭人和我們的幾件舊衣服，在這兩位小姐面前能有這樣意想不到的效力！哈哈……

哈哈……

什麼，你們的傭人！

靜 哈哈，對不起兩位小姐！這兩個小雜種，我們的僕人。

淑 這是多麼開玩笑！

靜 唉，這真是太開玩笑啦！

賴 兩位小姐喜歡跟傭人談戀愛嗎？哈哈！那是小姐們的自由，我們無權顧問。但是偷了我們的衣服到這裏來獻殷勤，那麼我們有權可以干涉。小姐們瞧得起他們，當然不是爲了他們的服裝而是愛上了他們的才貌嘍！快一點，快把偷去衣服什物剝下來還我們，不然我們要動手了！

左 啊呀，倒霉我的將軍做不成了！

毛 啊呀，我的博士也完蛋了！

顧 哈哈！你們好大膽，偷了我們家衣服不算，還要跑到這裏來吹牛，來騙人，害得這兩位小姐得了單思病一樣的，真是混蛋！

賴 快把衣服脫下來。（毛，左，不肯脫）

（毛，左，俯首無言）

毛 老爺，我們回去再脫吧！

顧 不行，快脫！快脫！

毛 脫，就脫好了。（毛左脫衣服，內穿破布衣褲）

顧 （向靜，淑）兩位小姐現在請你們談戀愛吧！哈哈！

賴 （向靜，淑，深深行一鞠躬禮，向衆人行禮）

（顧，賴出）

李二少奶奶 真丟臉，我們走罷！

桃樂賽李 我說甚麼毛博士，左將軍原來是兩個偷東西的傭人。

（和李二少奶奶很生氣的去）

玲玲 真倒霉，今天穿上一件新旗袍，倒碰着這樣掃興的事情！

王先生 （對王大少奶奶，玲玲說）好嘍，好嘍，我們好走嘍。（王先生，王大少奶奶，王玲玲，出）

淑 （恨極）把我氣死了！多麼丟臉啊！

靜 （欲哭無淚）唉！真是太丟臉！

一個樂師（問毛）這是怎麼一回事給我們錢？

毛 去問左將軍要！

另一個樂師 到底向你們那一個要錢？

左 到底問毛博士要！

（高奇伯和汽車夫入）

汽車夫 先生，時候不早了，快給我們車錢吧！

靜（抹抹眼淚）我給他們氣死了！我非報復不可！你們兩個混賬東西還不快點替我滾出去！

淑（氣極）快滾！快滾！

毛（自言自語）這樣對待一位多情的博士，未免太殘酷了吧！哈哈，（冷笑）這世界原來是這樣的，只要你稍微窮一點兒，從前愛你的，捧你拍你馬屁，聽你吹牛的人，馬上就會反起臉來瞧不起你啦！（對左說）朋友，我們走吧！這裏是只重衣冠不重人的地方。（毛，左出）

樂師們汽車夫們 我們的錢呢？我們的錢呢！

——幕——

導演說明：

這是個世界名喜劇家莫理嘉的名著，輕鬆活潑，而寓意深刻諷刺。

導演這個戲的時候，主要的注意是喜劇的深刻化。這話怎麼說呢，就是指導演個人對於演出手法的估計是不是到適度，這個適度就是指演員的表演藝術和觀眾的接受量。

導演者對於一個喜劇，與其給觀眾以大笑，還不如給觀眾以會心的微笑。所以導演人處理這一個戲的時候，適度的運用誇張，即是說不過火而是漫畫式的，原因是應當先在人物的外形和他們的動作的定型式上可以給予觀眾一個深刻的印象。然後再可以尋取節拍，或是跳躍的，或是華爾滋的，把劇情分成數段，或者甚致可以跟着各人不同的外形而綜合着各個不同的節拍，無論於故事的展開，或在劇中人的發音與動作上。

誇張地把人物決定了他們的個性，在寫實主義的手法中是最忌有突出的極明顯的動作，但用於此劇，若不明顯不突出則反不易發揮，不易傳達，但是明顯和突出決不是機械地，因為一刻板就免不了過火。

具體地說，高奇伯是個老式人物，封建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女兒靜婉和姪女淑貞，因為醉心摩登，所以裝腔作勢，矯揉造作，而屈解摩登了。她們的兩個求婚者，賴剛士和顧雅西，因為不尚時髦，又不是小白臉，滿身土氣，所以不能接得她們的青睐。至於那兩位聽差出身的毛亨利博士和左查利將軍，虛偽，浮滑，輕挑，但是生得漂亮，會說話，把高奇伯和賴剛士顧雅西三人演得愈土氣，愈不尚時髦，愈鄉風，把毛亨利博士和左查利將軍演得愈浮滑愈會說話，則本劇的兩位女主人翁靜婉和淑

真的醜態是更明顯，而全劇的喜劇空氣也是自始至終不會衰弱。

在表演的時候，各人既各自帶着不同的姿態，導演者所最要緊的是注意演員們的情緒的真實，換句話說就是把握住誇張了的人物典型，爐火純青地去表演。

排演須知：

(服裝)

高奇伯 (小頂子帽，黑褂，藍袍，紫腳襪管，雙橡鞋)

賴剛士 (市儈式，光頭，小碗帽，舊長袍，土布襪，黑布鞋)

顧雅西 (賤櫃型，光頭，小碗帽，布袍，晉鬼模樣)

靜婉 (最時髦的旗袍，高底鞋)

淑貞 (最時髦的旗袍，高底鞋)

阿蘭 (藍布短襖，黑布褲)

毛亨利博士 (漂亮洋服，戴眼鏡)

左查利將軍 (漂亮洋服)

汽車夫 (睡衣)

都會流行症 (排演須知)

都會流行症（排演須知）

11311

李少奶奶，王大少奶奶，王玲玲，（漂亮旗袍）

桃樂賽李（洋服）

王先生（洋服）

樂師（普通西服）

（道具）

長沙發一，單人沙發二，木椅子四，小茶几二，煙几一，（佈置在客廳內）

卡片二張

手杖（毛寧利用）

二角貨幣一張

茶杯，茶盤

糖菓一盒，餅乾茶點數種

香煙

假金剛鑽戒指（毛寧利戴）

指揮棒

簡易樂器數種

(效果)

音樂聲

(化裝)

高奇伯(老者,八字鬚,戴老光眼鏡,頑固)

賴剛士(滿臉通紅,五十歲光景)

顧雅西(瘦削,四十多歲)

靜婉(濃脂白粉,畫眉,紅唇)

淑貞(濃脂白粉,畫眉,紅唇)

阿蘭(十六七歲)

毛寧利博士(二十來歲,油亮亮的頭髮,小白臉)

左查利將軍(八字黑鬚,濃眉,威武)

本事:

高奇伯,一個新社會的舊人物,頑固,封建。他要把他的女兒靜婉和姪女淑貞,嫁給市儈式的音噐鬼顧雅西和賴剛士兩

人。

有一天，顧雅西和賴剛士打扮得自以為很時髦的樣子，其實在醉心摩登的靜婉和淑貞看來是多麼鄉土氣而落伍。自然而然的受了這兩位小姐的氣，他們於是想出報復的方法來，於是揭開了喜劇的幕。

當天下午，高公館裏突然來了兩位貴客，一個是毛亨利博士，一個是左查利將軍。他們特地來拜訪兩位小姐，這兩位小姐因為平素醉心歐化，所以碰着他們也自然而然地拜倒了，毛亨利博士和左查利將軍各人表揚他們的地位和才能，果然贏得這兩位小姐的熱誠的款待，並且是癡心起來。當她們正預備慶祝勝利而舉行跳舞會的時候，剛才碰了釘子的求婚者，忽然光臨，毫不客氣地抓住這位多才多藝的博士和文武全材的將軍，弄得兩位小姐當衆下不了面子。

黑幕剛剛揭穿，喜劇變為悲劇，幕也只好下了。

貢敏
854.3
6022
1949
2699433

單位：閱覽組 CL

來源：貢敏

日期：01-15-2008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699433

